

當代女作家書信

文學自修讀本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編九定王

信書家作女代當

行印店書央中海上

當代女作家書信 目錄

麓山通信	謝冰瑩	一
海上孤鴻	謝冰瑩	八
給S妹的信	謝冰瑩	一六
寄小讀者	謝冰心	三六
給我的小鳥兒們	廬 隱	五〇
寄母親	石評梅	六四
寄母親	吳曙天	七七
給哥哥的一封信	綺 瀟	八〇
寄韻妹	柳無非	八六
寄大哥	柳無垢	九〇
鷓兒的通信	蘇綠漪	九四

最後的信·····	陳學昭·····	一一八
江上·····	陸晶清·····	一二八
春痕·····	馮沅君·····	一三七
分手·····	柳眉君·····	一四二
寄魯迅·····	許景宋·····	一四八
血迹·····	露絲·····	一六九

當代女作家書信

麓山通信

謝冰瑩

我的好友們：

第一句要告訴你們的，是我對麓山發生熱烈的愛情了！你們一定又要笑我，但這是沒有妨礙的，因為無論我愛她到什麼發狂的程度，她總不會使我失戀，更不會有吃衛生醬油的事發生，因為誰要愛她誰就可以投在她的懷抱裏，她絕對不會拒絕的。

很清楚地在昨晚的夢中我見到你們了。在一間很雅緻的咖啡店裏，我們像孫行者一般地大鬧天宮。大家圍着來太在討論個什麼問題，你一句我一句鬧得來太沒有方法應付，於是他臉紅紅地（正像「那次」來壽紅臉一般）低下頭來，大家又大拍其掌，嘻嘻哈哈，正在天將翻地快覆的時候，我忽然跑到屏風後流淚去了。

『來什麼那裏去了！』來壽說了這聲，隨即你們都四處去尋找我。

『哭什麼呢？你真太 Sentimental 了？』來喜很不高興地帶着譏諷似的口吻說着，他是第一個找到我的人。

他牽住了我的手用力將我往外拉，但是我終終掙脫了，就在使勁掙的當兒，我醒了。

黯淡的如豆大的燈光在微風中搖曳着，呼呼的鼾聲從老伯母的鼻中發出，四壁是如此黑暗淒涼，梆聲更是時遠時近地一聲聲敲到離人的心上，我感到一種奇怪的悲哀，我輕輕地嘆了一口冷氣的確，我不敢大聲，爲的怕以我的難受，而驚醒了老人的甜夢。

×

×

×

×

天氣是這般晴和，自然關不住我的游興，於是匆忙地吃完早飯後就獨自一人過江了。

上面的話是在划子裏寫的，這裏的確是柔輦的搖籃，舟子像慈愛的母親輕輕地搖着我們渡過這渺茫的湘江。蔚藍的天空，浮着幾片棉絮似的白雲，嫋嫋的柔風吹得遊人熏熏欲醉。（不寫了，有個像你們一樣的『傢伙』在注意我了。）

一九三一，五，一。上午十時於船上。

此刻是五，七日的晚上九點二十分，房東老板一家人早已睡覺，但並未聽到他們打鼾。汪汪的大

吠聲常常駭得我打冷戰，今晚也許有個賊或者什麼鬼在屋的周圍吧？不然爲什麼兩只狗都時時在叫呢？我怕，我真害怕啊！

我早知道你們會罵我了的。今天下午過江去拿信果然南弟告訴我說來壽和他的弟兄們都生了我的氣，若再不去信以後就永遠不理我了。阿彌陀佛，大慈大悲，斷絕了你們這般弟兄們也好，不然花了郵票，信紙，信封還不算，還要惹上許多閒氣。你想我這裏又不是什麼衙門或者警察署，來壽失掉兩只小獅子找我來告狀幹什麼？假若個個像你一樣，那真要命啊。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吧。

搬到山上來是在三天以前，本來早就想寫信給你們的，但是爲了享受快樂，爲了忙於寫麓山掇拾，所以將信頭子連壓了六天，今晚再不寫完，我要自己打自己的巴掌了。

我要對你們說的話都是大同小異的，因此只好又來一次「空谷傳音」吧。

遠處的犬吠一聲聲緊急起來，雲麓宮的鐘聲忽然不斷的響着。天啊，該不是土匪來了，或者有什麼別的變故吧？我怕，我再不敢一個人坐在這裏寫字了，我要睡下，緊緊地用被窩裹着身子，連頭髮都不露出一根來。唉！上帝，前晚的狂風暴雨也駭得我通夜未眠，難道今夜又有什麼在做怪嗎？真的我再

不能寫下去了！

五，七夜九時五十分於麓山之崑濤亭。

x

x

x

x

到了第二天的正午。我真不願意繼續這封信下去了，因為我太愛動，我只想整天花費時間在爬山，聽泉水滴「泡」——和採花上面，所以總不願提筆寫文章，唉！至少你們可以想到這兩天是沒有寫過一個字。

感謝上帝，昨夜竟安然地過來了。

今天清早五點多鐘的時候我又跑到山上玩去了，晶瑩的露珠覆在青青的小草上，清涼的晨風吹得樹枝兒微微擺動，清脆的鳥聲真令人聽得發呆。朋友，全世界任何音樂大家都沒有她們唱得好聽呵。

我輕快地爬上了崑濤墓，站在那最高的石碑上望着城內和湘江。呵，原來一切都被籠罩在迷茫的白霧裏，分不出城市和水陸洲，要不是那條如白帶的湘江在中間區別的話。我想很好地放肆讀幾十分鐘的英文，練習我的發音，猛然間我憶起我的二哥來了，他是四年前的春天和我在此住過數月

而現在做了地下人的可憐人。那時我每天讀英文時他要聽我是否讀錯，他時時在糾正我，含着微笑對我說：『大胆地讀吧，不要怕！孩子。』呵，現在呢？……親愛的朋友們，恕我不能往下描寫了，見到的風景是如此奇美，我認過的字中無論怎樣也找不出形容牠們的字來。我太笨拙，可憐呵，我的描寫手腕竟窮困到了這個地步！我總覺得這些說不出美來的奇景，若用平凡的字去寫她，簡直是侮辱她！我也曾讀過不少的關於描寫山景的文字，但沒有一篇使我看了滿意的。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我寫了些關於晴天，陰天，早晨，黃昏，晚上……各種不同的山間景色變幻的文字，據二哥當時的一嘉獎一說是成功的作品，（自然是說我的成功。）可是後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來到，竟不知丟到何處去了。現在要想寫點眼前風景的文字，即使槍斃我也不可能，好友，你們來欣賞吧，我實在不能告訴你們這裏是如何的好呵！

我摘了不少的純潔的白花，沒有香也沒有刺。我本不想摘她的，『留在樹上不好嗎？什麼人都能欣賞，摘了幾點鐘之後不就失掉了她鮮豔的生命嗎？我不應該如此殘忍，我不傷害她，絕對不去傷害她！』腦筋雖然發過幾次誓，但終於敵不過自私的愛的佔有慾，於是我摘了五朵來了，還捉了一隻蝴蝶，一只蜻蜓。現在我將兩個小動物關在紙盒子裏想把牠們活活地餓死之後再說。唉！我的心在戰慄，

當我想到她們在黑暗的牢獄裏掙扎，她們活鮮鮮地自由自在翱翔宇宙的生命要死在我的手裏時，我感到最大的悲哀，我做了劊子手，我殺了兩個無辜的生命。但是回頭想想多少被犧牲在刀槍下的青年時，我又覺得這完全不算一回什麼事了。

我正在嘎然長嘯的時候，小麻雀（註）跑來了，我們又同到雲麓宮，那是一座有十八尊羅漢二十四位「猪一天……」的古廟，旁有飛來石，自來鐘的名勝，當我穿過廟堂時，『阿彌陀佛』都睜着忪惺的眼睛驚訝地望着我，他們絕對不會想到我是他的隣居而且是來此收集材料的。（目的是想將難民題在壁上的詩文一律抄下，可惜忘記帶筆，徒喚奈何。）

從荆棘叢裏穿過，露珠濺滿了一身。

×

×

×

×

早飯過後又到山林裏摘泡去了。上是峭壁，下有巉巖，我和小麻雀走在那荆棘叢裏，幾乎犧牲了性命！到處都有黑毛蟲，那簡直成了麓山的特產。地下又特別滑，又沒有可扶的樹枝，但是爲了要得到那鮮紅的甜美的果實，我不顧一切的去。天呵，誰會想到我被刺得如此鮮血淋漓呢？鞋子也破了，那件曾經在武漢在長沙大出過風頭來的毛背心也扯爛了，還有脆弱的靈魂也被毛蟲駭跑了，但是我

還在向荆棘叢裏衝去，鮮血雖在不斷地流，我仍在奮鬥，呵，我是個不達到目的不止的猛勇精神的鐵漢呵！

我經過了無數次的跌倒，終於和小麻雀摘了很多甜美的一泡一回去了。我把牠當作水果。哈哈，飯後吃水果簡直是洋化了！

休息十分鐘後是我讀英文的時間，那時來了許多人圍着我看，尤其有幾位沒有聽過英文的郵下老，簡直把我當作西洋鏡。我急了，忙回來關起門來給你們寫信，可是他們還癡癡地在窗外望着，唉，討厭的那些人們。（上午十一時半寫）

感謝來壽的「社會與教育」——如此軍事教育——簡直是把我的牙齒笑「硬」了！
來祿，實在對不住你，你是如此希望我帶些麓山春訊給你，而我却給你以意外的失望。曼虹，你不要罵我吧，我到底不是詩人，那會幹那些玩意呢！

還有許多關於學校的新聞我不想在此說了，下次總有機會吧！
我又要下山玩去了，再見吧，我的好友！

一九三一，五，六夜九時於麓山湖大四舍。（麓山集）

(註) 小麻雀就是房東的兒子，因他走起路來老是像麻雀般跳，所以我替他取了這名。

海上孤鴻

謝冰瑩

蒂弟：

此刻清朗的半輪明月照在清澈的碧海裏，我只想靜靜地坐着領略月夜的海景，奈何起貨的聲音擾亂得使我不能靜下來。

船是下午六點到的煙台，現在快到九點了，但貨仍沒有起完，也許要十一時才能開船吧。

此時的情感連詩都不能表達出來，因為詩也是文字組成的，的確，文字這東西太死板了，太不中用了，蒂呵，到底怎樣去表示我此時的情感呢？

頭有點暈，眼皮也罩下來了，但我不想睡。爲了明亮的月，爲了美麗的海。的確，僅僅只爲了月和海，我不忍眠，我想一個人獨享這富有詩意之夜，不比詩還有趣，比一切還偉大的海的月夜呵！……

我能寫出什麼呢？海是太美了，月是太美了，笨拙的我能寫出什麼呢？無用的文字能表達我心中的什麼呢？

呵，記起了，還是敘述剛才我們去煙台的一幕吧。

自從聽到船在煙台要停四個鐘頭的消息以後我便下決心要去玩玩，不僅玩玩，最大的目的是在發一封信。

好容易等到小火輪來，我們——我和勤還有兩個廣東人，是剛才認識的。只知道他們也要去玩，並不知他們姓甚名誰——由大餐間的橋上走進船裏，我很高興地坐在船頭的椅子上，悠閒地望着在海中來往的小划子和正在打架的一對小孩，他們的臉都抓破了，鮮血流在他們的兩頰，唉？要是他們的母親看見了，不知要怎樣傷心。我心裏這樣想着。

「喂，走開走開，不要坐在這裏！」一種粗暴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潮，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小火輪上的一個水手在喊我讓位給那三個剛才我看見他們親吻的外國人坐。

「他媽的，爲什麼要我走開呢？」心裏儘管你如何在怒罵，但口裏終於不敢說出來，我瞪着兩個大眼睛向他瞪了一眼後慢慢地站了起來，那三個狗洋人一屁股就坐下了，那時可惜我缺少一枝手槍，不然我真想將他們結果。他媽的，爲什麼要我讓位呢？這時我看見好幾個西裝穿得很漂亮的少年他們都望到鋪着白布的凳子不敢進去坐，他們平日在洋車夫面前，在搬運夫及一切的小伙計面前

的那種威風凜凜的神氣不知消磨到何處去了。他們像羔羊一般馴良，站在那裏連動都不敢動。我爲我自己可憐，我爲西裝少年可憐，我更爲全中國，甚至全世界人被壓迫者可憐，他們都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過生活，他們簡直不是過的人生活，爲什麼？真的爲什麼？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享受一切勞動者製造出來的文明，他們享受着人間一切的至高無上的幸福。他們舒適地坐在椅上高談闊論，他們決不會見到在拖船上在划子上搬運笨重的貨物的苦力，他們是汗流浹背，臉皮晒得像薰黑了的臘肉一般，他們是赤着背掛一條爛了無數孔補了無數疤的破褲，他們氣喘喘地運着東西，呵，這些吃的東西，用的東西，都是帝國主義者，都是有錢的人才能享受，他們自己連見都不能見一面呵。

我的血液沸騰起來了，我的怒火在內心燃燒着，我緊握着拳頭，幾乎要大叫了起來。我不懂替帝國主義者當走狗的人何以這樣不知恥辱，他自己不也是中國人嗎？不也是被壓迫民衆之一嗎？爲什麼他還狐假虎威，幫助帝國主義來壓迫他的同類呢？爲什麼他這樣欺負他的同類呢？我憤恨，我想假若此時我握着手槍在手裏，第一顆子彈一定落在那混帳王八的水手的腦上。

我忍着，我終於忍下來了，因爲我想到了有比我更受侮辱的同胞，更受壓迫的無數萬萬勞苦羣衆，他們比我更受到多的氣，大的侮辱和深沉的苦痛，要我讓開凳這算得什麼呢？難道連這點都不能

忍受嗎

這時我又記起一九二九年的一個春天的晚上我被巡捕趕出法國公園的事來，我又想到前天上船時被茶房趕走我們，不要我們在大餐間外面坐的事來，更想起二哥有次搭日本船，被日本鬼子用皮鞭趕下來而他很憤慨地寫給我的一封信的事來……總之，只要有與帝國主義有關係的一切問題我都聯繫起來了。我知道光是憤恨是沒有用的，不過給我們一次刺激愈能堅強我們的意志，愈能提高我們的熱情，深刻我們的認識，我們是消滅帝國主義者的劊子手，我們是勇敢的戰鬥員。我們一天不消滅他們，一天得不着人的生活……

船靠碼頭了，『往何處去？』的疑問開始在我們各人的腦海中盤旋。『要車嗎？要車嗎？』的聲音在我們的耳邊緊響着，洋車夫完全攔住我們的出路了，但我們仍在努力向前擠着。

『怎麼樣？』那位高一點的廣東人微笑着問勸。他的意思是：『我們往何處去呢？坐車呢？還是走去？』

『走吧！』倒是我先回答了，雖然我並不知道走那條路好，但我願意到人少一點的地方去，一來怕被他們擠倒，二來可以從容決定究竟到什麼地方玩去？

「你們也是 First 嗎？」勤問他們。

「是。」他們都笑了。

「糟糕！又又」的口頭語又來到我的嘴上了，但爲了怕洋車夫聽到，我忍住沒有說，只是用手帕緊緊地按住了嘴在暗笑。

「到那裏去呢？」勤又在這麼問了。

「問警察去吧，他一定知道什麼地方好玩。」我好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一般快活，原來我見到拿木棍的黃衣警察了。

「對了，你去問他吧。」勤真有點奇怪，在上海時許多次都是他要我去問警察的。

「此地有什麼地方好玩？」

也不知是我的北方話不大漂亮，還是那位警察先生的耳朵有點毛病，他側耳傾聽了許久還聽不出我說的什麼來。

「此地有什麼公園沒有？」我又補上了一句。

「……」他還是沒有聽懂。

這時真把我急死了，他們三個人都在旁邊微笑，車夫都跑攏來包圍我了。我被困得滿臉通紅，愈着急愈說不出話來。沒法，只好喊住那位高一點的廣東人：『你對他說吧，公園在什麼地方』

他也鬧了很久才使警察恍然大悟，他告訴我們前面有處地方可玩，可是什麼名字我始終沒有聽到。

『多少車錢？』廣東人很耐煩地問他。

『大約三角洋錢。』

就在被車夫包圍中我們跳上車了。

煙台的洋車比北平上海私人用的包車還要漂亮，坐在上面自然是萬分感到舒服，走起路來又有象皮喇叭「督督」的叫着，真有威風凜凜之慨。

經過了無數彎彎曲曲的小巷大街，才達到一條廣闊的馬路，車夫在一座醫院門口停下了。我一眼看見了「診察處」三個字。『怎麼？這是醫院！』我簡直氣得跳了起來，我以為他們故意倒亂，將公園聽成了醫院。

『就在上面，路太陟，你們下來走走走吧。』

一個洋車夫操着一口山東的洪大聲音這樣解釋之後我才抬頭看到上面的小山，亭子，樹林。『上面是第八中學校。』拉我的那個車夫又這樣告訴我，他們完全知道我們的祕密了。想起來多麼有趣呵，四個人都是第一次來煙台的人，難怪剛才要受窘了。

原來我們去的是玉皇殿，上面除了擺着菩薩的殿外，什麼也沒有。幸而後來見到了一位和尚，他很和藹地留我們到他屋裏去坐。勤忙問他這里最熱鬧的街在什麼地方。

『東西大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都是街道熱鬧的地方。』他這樣回答，好像有點不大高興的樣子，我想假若問觀音廟，佛祖殿在什麼地方，也許他要高興一點吧，不過這也是我的猜想罷了。

他——和尚——又打開了上面玉皇寶殿的門，讓我們上去玩，呵，真想不到還有這樣清幽的仙境，緣着一條灣曲的花徑走去，就看見一所私立小學的教室，門上已經下鎖了，但從小小的玻璃窗裏，還可看到黑板上寫的是一幕戲劇的佈景。微微的清風送來一陣陣花香和木香的氣味，我有點覺得陶醉，陶醉在這幽靜的美景中。

和尚又指引我們去後面的假山上看煙台的全景。呵，整個的煙台在我們的眼底了。這時我真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我縱目遠眺，只看見魚鱗般的紅磚瓦屋在太陽閃爍下發出燦爛的火光來，這

火光象徵着一種光明，未來的光明。

再看我們的所在，呵，更美了！有漣漪的池水，池中開着初放苞的荷花，兩樹含苞待放的石榴正發出異樣的奇香，我偷偷地採了兩朵收在錢包內，這是準備寄一朵給蒂弟的。假山的下面是座真山，旁邊有小亭，亭內有石桌石凳，淨潔異常。我只想靜坐此間，奈何那位廣東人急得很，他催我馬上走，沒有法只好跟着他們走了上去。

『下次我一定一個人到這裏來靜靜地坐幾個鐘頭。』臨走時我還回頭望了這亭最後一眼。因了和尚的殷勤，我們終於在一間寫着教員休息室的房間裏坐下了，他泡了一壺很香的茶來，我們喝完了才走。

『再來，希望你們下次再來！』和尚很恭敬地向我們行禮。

『再來，我們一定再來！』

在充滿着快樂中我們走下山來。還好，洋車夫並不像上海流氓式的敲竹槓，我們花了兩元四角終於到了碼頭。

一團火紅的太陽，掛在西邊的雲裏，半灣明月也高照在天空，海水漣漣地泛着微波，晚風嫋嫋地

一陣陣吹來，我們坐在小小的舟裏大家默默地領略大自然給與我們的快樂。

吱的一聲響了，我忙回轉頭來看，原來是廣東人在拍落霞的照。

『替我也拍一個吧。』我帶着小孩般害羞的語氣很不自然地問他。

『光線不好，明天出太陽時一定替你拍。』

划子靠近了船第一個搶着跳上的是我。

一九三一，七，二二。晚十一時在煙台。

給S妹的信

謝冰瑩

S妹：

我不敢叫你做親愛的S妹了！實際，你已經不是我的妹妹了，你已經做了L夫人而且將做孩子的母親了。S妹，這次的相會，真是出乎我意外，我不忍回憶過去，也不願留住現在；我願我在你腦海中消滅，爲什麼還要寫信給我呢？S妹，請你乾脆地，痛快地忘了我吧，我根本不是你的朋友了！很不客氣地說，你已經沒有資格做我的朋友了：我的朋友，我現在的朋友，誰像你一樣的怯弱，一樣的無能，一樣

的墮落呢？唉！我要嚴格地罵你，罵你不該墮落，罵你不該被虛榮的引誘而沉淪於苦海深處。唉！S妹，你接受我給你的忠告嗎？

一夜的緊抱，使我受的苦痛不少，我早知道假若你見了我，無論在何時何地你總是和以前一樣地熱愛我的。S妹，唉！S妹呵，可是我不敢接受你給與我的愛了。我對於你只是像一坐石，一塊冰，我的愛你的熱情，對你的希望，早已消滅了，呵，消滅了，永遠不會再燃了！

S妹，讓我們回憶到過去的一切罷。

我們在一女師範時是一對愛情的伴侶，我們的軀殼沒有幾分鐘的分離，我們的靈魂更是緊緊地貼着，一分一秒也未曾分離。S妹，那時我們二十餘個同鄉誰不笑我倆是癡子，四五百同學誰不說我倆開女師同性戀愛的先鋒！其實那時我們都是十三四歲的孩子。那裏懂得什麼愛情，『同性戀愛』四個字更不知是什麼意義。我們只知道彼此的性情一樣，嗜好相同，我們只互相認識了倆人的心是柔嫩的，忠實的。坦白的，倆人的情感是豐富的，熱烈的，真摯的！倆人的每個細胞之構成是愛情，倆人的志願相同，倆人的目標一樣……於是無形中我們熱烈地愛上了！那時我在學生會擔任職務，認識的朋友頗多，但我始終不會對別人發生愛，奇怪，我們的愛之專一是誰也料想不到的。S妹，你還記得

嗎？剛入校的冬天我病了，我患的是發燒和胸痛病，你急的不知暗泣了多少次，你爲我就過了不知若干功課。每次的藥是你親自守着煮的，因爲害病的同學太多，王媽一個人總是招呼不了，藥煎乾了的她加水，水太多了的她倒去，從來沒給別人煮一付好藥。因此你怪她不負責，怕她弄這樣的藥來害我，爲了要使我的病速愈，你犧牲一切都可以。S妹，唉！我過去的親愛的S妹，不但藥是你親自煮好送來的，而每次下藥的糖，（那時我最愛吃大塊的冰糖）下粥的搾菜蘿蔔，何嘗不是你上街買來的呢？S妹，你不是好幾次被徐校長爲難嗎？他說你不該偷着出校門買東西，他說你不該爲朋友而犧牲功課，點名不到，他說煮藥有王媽，買東西有老陳，你爲什麼要跑去？S妹，你那時的回答是何等慷慨！

『校長，你太不體貼病人了，你太不懂病人的心理了！她在病中性情是急躁的，她喊東西吃就要給她東西吃。學校的校役每天只去買三次，而她怎能等待呢。她想吃，她需要吃，她希望立刻把她所最愛的東西拿來，我們使她達到目的了，她一定感到無上的快樂。假若不能達到她的目的，她於身病之外又加上了心病，那時她更傷心了！更難過了！』S妹，這段話你是如何地懂得病人心理，體貼病人，愛護病人呀！

『至於我犧牲功課嗎？並沒有犧牲什麼，我每天都上了課。筆記，可以借着同學的在星期日抄好，

缺席的幾小時英文我將來可以和鳴一起去補習。我陪着鳴在寢室自修，誰說我犧牲了什麼！」

「她是這樣的可憐，年紀輕輕而又沒有家在此地，僅僅只有我，這個相依爲命的朋友，她的孤獨，她的寂寞，她的病，我不安慰她，陪伴她，還有誰呢？……」

S妹，這些話都是言先生告訴我的，她是訓育員，她住在校長的對面，她聽到了你和校長的對話，忙跑來安慰我，慶祝我有這樣一位好朋友。S妹，那時我只私心慶幸，但也常以你爲我犧牲了功課爲憂。

S妹，那時喲，你晚晚坐在我的床前對着豆大的青油孤燈看書。一看到我翻身，或者呻吟一句，你便馬上放下書倒在我的枕上低聲撫問我。在未搖點名鈴就寢時，你總不敢脫衣眠下，爲的怕別人笑我們「情癡」。睡下後你緊緊地抱住我，我的胸痛只要你細軟而溫熱的手撫摸幾下我便不痛了，便安然睡着了。S妹，你雖然比我耍小幾個月，可是你的身體要比我高大，那時我被抱在你的腋下，我倒在你的溫暖的懷中，我像孩子睡在母親的懷裏般的感到無限溫情，甜蜜，快樂，慰安。唉！S妹喲！昨晚又這樣被你抱住了！緊緊地抱住使我呼吸感到困難。我恨你；恨你不該在我睡着時將我抱住，正像抱住你那野蠻殘暴無人性的「他」一般。

唉！S妹，讓我們再回憶到過去吧！唉！過去，過去，在那時是何等幸福，現在是怎樣傷心喲！

我們每次遊街總是一對，每次出外宣傳總是一組，每次聽講總是坐在一凳，總之春夏秋冬，白天夜裏，我們從沒有一刻的分離。S妹喲！我們的柔情是這樣如膠如漆，結合在一塊，我們的兩顆心是這樣攪和成了一顆。我們的愛超過了世界的一切，我們，只有我們才是愛之驕子呵！

在學力上，雖然你比我稍差，但是你究竟是聰明絕頂的人，你富有的天才，究竟因了豐富的熱情，而能創造出很深刻的文學。你和L君發生戀愛時，我並不覺得希奇，並不覺得難過，並不會像一般人所說的吃什麼醋。那時我更快樂，因為L的文學使我們欽佩，他的為人誠實，更是我們最欽佩的！我知道你們發生了愛的關係時，我很喜歡，因為我相信你愛他對於我是沒有妨礙的。S妹，那時你不是和未認識L一般的熱愛我，晚上緊抱着我睡嗎？

S妹，在一九二三年的暑假，你爲了去看衰老的父母，我去看愛我的哥哥，我們一道搭輪到Y埠，還在嫂嫂那裏同住了幾天，臨別時你說了些什麼，你還記得嗎？唉！唉！那時的一切我不忍多寫了！那樣的癡情還寫出來幹什麼？S妹，我應該慢慢地敘述我思想的變遷，以及和你脫離的原因出來。

一九二六的四月是Y軍摧殘C城的時候，那時民衆受害不淺而尤以我們學生爲甚。因爲他——

口咬住凡是C城的學生都是××黨的健將！因此他見學生就殺，見學校就搶，你當然記得夏教務長的被刺，和王，張，李……君等的受傷。我們被圍，被打的情形，你雖然因回家沒有親自見到，可是你總早已聽到了這種種的惡耗吧？從那時起我的思想，是革命的思想，熱情是革命的熱情，心是革命的心，目標是走上了革命之途。因此我對你說過好幾次，我說我們現在真的要實際參加革命工作了！因為軍閥這樣摧殘教育，壓迫學生，壓迫痛苦的民衆，我們非除掉他們不可！我們以前祇知道要打倒，只知道他禍國殃民，並沒有親自嘗到這種被壓迫的痛苦。現在，我們自從經過了那次的事變以後，我們個個都知道要革命了，個個都知道自己不打倒敵人，敵人就要來殺掉自己。從那時起，我在麓山天天看革命理論的書，寫鼓吹革命的文章，談革命，出外宣傳革命。S妹！那時你就與我分離了！你就沒有和我在一塊了！我看你這時的態度是什麼都不管，譬如這次的事你以為我們在事前防備，可以不發生那幕慘劇，其實，你何嘗知道軍閥始終是民衆唯一的敵人呢？S妹，那時你還過着很甜蜜的爱情生活，聽說你每星期都去一師看I，你們時常到麓山X公園等地方去遊，你們的愛已經跟着時光增進了。

這時你還是對我一樣，你寫信來羨慕我和哥哥山居的樂趣，但我知道你對我的情無論如何要冷淡一些了。你的心也不是整個屬於我的了！許多同學都笑我的愛人被I搶去，我是失戀的人，但是

我並不覺感到我是在過着「失戀」的生活。因為我知道你絕對不會拋棄我，我在你心目中以前是唯一的朋友，現在總還不致於忘諸腦後？而況你常把我當做 brother 看待的呵！S妹，我知道你絕對不會完全拋棄我，但是你的整個的心已不是我的所有了！這，也沒什麼要緊，因為此時我的情感根本不像以前的癡了。我的理智漸漸地站到支配情感的地位來了。這時，我正在過着革命思想的生活。

那時三哥是通俗日報的編輯，這報專給一般工農及識字不多的民衆看的，所以文字很淺。我在副刊上常投些描寫工農及被壓迫者所受的痛苦這類的稿。你那時聽說，除了寫情書而外連報都不高興看，何況要你寫文章？

革命軍克復武漢了！多麼壯烈熱鬧的慶祝大會呀！在這三四天中，我忙個不亦樂乎。除了做歌，寫文章外，還擔任慶祝大會的糾察。我每晚總是到十二點才返校，你那時却正在做着甜美的愛之夢呢。S妹，那時我已沒同你在一塊，因為我去麓山後，你又新交了一位廖女士，她是幫助你找到L的，自然她是你的恩人，你應該以對我的愛來愛她，正如愛L一般。

我很傷心，S妹，這時我知道我倆快要分離了。每次我見到你和廖手挽着手並肩走着時，我便低

下頭來嘆氣，我絕對不是嫉妬她，憐惜你，而實在是傷心你爲什麼不和我『同道而行』

轟轟烈烈，鬨動全中國。全世界的中央軍政校招考了，我爲了想受點軍事及政治的訓練，將來好實際參加革命工作。同時師範畢業在即，將來能否入大學尙是問題，而且眼看到畢業後我的危運，我的末日就在眼前。所以我決意投筆從戎，因此我去報名了；那時我還想邀你同去，不料你卻先跑來告訴我：『鳴姊，我沒有學力投考中央，但是我已決定去當看護，昨天報好了名，後天就去考，取錄了，馬上去湖北南湖……』

當我聽到這消息時，S妹，你想我是何等歡喜！我深悔不早約你預備功課，以便一同投考中央；我深悔不該誤會你，將你當做了什麼事都不做的人，除了談愛情以外。S妹，這時我微笑了！我微笑你的前途，將來一定是偉大的，光明的，你能夠犧牲學校生活去過着勞苦的看護生活，我欽佩你，欽佩你的精神！S妹，那時我對你熱情又燃燒起來了，我想，只要你在武昌我一定可以常和你見面，而且我要以自己之所學盡量地貢獻給你，使你和我一同走上革命之路。我又常常幻想，假若我病了或者打傷了時，一定要來南湖養病。S妹，你知道我爲什麼要到南湖來嗎？……雖然那時還有伯伯和本本在，但我

所需要的看護是你。S妹喲，假若你能像在女師一般的看護我，即使病倒一生我也願意。說這句話，你不以為我太癡嗎？其實你還要癡呵，我的S妹。不！你已經不是我的S妹了！

那是一天的下午，你獨自從南湖跑來，我正在高陞旅館的門口買甘蔗，見到了你，喜得我手舞足蹈。我多買了兩根連忙挽着你飛也似的跑上樓來。那時P姊正在寫信，她見我倆來了，帶着滑稽的口吻說：『好一對活潑的愛人！』我正伸出手去打她，你忽然往鋪上一倒慘然地說：『嗚姊，我是特來向你辭行的，因為醫院生活太苦，明天要回C城去了。』

當我聽到這三句話時，我像晴天闖下一聲霹靂，我呆住了，甘蔗從左手滑在地板上……

『為什麼你不能忍耐呢？你……你不是下了決心才來投考的嗎？你不是說什麼苦都能吃嗎？……』

……你現在進去一星期還不到，就要請假，你對得起自己嗎？對得住載着你來的火車嗎？……』

說到最後一句，P姊笑了，你却很難為情似的說：

『不能請假，我決計開小差！』

『唉！開小差嗎？東西呢？』這時我更恨起你來了……

『不要了！』雖然你鼓着勇氣吐出了這三個你最難吐的字，你的兩眼却已經充滿晶瑩的淚珠，我怕使你太傷心，因此也只好默坐在你的身邊，忍着氣不做聲，一直等到天黑了，T姐從外面回來，我們睡在一床才慢慢地討論你的問題。

費了兩天兩晚的功夫，把我所有的話都說完了，但是總說不回你箭一般的歸心。S妹，那時我是第二次的對你失望，一直到現在還不能換過來！想到這裏，我傷心了！爲你而傷心了！

你上火車，我并未像T姊一般慇懃地送你，除了勉強的點一點頭，不聽自主的手讓你緊握一下以外，我什麼都沒有表示。S妹，那樣的三別，誰知就是三年！在這三年當中，你說沒有一分鐘不念着我，可惜無情的我，却沒有一個時候是念着你的。唉！S妹，你將何以處罰我？……

『妹妹：你在女師的朋友薛女士已與康師長結婚，S也做了莫的第二太太，現與T一同住在上海，她們是與你不對的，你可不去找她，免得惹出許多煩惱……（下略）』

S妹，當我看了哥哥給我的信說到你們的事這一段時，我不能往下看了，我的頭在壁上撲了兩下，腦壳也被拳頭打痛了！

『唉！爲什麼，到底她們爲什麼。這樣墮落呢？……』

除了這幾個字外，我再也說不出旁的話來了。

S妹，我過去親愛的S妹喲！你爲什麼和他同居？你爲什麼要去當軍官的姨太太！你，你爲什麼愛上他的？他是個怎樣的人你認清楚了嗎？唉，S妹！我想不到你一生的結果是如此！

薛和康的事；我在H省時就早聽說過了，雖然聽到不少關於謗毀他們的話，但我覺得沒有多大關係；因爲康是懂得愛情的人，他的一切決不能和「你」的「莫來比」，而他對他家裏的小脚妻子也處理得很好，因此他並沒有怎樣做舊社會的叛徒。但是我對薛仍是不滿意，萬分的不滿意。因爲聽說她自從嫁與康後，住的是五層洋樓，吃的是珍饈海味，穿的是綢綾羅緞，還有左右呼喚的勤務兵，女僕，還有每天的又麻將，看影戲，吃西餐……她不但不求學，不做事，而且已成了一個巴黎化的中國貴婦人。當我聽到這些消息時，我也曾爲她流過不少無價值的羞恨之淚，但是沒有像聽到你……你和「你」的「莫」結婚消息時的憤恨，傷心，難過……

唉！S妹，你到底愛了他的什麼呢？「才」嗎？除了打手鎗而外，甚麼也不會。「學」嗎？一封中文信都寫不通。「貌」嗎？長而且瘦像猴子一般，凶惡的兩眼，老虎似的面孔，令人一見魂飛，這且不管。你愛他的一愛情「嗎」嗎？啊，S妹，他的一切你難道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嗎？他除了多找幾個漂亮而肥胖

的妙齡女郎發洩他的獸慾外，那裏懂得什麼是愛情？S妹，我從前親愛的S妹！你試想想看，想想一九二一年的春天他在C城發生對T——現在與你同住的T——的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看。

那時他正從黃埔畢業出來，特地跑來C城看T。他住在戩子橋的H旅館裏，T每天課畢去找他，他也常到學校來「回步」。

不幸的事，就在他來校的第三次發生了。原來T會莫的這天，恰好F也在會她的同鄉，F的媚眼是多麼迷人，妖態是多麼婀娜，尤其那像豆腐漿盪着的飢肉，令人一見魂消。她是T的朋友，當她介紹F給莫認識底時候，他已將她整個的肉影吸收去了。F也被他的黃呢制服，漆皮裹腿，玳瑁眼鏡，皮包，皮鞭，還有佩在胸前閃閃發光的金色徽章，一開口露出的四顆金牙，與左手上的戒指，金錶……牽住她野馬般的淫情了。於是幾天之內，她對死愛着她，僅僅只有一顆心愛着她的湘——那時他正肄業上海大學——忽然改變態度了，無論湘是怎樣美也敵不過有錢的軍官。起初假作有病和他斷絕通信，繼而故意說湘與她思想不合而解除婚約，S妹，不到半年的功夫，湘不是爲了她餓着跑回家去而病死在瀟湘道上嗎？這一段傷心慘事，想我們一時不會忘記吧？

這是她的情形，還有，莫呢？

他會着F的第二天就強迫T將F找來H旅館玩，T那時就知道事情弄糟了，但她不敢違背他的「命令」。真的馬上去請了她來。從此日夜過從，「我愛，你愛，」就鬧得倆人的情如膠似漆了。

S妹，想必你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吧？不到一個星期他們發生肉的關係了，這時莫已把T看成了眼中釘，他逼迫T與他離婚，定三月八日與F訂婚了。那時T氣個死去活來，問他有什麼理由離婚，他惡狠狠地說：

『媽的B，離婚結婚絕對自由，難道要什麼理由嗎？我可憐你，同時尊重F所以不一夫多妻。現在給你兩百塊，你快滾你娘的蛋吧！』

S妹，你該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吧？當T聽到這幾句摧斷肝腸的話時，她暈倒在H旅館了！車子拖着她回校來，門房叫我們去扶她上床時，她完全沒有脈搏了。S妹，那時你不是急得幾乎哭了起來，連叫徐校長請醫生打針的事都不能做了嗎？T醒了時，口裏只嚷着：『天殺的——呵，何以這樣……沒……沒良心，八年的夫妻，一旦……被……這個……娼妓拆散……拆散我……還不要緊，只是……』

那……那……娼婆不……不應幫助那……天殺的他來罵我……罵不該反對離婚……天呵，我想不到他是個這樣沒良心的人……』我們整晚陪着她沒睡，第二天也犧牲整天的課陪着她。晚上我

們仍然沒睡到三四小時，因為待她睡了之後，我們就討論對付莫的辦法。第三天，T能起床了，她一定要和莫去拚個死活，我們唯恐她受危，所以要她的妹妹涓涓同去，誰知道莫對她的態度更凶，刺刀已從腰間抽出，而且刺傷她的腰部了！他除了要T即刻離婚外，還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他和F結合的消息，這秘密要T保守到他倆離開C城為止。

下午T和涓涓回來了，T的兩眼已腫，面如死灰，涓涓也駭得呆若木雞，經我們許久很嚴格的盤問，她才將一切情形細述出來。我們聽了，馬上開H縣旅省學友會，討論對莫的辦法。那時我們有主張馬上槍斃他的，也有要將他和F一同拘留在警察所，待我們開了旅省學友會，（男女一起的）打了電回H縣的父老以後，才查辦的。你，唉！S妹，你便是舉手贊成槍斃的第一個，現在爲什麼要做該槍斃者的姨太太呢？

再過兩天他帶着勤務兵靜悄悄地跑了，這完全是我們兩天的同鄉會趕走他的，大概因無路費，又加之那時軍人不許挈眷的關係，所以F留下沒有帶去，她回校那天，「開除學籍」的牌已高高掛在辦公室的門首了。

親愛的S妹，一切的一切你該還很清楚地記憶着吧？我想你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那時，唉！那時，

你是何等爲T不平，你說莫是個畜生，是個蹂躪女性的罪魁……我們除了替T復仇雪恨外，還要爲社會除此蝨賊，因此非槍決他不可！你口口聲聲罵他是侮辱女子沒有人性的畜生！你現在爲什麼，你爲什麼要抱着畜生睡在一床呢？

S妹，他是個甚麼人，由我提醒你的這段迴憶中，你一定知道他的一切了。那麼爲甚麼你愛他呢？S妹，我知道了！我完全知道了：你不是明明告訴我：「叔母死了之後，叔父和弟弟都回家去了，麗姐的家境也不好，學校不能住了，那時我想借錢回家就遇着T姊從家來，他要去F省去找莫并說莫怕了她的父親（她父親曾經做過好幾次知縣，是一縣頂頂有名的紳士）所以現在不敢提及離婚了。她要去找他，正缺少同伴，因此要我同去，我真的同去了，不料一到，他就要我們三人同睡，從此……」S妹，你的墮落生涯從此開始了！你喪失了你的青春，喪失了你的前途，喪失了你的生命，從此你過着非人的生活了！你不是對我說過嗎？「自從到F省後，他不願我們做事，也不願我們讀書，他說女子生來就是做人家妻子，替人家生兒子的。你們只要我每天有飯給你們吃，有衣給你們穿，有房子給你們住，你們還有什麼話說，你們只要像羔羊鴿子一般的服從我，我絕對不會使你們受苦的……」S妹，你還在滔滔不息地繼續敘述，但我已經氣破肚皮了！S妹，你知道他把你們當做什麼看待嗎？在

他的眼中，你們不是人，絕對不是人，只是一個人面獸身的豬，或者一條牛，甚至他不需要你們底時候，他會把你們比牛馬都不如的看待。唉！S妹，你不是說一點自由都被剝奪殆盡？你不是說除了他帶你們出外玩兩次而外，從沒有出過房門一步嗎？你不是說他到一處有一處的妓女倒在他的懷裏叫「親哥哥，愛哥哥」嗎？你不是說他在F省有兩個經常妓女，一刻也不能離的妓女死死地纏着他嗎？你不是說四年前在C城「大鬧天宮」的F又到了N京來找他了嗎？你不是說他還是像從前一般的凶惡，動不動就要拳打腳踏你嗎？更傷心的，使我聽了流淚的，是你最後的幾句話：

「嗚，我害死了在C城的L，他是我一生第一次愛的一個人。爲了叔母不讓我和僅有一顆心的他結婚，他回家不到半年就吐血死了！後來清哥是做了我第二的愛人，他至今還在熱烈地愛着我，但是莫不讓我和他通信，他說，如果發現我和清在什麼地方一塊走時，他一定要用手槍打死我們。唉！嗚，我愛的嗚呵，我現在過的不是人的生活，我已經失掉了人的意義了！現在腹中又有了這個孽種，叫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唉！嗚！我至愛的嗚喲！你想我今生怎樣結束……」

S妹，唉！從前我親愛的S妹喲！當你痛哭着淚泉濕透了我的全胸時，我也陪着你下淚了！唉！爲什麼，爲什麼使你到這地步呢？S妹，你僅僅只是爲了沒有幾個錢，維持你的生命，於是就弄到這樣的結

果，S妹喲！這是誰的罪……

當然，萬惡的經濟奪去了你整個的，新鮮的，幸福的，有希望的生命，牠就是你的致命傷！但是S妹，你的不能吃苦，不能忍耐，意志薄弱，思想動搖……也應該負大部份的責任。當你在南湖的時候，爲什麼別人都能吃苦，而你不能聽說那裏的待遇很好，工作並不忙碌，比起我們當兵打仗的生活來，你們是何等享福呀！

既回到了學校，爲什麼不下決心努力學業？以你真摯熱烈的情感，幽閒貞靜的性情，和藹可親的態度，柔嫩慈愛的赤心，你正好爲幼稚園的保姆，小學校的教師，這些工作本來是師範生應該做的，而你因爲不努力的原故，所以畢業後也找不到相當的位置。

S妹喲！兩次失敗了，爲什麼還不想辦法謀生？你和清華那樣熱烈地愛上了，爲什麼不共同努力找一條出路？C城的工廠你難道不可去嗎？你的姊姊難道一個月幾塊錢都不能供給給你嗎？而且你若去學打襪子，一個月就可學會，起初沒有資本購買機器，你可替別人幫忙，每月至少可得工資十四元，那麼，生活問題解決了，爲什麼還向F地跑呢？唉！S妹，你太沒有用了！不倚賴軍官，你就不能生存。奇怪，S妹，你爲什麼不了解了愛情的清華餓死荒郊，或乞食道上，而與這完全獸性的軍官共生死呢？……

唉！

親愛的我過去的S妹喲！你要我常去你家玩，我雖答應，但從未來過，忘記了是那天下午，我同曼曼爲了朋友光光的事而來找你問一位同鄉的住址。那時恰遇着「你的」莫在家，他起初不理我們，後來經T幾次的介紹他才進來，他抱着T的女孩很驕傲地說：『這是我三年來所盼望着的寶貝，還有一個，不久就要出世了。』說時他指着大腹便便的你狂笑，你低下頭，像是嬌羞滴滴，我馬上轉過臉去，咬着牙根深深的嘆了口氣，這時只有曼曼知道我的心事，因爲關於你的一切，我曾經都對她說了。唉！S妹，你已經做了造兒女的機器了，你的潔白的身體已經被他蹂躪得不成樣了，你的櫻桃般的小嘴，胭脂似的紅脣，永沒有資格來和我親吻了！你，可憐而可恨的你喲，已經這樣成了我所唾棄的人！

本來像你一般的女子，不知還有若干，但是爲了你和我過去感情的原故，那得不令我更覺痛心？S妹，承你累次來函要我去你家與你痛談幾晚，又預約我來吃你的喜酒，當你生下孩子的時候。啊，S妹，你不是這樣對我說過嗎？『鳴姊，如果我將生小孩，肚子痛時，馬上着人來請你，祇要你坐在我的身

邊，我一定不感覺什麼苦痛，即使痛死了，我也甘心！」S妹，你還這樣戀着我嗎？你還願意死在我的面前嗎？唉！可憐我自從十一月別後至今將近三月不見你了，也許此時你已生下了孩子了，你已經去信南京找我，但是我何嘗一步離開上海呢？S妹，我現在住在距離你很近的地方，前幾天我還從你的門首經過，可是我沒有勇氣進你的門。S妹，以前我見了你是憤怒，現在見了你是傷心！我決計此後永遠不見你了，——假若你永沒有做人的一天來到底話。

「往事不堪回首！」S妹，你過去對我的熱情，以及現在給我的創傷，我將永遠不會忘記，永遠同着生命存亡。

寫這封信，我不知停了幾十次筆了，每次寫不到幾個字就停止，前面八頁是和你在一起別離的第二晚寫的，後面的二十頁拖延至幾個月之久，到昨晚和今晚才下決心寫完。

S妹，我過去的親愛底S妹！你看我的信後，你將繼續墮落，過完你一生的非人生活？還是逃出鐵網重重的牢獄，從新去創造你的人生？

S妹，哭是沒有絲毫益處的，你應該認清痛苦的來源，社會對於青年，對於勞苦的民衆，何嘗不是

像給你一般的痛苦給他們？我們要救自己，只有用自己的力量！S妹，你的苦痛，我總覺得大部份是自已找來的！譬如你若和清華結婚了，難道你沒有飯吃嗎？你會活活的餓死嗎？你愛莫和沒有人性的莫結了婚，難道不是爲了愛他的一官一與一金錢一嗎？唉！金錢，勢利，名譽，不知騙去了多少有志的婦女？她們求學的文憑，做了時新的嫁奩，在校所學的功課，做了情書的指南。任怎麼樣有天才努力的女子，到生活不能解決時，任何卑鄙下賤的事都能做，這是社會的罪惡，怪不得她們本身。因此，S妹，有時我只覺得替你傷心！替你想營救的方法，但養成了奴隸性的你，死也不敢反抗，唉！有什麼辦法呢？我不能使你剛強，我不能使你復活，唉！S妹……S妹……

S妹，是時候了，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你應當迴想你的過去，計劃你的將來，你要做「人」，「過着「人」的生活，非趕快脫離你現在的環境，非永別兇暴的軍官不可！

S妹，是時候了，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你應當收回你的人格，爭取你的自由，幸福在你面前招手，如果你拚命追求的時候。

S妹，是時候了，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你應當從鎖鍊中掙扎，掙扎解放你泥濘的身心，你更要奮鬥，爭取你失掉的青春！

S 妹，是時候了，不要猶豫，不要徘徊！你應當下最後的決心，救已死的你出墳墓！你應當即刻脫離苦海，努力去找你的人生！

S 妹，親妹的 S 妹喲！永別了！要想我們再見，除非你已作「人」！

一九二九，二，一六夜十一時你過去的愛友傅鳴于上海。

寄小讀者

謝冰心

(一)

小朋友：

水畔馳車，看斜陽在水上潑散出的閃爍的金光，晚風吹來，春衫嫌薄。這種生涯，是何等的宜於病後呵！

在這裏，出遊稍遠便可看見水。曲折行來，道滑如拭，重重的樹陰之外，不時倏忽的掩映着水光。我最愛的是珀池，(Spot Pond)稱她爲池真委曲了，她比小的湖還大呢！——有三四個小島在水中央，上面隨意地長着小樹。池四圍是叢林，綠意濃極。每日晚餐後我便出來遊散，緩馳的車上，湖光中看遍

了美人芳草——真是一水邊多麗人。一看三三兩兩成羣攜手的人兒，男孩子都去領捲袖，女孩子穿着顏色極明豔的夏衣，短髮飄拂輕柔的笑聲，從水面，從晚風中傳來，非常的浪漫而瀟灑。

此外的如玄妙湖，(Myatic Lake) 偵池，(Spy Pond) 角池，(Horn Pond) 等處，都是很秀麗的地方。大概湖的美處在一明媚。「水上的輕風，皺起萬疊微波，湖畔再有芊芊的芳草，再有青青的樹林，有平坦的道路，有曲折的白色欄杆，黃昏時便是天然的臨眺乘涼的所在，湖上落日，更是絕妙的畫圖。夜中歸去，長橋上兩串徐徐互相往來移動的燈星顆顆含着涼意，若是明月中天，不必說，光景尤其移人了！

前幾天遊大西洋濱岸，(Revere Beach) 沙灘上遊人如蟻，或坐或立，或弄潮爲戲，大家都是穿着泗水衣服。沿岸兩三里的遊藝場，樂聲瀾瀾，人聲嘈雜，小孩子們都在鐵馬鐵車上，也有空中旋轉車，也有小飛艇，五光十色的，機關一動，都紛紛奔馳高舉凌空，我看那些小朋友們都很歡喜得意的！

這裏成了一人海，一如蟻的遊人，蓋沒了浪花，我覺得無味，我們捩轉車來，直到娜罕 (Nahant) 去。

漸漸的靜了下來，還在樹林子裏，我已迎到了冷意侵人的海風，再三四轉，大海和岩石都橫到了

眼前！這是海的真面目呵，浩浩萬里的蔚藍無底的洪濤，壯厲的海風，蓬蓬的吹來，帶着腥鹹的氣味，在聞到腥鹹的海味之時，我往往憶及童年拾卵石貝殼的光景，而驚歎海之偉大。在我抱肩迎着吹人欲折的海風之時，才了解海之所以爲海，全在乎這不可禦的凜然的冷意！

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間，岩隙的樹陰之下，我望着卵巖（Egg Rock）也看見上面白色的燈塔，此時靜極，只幾處很精緻的避暑別墅，悄然的立在斷岩之上，悲壯的海風，穿過叢林，似乎在奏一天風海濤」之曲。支頤凝坐，想海波盡處，是羣龍見首的歐洲，我和平的故鄉，比這可望不可即的海天還遙遠呢！

故鄉沒有這明媚的湖光，故鄉沒有汪洋的大海，故鄉沒有蔥綠的樹林，故鄉沒有連阡的芳草，北京只是塵土飛揚的街道，泥濘的小胡同，灰色的城牆，流汗的人力車夫的奔走，我的故鄉，我的北京，是一無所有！

小朋友，我不是一個樂而忘返的人，此間縱是地上的樂園，我却乃是一在客。」我寄母親信中曾說：

「……北京似乎是一無所有！——北京縱是一無所有，然已有了我的愛，有了我的愛，便是有了

一切！灰色的城圍裏，住着我最寶愛的一切的人，飛揚的塵土呵，何時容我再嗅着我故鄉的香氣。
……』

易卜生曾說過：『海上的人，心潮往往和海波一般的起伏動盪，』而那一瞬間靜坐在岩上的我的思想，比海波尤加一倍的起伏。海上的黃昏星已出，海風似在催我歸去。歸途中很悵惘，只是還買了一筐新從海裏拾出的蛤蜊。常我和車邊赤足捧筐的孩子問價時，他仰着通紅的小臉笑向着我，他豈知我正默默的爲他祝福，祝福他終身享樂此海上拾貝的生涯！

談到水，又憶起慰冰來，那天送一位日本朋友回南那鐵（South Natick）去，道經威爾斯利，車馳穿校址，我先看見聖卜生療養院，門窗掩閉的凝立在山上，想起此中三星期的小住，雖仍能微笑，我心實淒然不樂。再走已見了慰冰湖上閃爍的銀光，我只向她一瞥眼，閉壁樓塔院等等也都從眼前飛過，年前的舊夢重尋，中間隔以一段病緣，小朋友當可推知我黯然的心理！

又是在行色匆匆裏，一兩天要到新漢壽（New Hampshire）去，似乎又是在山風松濤之中，到時方可知梗概。晚風中先草此，暑天宜習靜，願你們多寫作！

冰心，七，二十二，一九二四，默特佛。

(二一)

親愛的小朋友：

我常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述說我幼年的事。

母親凝想地，含笑地，低低地說：

『不過有三個月罷了，偏已是這般多病，聽見端藥杯的人的脚步聲，已知道驚怕啼哭，許多人圍在牀前，乞憐的眼光，不望着別人，只向着我，似乎已經從人羣裏認識了你的母親！』

這時眼淚已濕了我們兩個人的眼角！

『你的彌月到了，穿着舅母送的水紅綢子的衣服，戴着青緞沿邊的大紅帽子，抱出到廳堂前。因看你豐滿紅潤的面龐，使我在姊姊妯娌羣中，起了驕傲。

『只有七個月，我們都在海舟上，我抱你站在欄旁；海波聲中，你已會呼喚「媽媽」和「姊姊。」』

對於這件事，父親和母親還不時的起爭論，父親說世上沒有七個月會說話的孩子，母親堅執說是的。在我們家庭歷史中，這事至今是件疑案。

『濃睡之中猛然聽得丐婦求乞的聲音，以爲母親已被她們帶去了。冷汗被面的驚坐起來，臉和脣都青了，嗚咽不能成聲。我從後屋連忙進來，珍重的攬住，經過了無數的解數和安慰。自此後，便是睡着，我也不敢輕易的離開你的床前。』

這一節，我彷彿記得，我聽時寫時都重新起了嗚咽！

『有一次病得重極了，地上鋪着蓆子，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正是暑月，你父親又不在家；你斷斷續續說的幾句話，都不是三歲的孩子所能說說的。因着你奇異的智慧，增加了我無名的恐怖，我打電報給你父親，說我身體和靈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忽然一陣大風雨，深憂的我，重病的你，和你疲乏的乳母，都沉沉的睡了一大覺。這一番雨風，把你又從死神的懷抱裏，接了過來。』

我不信我智慧，我又信我智慧！母親以智慧的眼光，看萬物都是智慧的，何況她的唯一摯愛的女兒？

『頭髮又短，又沒有一刻肯安靜，早晨這左右兩個小辮子，總是梳不起來。沒有法子，父親就來幫忙，一站好了，站好了，要照相了！』父親拿着照相匣子，假作照着，又短又粗的兩個小辮子，好容易天天這樣的將就的編好了。』

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親索要我每天照的相片！

『陳媽的女兒寶姐，是你的好朋友。她來了，我就關你們兩個人在屋裏，我自己睡午覺，等我醒來，一切的玩具，小人小馬，都當做船，飄浮在臉盆的水裏，地上已是水汪汪的。』

寶姐是我一個神祕的朋友，我自始至終不記得，不認識她。然而從母親口裏，我深深的愛了她。『已經三歲了，或者快四歲了。父親帶你到他的兵艦上去，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衣服，你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把一支小木鹿，放在小靴子裏。到船上只要父親抱着，自己一步也不肯走，放到地上走時，只有一跛一跛的。大家奇怪了，脫下靴子，發現了小木鹿，父親和他的許多朋友都笑了。——傻孩兒！你怎麼不會說？』

母親笑了，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的笑了。——回想起來，她的質問，和我的羞愧，都是一點理由沒有的。十幾年前事，提起當面前事說，真是無謂。然而那時我們中間瀰漫了癡和愛！

『你最怕我凝神，我至今不知是什麼緣故。每逢我凝望窗外，或是稍微的呆了一呆，你就過來呼喚我，搖撼我，說「媽媽，你的眼睛怎麼不動了！」我有時喜歡你來抱住我，便故意的凝神不動。』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許母親凝神，多是憂愁的時候，我要攪亂她的思路，也未可知！

！無論如何，這是個隱謎！

『然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天天喫着飯，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字畫，桌上的鐘和花瓶，一碗飯數米粒似的，喫了好幾點鐘。我急了，便把一切都挪移開。』

這件事我記得，而且很清楚，因為獨坐沉思的脾氣至今不改。

當她說這些事的時候，我總是臉上堆着笑，眼裏滿了淚，聽完了用她的衣襟來印我的眼角，靜靜的伏在她的膝上。這時宇宙已經沒有了，只母親和我，最後我也沒有了，只有母親；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

這是如何可驚喜的事，從母親口中，逐漸的發現了，完成了，我自己！她從最初已知道我；認識我，喜愛我，在我不知道不承認世界上有我的時候，她已愛了我了。我從三歲上，纔慢慢的在宇宙中尋到了自己，愛了自己；認識了自己，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不過是母親意念中的我的百分之一，千萬分之一。

小朋友！當你尋見了世界上有一個人，認識你，知道你，愛你，都千百倍的勝過你自己的時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淚，不死心蹋地的愛她，而且死心蹋地的容她愛你？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親面前，仰着臉問說：『媽媽，你到底爲什麼愛我？』母親放下針線，用她的面頰，抵住我的前額。溫柔地，不遲疑地說：『不爲什麼，——只因你是我的女兒！』

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還有人能說這句話！『不爲什麼』這四個字，從她口裏說出來，何等剛決，何等無回旋！她愛我。不是因爲我是一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間的一切虛偽的稱呼和名字！她的愛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兒。總之，她的愛，是屏除一切，拂拭一切，層層的磨開我前後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爲「今我」的原素，而直接的來愛我的自身！

假使我走至幕後，將我二十年的歷史和一切都更變了，再走出到她面前。世界上縱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兒，她就仍用她堅強無盡的愛來包圍我。她愛我的肉體，她愛我的靈魂，她愛我前後左右，過去，將來，現在的一切！

天上的辰星，驟雨般落在大海上，嗤嗤繁響。海波如山一般的洶湧，一切樓屋都在地上旋轉，天如同一張藍紙捲了起來。樹葉子滿空飛舞。鳥兒歸巢，走獸躲到他的洞穴。萬象紛亂中，只要我能尋到她，投到她的懷裏……天地一切都信她！她對於我的愛，不因着萬物毀滅而更變！

她的愛不但包圍我，而且普遍的包圍着一切愛我的人；而且因着愛我，她也愛了天下的兒女，她

更愛了天下的母親，小朋友告訴你一句小孩子以爲是極淺顯，而大人們以爲是極高深的話：『世界便是這樣的建造起來的！』

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頭上的兩根絲髮，也不能一般長短。然而——請小朋友們和我同聲讚美！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或隱或顯，或出或沒，不論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我的母親對於我，你的母親對於你，她的和他的母親對於她和他；她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分毫都不差減。小朋友！我敢說，也敢信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祕密的時候，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

我的心潮，沸湧到最高度，我知道於我的病體是不相宜的，而且我更知道我所寫的都不出乎你們的智慧範圍之外。——窗外正是下着緊一陣慢一陣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氣，也正無聲的贊美她們的『自然母親』的愛！

我現在不在母親的身畔，——但我知道她的愛沒有一刻離開我，她自己也如此說！——暫時無從再打聽關於我的幼年的消息；然而我會寫信給我的母親，我說：『親愛的母親，請你將我所不知道的關於我的事，隨時記下寄來給我。我現在正是考古家一般的，要從深知我的你口中，研究我神祕的

自己。』

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你們正在母親的懷裏。——小朋友！我教給你，你看完了這一封信，放下報紙，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親——若是她出去了，就去坐在門檻上，靜靜的等她回來——不論在屋裏或是院中，把她尋見了；你便上去攀住她，左右親她的臉，你說：『母親！若是你有工夫，請你將我小時候的事情，說給我聽！』等她坐下了，你便坐在她的膝上，倚在她的胸前，你聽得見她心脈和緩的跳動，你仰着臉，會有無數關於你的，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從她口裏天樂一般的唱將出來！

然後，——小朋友！我願你告訴我，她對你所說的都是什麼事。

我現在正病着。沒有母親坐在旁邊，小朋友一定憐念我，然而我有說不盡的感謝！造物者將我交付給我母親的時候，竟賦予了我以記憶的心才；現在又從忙碌的課程中替我勻出七日夜來，回想母親的愛，我病中光陰，因着這回想，寸寸都是甜蜜的。

小朋友，再談罷，致我的愛與你們的母親！

你的朋友冰心。十二，五晨，一九二三。

小朋友：

病中，靜中，雨中是我最易動筆的時候：病中心緒惆悵，靜中心緒清新，雨中心緒沈潛，隨便的拿起筆來，都能寫出好些話。

一夏的一雲遊，一剛告休息！此時窗外微雨，坐守着一爐微火，看書看到心煩，索性將立在椅旁的電燈也捻滅了下去。爐裏的木柴，爆裂得息息的響着，火花飛上裙緣。——小朋友！就是這百無聊賴，雨中靜中的情緒，勉強了久不修書的我，又來在紙上和你們相見。

暑前六月十八晨，陰，匆匆的將屋裏幾盆花草，移栽在樹下。殷勤拜託了自然的風雨，替我將護着這一年來案旁伴讀的花兒。安頓了惜花心事之後，一天一夜的火車，便將我送到銀灣（Silver Bay）去。

銀灣之名甚韻！往往使我憶起納蘭成德『盈盈從此隔銀灣，便無風雪也摧殘』之句。入灣之頃，舟上看喬治湖（Lake George）兩岸青山，層層轉翠，小島上立着叢樹，綠意將倦人喚醒起來。銀灣漸漸來到了眼前！黑嶺（Black mountains）高得很，喬治湖又極浩大，山脚下濤聲如吼之中，銀灣竟有芝芥的風味。

到後寄友人書，曾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人猶如此，地何以堪？你們將銀灣比了樂園，周遊之下，我只覺索然！』之語。致她來信說我『詩人結習未除，幻想太高。』實則我曾經滄海，銀灣似芝朶，而偉大不足，反不如慰冰及綺色佳，深幽嫵媚，別具風格，能以動我之愛悅與戀慕。

且將『成見』撇在一邊，來敘述銀灣的美景。河亭（Brook Pavilion）建在湖岸遠伸處，三面是水，早起在那裏讀詩，水聲似乎和着詩韻。山雨欲來，湖上漫漫飛捲的白雲，亭中尤其看得真切。大雨初過，湖淨如鏡，山青如洗。雷隙中霞光燦然四射，穿入水裏，天光水影，一片融化在彩虹裏，看不分明。光景的奇麗，是詩人畫工，都不能描寫得到的？

在不繫舟上作書，我最喜愛，可惜並沒有工夫做。只二十六日下午，在白浪推擁中，獨自泛舟到對岸，寫了幾行，湖風泱泱，往返十里，回來風勢大得很，舟兒起落之頃，竟將寫好的一張紙，吹沒在湖上，迎潮上下時，因着能力的反應，自己覺得很得意，而運槳的兩臂，回來後隱隱作痛。

十天之後，又到了綺色佳。（Ithaca）

綺色佳真美！美處在深幽，喻人如隱士，喻季候如秋，喻花如菊，與泉相近，是生平第一次，新穎得很！林中行來，處處傍深澗。睡夢裏也聽着泉聲！六十日的寄居，無時不有『百感都隨流水去，一身還被浮

名束』這兩句，縈迴於我的腦海！

在曲折躍下層岩的泉水旁讀子書，會心處，悅意處，不是人世言語所能傳達。——此外替美國人上了一夏天的墳，綺色佳四五處墳園我都遊遍了！這種地方，深深幽遠，是哲學的，是使人勘破生死觀的。我一星期中至少去三次，撫着碑碣，摘去殘花，我覺得墓中人很安適的，不知墓中人以爲我如何？

刻尤佳湖 (Lake Chusa) 爲綺色佳名勝之一，也常常在那裏泛月。湖大得很，明媚處較慰冰不如，從略。

八月二十八日，遊尼革拉大瀑 (Niagara Falls)。三姊妹岩旁，銀濤捲地而來，奔下馬蹄岩，直向渦池而去。洶湧的泉濤，藏在微波緩流之下。我乘着小船霧妹號 (The maid of mirth) 直到瀑底，仰望美利堅坎拿大兩片大泉，墜雲搓絮般的奔注！夕陽下水影深藍，岩石碎迸，水珠打擊着頭面，泉雷聲中，心神悸動，綺色佳之深邃溫柔，幸受此萬丈冰泉，洗滌衝蕩。月下夜歸，恍然若失！

九月二日，雨中到雪拉鳩斯 (Syracuse) 赴美東中國學生年會。

年會中忙過十天，又回到波士頓來，十四夜心隨車馳，看見了波士頓兩站燦然的燈光，九十日的幻夢，恍然驚覺……

夜已深，樓上主人促眠，窗外雨仍不止，異鄉的虫聲在淒淒的叫着。萬里外我敬與小朋友道晚安！

九，十七夜，一九二五，默特佛。（寄小讀者）

給我的小鳥兒們

廬 隱

(一)

親愛的孩子們：

整整兩年了，我不看見你們。

世路太崎嶇，然而我相信你們仍是飛翔空中的自由鳥。在我感到生活過分的嚴重時，我就想在你們美麗的羽翼下，求許些時的安息。

唉！親愛的小鳥兒們——你們最歡喜我這樣的稱呼，不是嗎？當我將要離開你們時，我曾經過慮地猜疑你們，我說：『孩子們，我要多看你們幾次，使我的腦膜上深印着你們純潔的印象，一直到我沒有知覺的那一天……』

『先生！你不是說兩年後就回來嗎？』阿堃誠摯的望着我的臉說。

『不錯，我是這樣計劃着，不過我怕兩年後你們已不像現在的對我熱烈了。我怕失掉這人間的至寶，所以現在我要深深的藏起來。』

『哦！不會的，先生！我們永遠是一隻柔馴的小鳥兒，時常圍繞着您！』

多可愛，你們那清脆的聲音，無邪的眼睛，現在雖然離開了你們整兩年，爲了特別的原因，我不能回到你們那裏，而關於你們的一切，我不時都能想起。

每逢在下課後，你們牽成一個大圈子，把我圍在坎心，你們跳舞，唱歌。有時我急着要走，你們便搶掉我手裏的書包，奪走我披着的大衣。阿堃最玩皮，跑出圈子，悄悄走到整容鏡前，穿上我的大衣，擎着書包，學着我走路的姿勢，一般正經地走過同學們面前，以致惹得他們大笑，而阿堃的臉上却繃得沒有一絲笑紋，這時你們有的笑得俯下身體叫肚子痛，我却高聲的喊：『小鳥兒們不要吵！』

『是的，大姐姐，我們不再吵了，可是大姐姐得告訴我們夜鶯詩人的故事！』阿堃嬌憨的央求着。而你們也附和着大姐姐講，大姐姐講，亂烘烘的嚷成一片。呵！多可愛的小鳥兒們呀！兩年來我不曾聽見你們清脆的歌聲了，在江南我雖也教着那一羣天真的女孩，但是她們太嬌婉，太懂事故，使我不能從她們的身上，找出你們的坦白，直爽，無愁無慮，因此我時常熱切的懷念你們。

你們所刻在我心幕上的印象太深了，在豐潤蘋果般的臉上，不只充溢了坦白的玩皮；有時誠摯感動的光波，是盎然於你們的眼裏。每當我不響的向你們每個可愛的面孔上看時，你們是那樣乖，那樣知趣的等待着，自然你們早已摸到我的脾氣，每逢這種時候，我總有些嚴重的話，要敲進你們的心扉。唉！親愛的小鳥兒們，現在想來我真覺得罪過，我自己太脆弱易感，可是我有了什麼憂想和感慨，我不願向那些老成持重的人們面前伸訴，而我只喜歡把赤裸的心弦在你們面前彈。說起來我太自私，因為我把得定這淒音能激起你們深切的共鳴，而我忘記，這是使你們受苦的。

那一天我給你們講國語，正講到一個愛國童子的故事，那時你們已經夠興奮了，而我還要更使你們興奮到流淚，我把國內政治的黑暗，揭示給你們聽；把險詐的人心在你們面前解剖，立刻我看見你們臉上的笑容淡了；舒展的眉峯慢慢攢聚起來了，你們在地板上擦鞋底的毛病，也陡然改了，課堂裏那樣靜悄悄，我呢，莊嚴的坐在講壇上，殘忍的把你們的靈魂宰割，好像一個屠夫宰割一羣小羊般。因此每次在我把你們困攪後，我不知不覺要紅臉，要嚙淚。唉！親愛的孩子們，我雖然對你們如是的不能仁，而你們還是那樣熱烈的信任我，愛戴我；有時候你們遇到困難的問題，不去告訴你們親切的父母，而反來和我商量，當這種時候，竟使我又歡喜又慚愧，在這個到處瀰漫了欺詐的世界上，而你們偏是

這樣天真，無邪，這怎能叫我不歡喜呢？但是自己仔細一想，像我這樣寒儉的靈魂，又有什麼修養，究能幫助你們多少？恐怕要辜負了你們的熱望，這種罪惡，比我在一切人羣中，所犯的任何罪惡都來得不容輕赦。唉！親愛的小鳥兒們呀，你們誠意的想從人間學到一切，而你們實是這世界上最高明的先生。你們有世人久已遺失的靈魂，你們有世人所絕無的純真。你們的器量胸襟，是與萬物靈魂相融合的。一個乞丐，被人人所鄙視，而你們看他如天上的神祇沒有分別；便是一隻麻雀也能得你們熱烈友情的愛護。你們是偉大的，我一生不崇拜英雄，我只崇拜你們。

但是殘忍的時光，轉變的流年，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剝融你們，層出不窮的人事，將如毒蛇般毀消你們的靈魂。在你們含着甜淨的美靨上，刻了輕微的愁苦之紋，漸漸的你們便失去了純真。被快樂的神祇所摒棄。唉！親愛的小鳥兒們！你們應當怎樣抓住你們的青春！你們不願意永遠保持孩子的心嗎？但是你們無法禁止太陽的輪子，繼續不斷的轉，也不能留住你們的青春！只有一件事是你們可以辦得到的。你們永遠不要作一件使良心痛苦的事，努力親近大自然，選擇你們的朋友，於春風帶來的鳥聲中；於秋雨濃偏的田野間。一切的小生物都比久經世故的人類聰明，純潔。這樣你們才能永遠保持孩子純真的心，永遠作隻自由翔空的鳥兒；並且可用你們大公無私的純情來拯救沈淪的人類。

親愛的小鳥兒們，願秋風帶來你們清醇的歌聲，更盼雁陣從這裏過時，給我留下些你們的消息。我心弦的繁音，將慢慢的向你們彈；我將告訴你們在這分別的兩年中，我所經歷的一切，我更想把江南溫柔女兒的心音，彈給你們聽。

再談了，我親愛的小鳥兒們！願今夜你們的美羽，飛入我的夢魂！

(二)

親愛的孩子們：

黃昏時你們如一羣小天使般飛到我家裏。堃和璧每人手裏捧着兩束鮮花。花束上的鳳尾草直拖到地上，堃個子太小，又怕踏了牠，因此巔起腳來走着，璧先開口說：『大姐！這是我們送你的紀念品！』

『啊！多謝！我的小鳥兒們！』我說過這話，心裏真有些酸楚，回頭看你們時，也都眼淚汪汪的注視着我，天真的孩子們！我真有些不該，使你們嫩弱的心靈上，受到離別的創傷！我笑着拉你們到房裏。把我預備好的許多小畫片分給你們，并且每人塞了一塊糖在嘴裏，你們終竟笑了，我才算放了心。

七點多鐘，我們分坐三輛汽車，一同來到東車站，堃和璧還不會忘記那兩束花。可憐的小手臂，一

定捧得發酸了吧！我叫你們把牠們放在箱子上，你們只笑着搖頭，直到我的車票買好，上了二等車，你們才恭恭敬敬的把那兩束花放在我身旁的小桌上。這時來送行的朋友親戚竟擠滿了一屋子，你們真乖覺，連忙都退出來，只站在車窗前，兩眼灼灼的望着我。這使我無心應酬那些親戚朋友，丟下他們，跑下車來，果然不出所料，你們都團團把我圍住。可是你們并沒多話說，只在你們的神色上，把你們惜別的真情，都深印在我心上了。

不久開車的鈴聲響了。我和你們握過手，跳上車去，那車已漸漸的動起來了。

『給我們寫信！』在人聲喧鬧中，我聽見瑩這樣叫着，我點頭，搖動手巾，而你們的影子遠了。車子已出了城，我只向着那兩束花出神，好像你們都躲在花心裏，可是當我採下一朵半開的玫瑰細看時，我的幻想被驚破了。唉！我才知道從此我的眼前找不到你們，要找除非到我的心裏去。

不知不覺，車子已到了豐台站，推開窗子，漫天湧着朵朵的烏雲，那上弦的殘月，偶爾從雲隙裏向外探頭，照着荒漠的平原，顯出一種死的寂靜，我靠窗子看了半晌，覺得秋夜的風十分銳利，吹得全身發顫，連忙關上玻璃窗，躲在長椅上休息。正在有些睡意的時候，忽聽見一陣細碎的聲音，敲在窗上，抬起身子細看了，才知道已經下起雨來，這時車已到天津站了。雨越下越緊，水滴從窗子縫裏淌了下來，

車廂裏滿了積水，腳不敢伸下去，只好蜷伏着不動。

在聽風聽雨的心情中我竟沉沉睡去，天亮時我醒來，知道雨還不會止，車窗外的天竟墨黑的向下沈，幾乎立刻就要被活埋了。唉，親愛的孩子們！這時我真想回去，同你們在一起唱歌捉迷藏呢！

正在我煩躁極了的時候，忽然車子又停住了。伸頭向外看看正是連山車站，我便約了同行的朋友，到飯車去吃些東西，一頓飯吃完了，而車子還沒有開走的消息，我們正在猜疑，忽又遇見一個朋友，從頭等車那面走來，我們談起，才知說前面女兒河的橋被大水衝壞了，車子開不過去，據他說也許隔幾個鐘頭便可修好，因此我們只好悶坐着等，可恨雨仍不止，便連到站台上散步都辦不到，而且車廂裏非常潮濕，一羣羣的蒼蠅像造反般飛飛。同時廂所裏一陣陣的臭味，燻得令人作嘔——而最可惱的是你們送我的那這些鮮花，也都低垂了頭，憔悴的望着我。

夜裏八點了，仍然沒有開車的消息，雨呢！一陣密一陣稀的下着，全車上的人，都無精打彩的在打盹，忽就聽見嗚嗚的汽笛聲，跟着從東北開來一輛火車，到站停住，我們以為前面斷橋已經修好，都不禁喜形於色，熱望開車，那曉得這時忽跳上幾個鐵路的路警，和護軍的兵士來，他們滿身淋得水鷄似的，一個身材高高，年紀很輕的兵自言自語的說：「他媽的，差點沒幹了，好傢伙，這羣鬍子，夠玩的，要不

仗了水深，他們早追上來了，嚇唬開了幾十槍……」

「怎麼，沒有受傷嗎？」一個胖子護車警察接着問。

「還好！沒有受傷的，唉，他媽的，我們就沒敢開槍，也顧不得要開車的牌子，撥轉車頭就跑回來了。」

『那高身材的兵說。』

這個沒頭沒腦的消息，多麼使人可怕，全車的人，臉上都變了顏色，這二等車上有從北戴河上來的外國女人，她們聽說鬍子，不知是什麼東西，也許她們是想到那戲台上所看見披紅鬍子的花臉了嗎？於是一陣破竹般的笑聲，打破了車廂裏的沈悶空氣。

後來經一個中國女醫生，把這鬍子的可怕告訴她們，立刻她們聳了一聳肩皺皺眉頭，沈嘿了！

車上的客人們，全爲了這件事，紛紛議論，才知道適才那輛車，是從山海關開來的，車上有幾箱現款，被鬍子探聽到了，所以來搶車，那些鬍子都在陳家屯高粱地裏埋伏着。只是這時山水大漲，高粱地上水深三尺多，這些鬍子都伏在水裏，因此走得慢，不然把車子包圍了，兩下裏就免不了要開火，那就要苦了車上的客人，所以只好掉頭跑回來了。現在這輛車也停在連山站，就是退回去都休想了，因爲上一刻綏中縣也被大水沖了，因此只好都在連山過夜。連山是一個小站，買東西極不方便，飯車上的

飯也沒有多少了，這些事情都不免使客人們着急。

夜裏車上的燈都熄了，所有的路警護車兵，都調到站外駐紮去了。滿車烏黑，而且窗外狂風虎吼般的吹着，睡也不能入夢，不睡却苦無法遣遣，真窘極了，好容易挨到村外的鷄唱五更東方有些發白了，心才稍稍安定——親愛的小鳥兒們！我想你們看到這裏也正爲我担着心呢，不是嗎？

我們車上，女客很少，除了幾個外國女人外，還有兩個年輕的姑娘，一個姓唐的，是比你們稍微大些，可是比你們像是懂事。她是一個溫柔沈默的女孩，這次爲了哥哥娶嫂嫂同父親回奉天參加典禮的。另外的那一個姓李，她是女子大學的學生，這次回家看她的母親，並且曾打電報給家裏，派人來接，因此她最焦急——怕她倚閭盼望的母親擔心，她一直愁容滿面的呆坐着，親愛的孩子們！我同那兩個年輕的姑娘，在連山站的站台上，散着步時。我是深切的想到你們，假如在這苦悶的旅途裏，有了你們的笑聲歌聲，我一定要快樂得多！而現在呢，我也是苦惱的皺着眉頭。

中午到了，太陽偶爾從雲縫裏透出光來，我的朋友鐵君他忽走來說道：『恐怕這車一時開不成，吃飯睡覺都不方便，約我們到離這裏不遠的高橋鎮去，那裏他有一個朋友，在師範學校作教務主任，真的這車上太悶人，所以我就決定去了。』

到了高橋鎮小小的幾間破爛瓦房，原來就是車站的辦公室了。走過一條骯髒的小泥路，忽見面前河水漣漪，除變成了翹翼的小天使，是沒法過去的。後來一個鄉下人，趕着一輛騾車來了，騾車你們大約都沒有看見過吧！用木頭作成轎子形的一個車廂，下面裝上兩個輪子，用一頭騾子拖着走，這種車子，是從前清朝的時候，王公大人常坐的。可是太不舒服了，不但腳伸不直，而且時時要挨暴栗，——因為車子四周圍都是硬木頭作成的，車輪也是木頭的，走在那坑陷不平的道路上，一顛一播的，使坐在車裏的人，一不小心，頭上就碰起幾個疙瘩來。

那個趕車的鄉下人對我們說：『坐我的車子過去吧！』

『你拖我們到師範學校要多少錢？』我的朋友們問。

『一塊半錢吧！』車夫說。

『怎麼那麼貴。』我們說。

『先生！你不知道這路多難走呢，這樣吧，乾脆你給一塊錢好咧！』

『好，可是你要拖得穩！』

我們把東西先放到車上，然後我坐在車廂最裏面，那兩個朋友一個坐在外面，一個坐在右車沿

上，趕車的坐在左車沿，他一聲『于得，』騾子開始前進了，走不到幾步，那積水越發深了，騾子的四條腿都淹沒在水裏，車廂歪在一邊。我的心嚇得怦怦跳，如果稍稍再歪一些，那車廂一定要翻過來倒在水裏，這是多麼險呀！

這時候車夫用蠻勁的打那騾子，打得那騾子左閃右避，腳踝上淌着鮮血，真叫我不忍心，連忙禁止車夫不許打，我們想了方法，先叫一個鄉下人把兩位朋友背過河去，然後再把東西拏出來，車子輕了，騾子才用勁一跳，離開了那陷坑，我才算脫了險。

下了車子，一脚就踏進黃泥漩裏去，一雙白皮鞋立刻染成淡黃色的了。而且水都滲進鞋裏去，滿腳都覺得濕漉漉的，非常不舒服，顛顛簸簸，最後走到了師範學校了，可是我真不好意思進去，一雙水泥鞋若被人看見了，簡直非紅臉不可，親愛的小鳥兒們！假使你們看見了我這副形像，我想你們一定要好笑，可是你們同時也一定替我找雙乾淨的鞋襪換上。現在呢！我只有讓牠濕着，因為箱子沒有拏來，也無處找乾淨鞋子，只把襪子換了坐在椅子上等鞋乾。

這個學校房屋破舊極了，而且又因連日的大雨，牆也新塌了幾座，不過這裏的王先生待我們很忠實，心裏也就大滿意了。我們分住在幾間有雨漏的房子裏，把東西放下後，王先生請我們到館子裏

去吃飯，可是我們走到所謂的大街上，原來是一條長不到十丈，闊不滿一丈的小土道，在道旁有一家飯館，也就是這鎮上唯一的大店了。我們坐下喝了一杯滿是鹹澀味兒的茶，點起菜來除了豬肉就是羊肉，我被這些肉裝滿了肚子，回來時竟胃疼起來了。

到了晚上，沒有電燈，只好點起洋蠟燭來，正想睡覺，忽聽見遠處哨子的響聲，那令人喪胆的鬍匪影子，又逼真的湧上我的心頭這一夜我半睜着眼挨到天亮。

一天一天像囚犯坐監般的過去，也竟挨過十天了。這時忽得到有車子開回北平的消息，雖然我們不願意折回去，可是通遼寧的車正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開。沒有辦法，只好預備先回天津，從天津再乘船到日本去吧！

夜半從夢裏醒來，半天空正下着傾盆的大雨，第二天清晨看見院子裏積了一二尺深的水，叫人到車站問今天幾點鐘有車，誰知那人回來說，軌道又被昨夜的大雨衝壞了。——我們只得把已經打好的行裏再打開；苦悶的等，足足又等了三天才上了火車，一路走過營盤中綏等處，軌道都只用沙石暫墊起來的，所以車子走得像一條受了傷的蟲子一般慢。挨到山海關時，車子停下來了，前途又發生了風波，車站上人聲亂烘烘，有的說這車不往南開了，問他為什麼不開，他支支吾吾的更叫人疑心，我

們也推測不出其中的奧妙。後來隱約聽見有人在低聲的說：『關裏兵變，所以今夜這車不能開。』過了半點鐘光景，我的朋友鐵君又得了一個消息說：『兵變的事，完全是謠言，車子立刻就開了！』

果然不久車子便動起來，第二天九點鐘到了天津，在天津住了幾天，又坐船到日本……呵！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再想不到我又回到天津了吧！按理我應當再到北平和你們玩玩，不過我竟因了許多的困難不能如願——而且直到今天我才得工夫，把這一段艱辛的旅途告訴你們，親愛的小鳥兒們，我想在這兩年中，你們一定都長高了，但我願你們還保持着從前那種純真的心！

(二二)

親愛的孩子們：

在陣陣的秋風裏，送來了濃郁的桂花香，我連忙穿了鞋跑到院子裏，甬道旁，搜羅了很久，不知桂花藏在那一叢樹林裏，但是我找到甬道的南頭發現了一株大柿子樹，上面長着無數的柿子，鮮紅纍纍，我想像到那蜜甜的滋味，禁不住往肚裏嚥涎沫，——同時我也禁不住嘆了一口氣。我有點害思鄉病呵！

孩子們，柿子，落花生，這時正上了市，你們在下課時，一人捧着一個大而甜的柿子，爽脆的吃着時，

你們也許想到你們的大姐吧！

一個穿着小木屐的異國孩子，從甬道那邊來了，他手裏正擎着一個柿子，一對精亮的黑眼珠向我看着，我也向她望着笑，陡然間她不知想起什麼故事了。從地上檢起一塊石子往我這邊拋過來，同時惡意的叫道：『支那，』『支那，』我這時心裏起了火就想跑過去把這小生物，摔到地上打一頓，但同時我不覺紅了臉——我爲什麼要怪她——她頂多不到十歲的孩子，她是天真的無罪的。她用石頭打我，是她的父母和師長所教她的，我怎能怪她，——我的腳放慢了，含笑的望着那孩子，親愛的孩子們，你們猜是什麼結果，啊！最後她是無邪的對着我望，而且伸出她的手來和我握着。我便把她帶到我的屋子裏，給了她一把糖和餅乾，她一面吃一面看我放在小茶几上的畫片。

天色有些暗下來了，她站了起來和我親熟的說了一聲再會，便穿過甬道回家去了。

她走後我一個人坐在窗欄上望着漠漠的黃昏郊色出神。親愛的孩子們，這時我心裏是起了疑問，人和人之間是應當互相猜忌的，還是應當互相愛助的呢？對於人類我是要告訴你們人人都應當相愛。然而對於國家，我不能不告訴你們，那個是仇敵那個是朋友。對於仇敵你們要時時想到報仇：……當然這些話你們一定是常常記在心裏的，因爲我常常鼓勵你們不要忘記我們國家的仇人——

可是今天我又有點想不透了，因此我沒有決心去打那個用石頭拋我的小孩，而那個小孩也終於和我作了朋友，呵！親愛的孩子，這是多麼矛盾的事實呢，這種的矛盾我相信只有你們純潔的孩子的心，才有判定是非的威權，大人——深經世故的大人，多半是瞎子，所以我希望你們能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郊外的秋特別明淨，蔚藍不染纖塵的天，浮在我的頭頂上，碧波蕩漾的秋泉橫亙着滿是楓葉的幽谷，潺潺濺濺的奏着清絕的細樂，雁陣飛過天際時，我把滿腔憶念你們和故國的深情，都託付牠們，帶到你們那裏去了。

寄母親

石評梅

母親！這是我離開你，第五次度中秋，在這異鄉——在這愁人的異鄉。

我不忍告訴你，我淒酸獨立在枯池旁的心境，我更不忍問你團圓宴上偷嚙清淚的情況。

我深深地知道：繫念着飄泊天涯的我，只有母親；然而同時感到淒楚黯然，對月揮淚，夢魂猶喚母親的，也只有你的女兒！

節前許久未接到你的信，我知道你並未忘記中秋；你不寫的緣故，我知道了，只爲了規避你心幕的悲哀。月兒的清光，揭露了的，是我們枕上的淚痕；她不能揭露的，確是我們一絲一縷的離恨！

我本不應將這淒楚的秋心寄給母親，重傷母親的心；但是與其這個心，懸在秋風吹黃的柳梢，沈在敗荷殘莖的湖心，最好還是寄給母親。假使我不願留這墨痕，在歸夢的枕上，我將輕輕地讀給母親。假使我怕別人聽到，我將折柳枝，蘸湖水，寫給月兒；請月兒在母親的眼裏映出這一片秋心。

挹清嫂很早告訴我，她說：

「媽媽這些時爲了你不在家怕談中秋，然而你的頑皮小姪女崑林，偏是天天牽着媽媽的衣角，盼到中秋。我正在愁着，當家宴團圓時，我如何安慰媽媽？更怎能安慰千里外凝眸故鄉的妹妹？我望着月兒一度一度圓，然而我們的家宴從未曾一次團圓。」

自從讀了這封信，我心裏就隱隱地種下了恐怖，我怕到月圓。和母親一樣了。但是牠已慢慢地來臨，縱然不願撕月份牌，然而月兒一天一天圓了！

十四的下午，我拿着一個月的薪水，由會計室出來，走到我辦公處時，我的淚已滴在那一捲鈔票上。母親！不是爲了我整天的工作，工資微少，不是爲了債主多，我的錢對付不了，不是爲了發的遲，不能

買點異鄉月餅，獻給母親嘗，博你一聲微笑。只因爲了這一捲鈔票我才流落在北京，不能在故鄉！在母親的膝下，大嚼母親賜給的菓品。然而，我不是爲了錢離開母親，我更不是爲了錢拋棄故鄉。

你不是會這樣說嗎，母親！

「你是我的女兒，同時你也是上帝的女兒，爲了上帝你應該去愛別人，去幫助別人。去罷！潛心探求你所不知道的，勤懇工作你所能盡力的。去罷！離開我，然而你却在上帝的懷裏。」

因之，我離開你漂泊到這裏。我整天的工作，當夜晚休息時，揭開帳門，看見你慈愛的像片時，我跪在地下，低低告訴你：

「媽媽！一天又完了。然而我只有懺悔和慚愧！我莫有檢得什麼，同時我也未曾給人甚麼。」

有時我勝利的微笑，有時我痛恨的大哭，但是我仍這樣工作，這樣每天告訴你。

這捲鈔票我如今非常愛惜，她會滴滿了我思親淚！但是我想到母親的叮嚀時，我很不安，我無顏望着這重大的報酬。

因此，我更想着母親——我更對不起遙遠的山城裏，常默祝我盡職的母親！

x

x

x

x

十五那天早晨很早就醒了，然而我總不願起來；母親！你能猜到我为什麼嗎？

林家弟妹，都在院裏唱月兒圓，在他們歡呼高吭的歌聲裏，激蕩起我潛伏已久的心波，揭現了心幕底沉默的悲哀。我悄悄地咽着淚，揭開帳門走下床來；打開我的頭髮，我一絲一絲理着，像整理煩亂一團的心絲。母親。我故意慢慢地遲延，兩點鐘過了，我成功了的，是很鬆亂的髻。

小弟弟走進來，給我看他的新衣裳，女僕走進來望着我拜節，我都付之一笑，這笑裏映出我小時候的情形，映出我們家裏今天的情形，母親！你們春風沉醉的團圓宴上，怎堪想想寄人籬下的遊子！

我想寫信，不能執筆，我想看書，不辨字跡，我想織手工，我想抄心經，但是都不能。我後來想拿下牆上的洞簫，把我這不甯的心緒吹出，不過既非深宵，又非月夜，那是吹簫的時節！後來我想最好是翻書箱，一件一件拿出，一本一本放回，這樣挨過了半天，到了吃午餐時候！

不曉的怎樣，在這裏住了一年的旅客，今天特別侷促起來，舉箸時，我的心顫跳得更利害；不知是否母親，你正在念着我？一杯紅濼濼的葡萄酒，放在我面前，我不能飲下去，我想家裏的團圓宴上少了我，這裏的團圓宴上却多了我。雖然人生旅途，到處是家，不過爲了你，我才縈戀着故鄉；母懷是我永久倚憑的柱梁，也是我破碎靈魂，最終歸宿的墳墓。

時，我不禁笑了，笑她是這般嬌小！

我們聚集八個人，八個人都是和我一樣離開了母親，和我一樣在萬里外飄泊；和我一樣壓着悽哀，強作歡笑地度這中秋節。

母親！她們家裏的母親，也和你想我一樣想着她們！她們也正如我般繾綣懷着母親。

我們漂零的遊子能湊合着在天涯一角地勉爲歡笑，然而你們做母親的，連湊合團聚，互談談你們心思的機會都莫有。因之我想着母親們的悲哀一定比女孩兒們的深沈！

我們緣着傾斜亂石，搖搖欲墜的城牆走，枯乾一片，不見一株垂柳綠蔭。磚縫裏偶而有幾朵小紫花，也莫有西山上的那樣令人注目；我想着這世界已是被人拚棄了的。

一路走着，她們在前邊，我和清留在後邊。我們談了許多去年今日，去年此時的情景；並不曾令我怎樣悲悼，我只低低念着！

『驚節序。

歎沈浮，

穠華如夢水東流；

人間何事堪惆悵，

莫向橫塘問舊遊。」

走到西直門，我們才僱好車。這條路前幾月我曾走過，如今我最惆悵的，便是找不到那一片翠綠的稻田，和那吹人醺醉的惠風，只感到一陣陣冷清。

進了門，清低低嘆了口氣，我問問『爲什麼事你嘆息？』她莫有答應我。多少不相識的遊人從我身傍過去，我想着天涯漂泊者的滋味；沉默地站在橋頭。這時清，握着我手說：

『想什麼？我已由萬里外歸來。』

母親！你當爲了她傷心，可憐她無父無母的孤兒，單身獨影漂泊在這北京城；如今歧路徘徊，她應該向那處去呢？縱然她已從萬里外歸來，我固然好友相逢，感到快愉。但是她呢？她只有對黃昏晚霞，低喚她死了的母親；只有望着皎月繁星灑幾點悲悼父親的酸淚！

×

×

×

×

猴子爲了食慾，做出種種媚人的把戲，欄外的人也用了極少的誘惑，逗着她的動作；而且在每人的臉上，都輕泛着一層勝利的微笑，似乎表示他們是聰明的人類。

我和清都感到茫然，到底怎樣是生存競爭的工具呢。當我們笑着小猴子的時候，我覺着似乎猴子也正在竊笑着我們。

她們許多人都回頭望着我們微笑，我不知道爲了什麼！瓊妹忍不住了，她說：

『你看梅花小鹿！』

我笑了，她們也笑了；清很注意的看着欄裏。瓊妹過去推她說：

『最好你進去陪着她，直到月圓時候。』

母親！梅花小鹿的故事，是今夏我坐在葡萄架下告訴過你的；當你想到時，一定要拿起你案上那隻泥做的梅花小鹿，看着她是否依然無恙，母親！這是我永遠留着牠伴着你的。

經過了眠鷗橋，一池清水裏，漂浮着幾個白鵝；我望着碧清的水，感到四周圍的寂靜。我的心輕輕地跳了，在這樣死靜的小湖畔，我的心不知爲什麼反而這樣激蕩着？我尋着人們遺失了的，在我偶然來臨的路上；然而却失了我自己競守着的，在這偶然走過的路上。

在這小橋上，我凝望着兩岸無窮的垂柳。垂柳！你應該認識我，在萬千來往的遊人裏，只有我是曾經用心的注視着你，這一片秋心，曾在你的綠蔭深處停留過。

天氣漸漸黯淡了，陽光慢慢叫雲幕罩了；我們踏着落葉，信步走向不知道的一片野地裏去。過了福香橋，我們在一個小湖邊的山石上坐着，清告訴我她在這裏的一段故事。

四個月前清瓊逸來到這裏。過了福香橋有一個小亭，似乎是從未叫人發現的的桃源。那時正是花開得十分鮮豔的時候，逸和瓊折下柳條和鮮花給她編了一頂花冠，逸輕輕地加在她的頭上。晚霞笑了，這消息已由風兒送遍園林，許多花草樹林都垂頭朝賀她！

她們戀戀着不肯走，然而這頂花冠又不能帶出園去，只好仍請逸把牠懸在柳絲上。

歸來那晚就接着翠湖的凶耗？清走了第二個禮拜，瓊和逸又來到這裏，那頂花冠依然懸在柳絲上，不過殘花敗柳，已憔悴得不忍再觀。這時她們猛覺得一種淒涼緊壓着，不禁對着這枯萎的花冠痛哭！不願牠再受風雨的摧殘，拿下來把她埋在那個小亭畔；雖然這樣，但是她却造成一段綺豔的故事。我要虔誠謝謝上帝，清能由萬里外載着那深重的愁苦歸來，更能來這裏重憑弔四月前的遺跡。在這中秋，我們能團集着；此時此景，從然淒慘也可自豪自慰！

母親！我不願追想如煙如夢的過去，我更不願希望那荒渺未卜的將來，我只盡興盡情地快樂，讓幻空的繁華都在我笑容上消滅。

母親！我不敢欺騙你，如今我的生活確乎大大改變了，我不詛咒人生，我不悲歎人生，我只讓屬於我的一切事境都像閃電，都像沉星。時時刻刻這樣盼着！當箭放在弦上時，我已想到我的前途了。

我們由動物園走到植物園，經過許多殘莖枯荷的池塘。荒蕪落葉的小徑！這似我心湖一樣的澄靜死寂，這似我心湖邊岸一樣的枯樵荒涼。我在幽風堂前望着那一池枯塘，向韻姊說：

『你看那是我的心湖！』

她不能回答我，然而她却說：

『我應該向你說什麼？』

我深深地了解她的心，她的心是這般寒冷。不過在這樣舊境重逢時，她能不爲了過去的春光惆悵嗎？母親！她是那年你曾鑑賞過她的大筆的；然而，她如椽的大筆，未必能寫盡她心中的惆悵，因爲她的愁恨是那樣深沉難測呵！

天氣陰沉地令人感着不快，每個人都低了頭幻想着自己境中的夢鄉；偶然有幾句極勉強的應酬話，然而不久也在沉寂的空氣中消失了。

清似乎想起什麼一樣，站起身來領着我就走，她說：『我領你到個地方去看看。』

這條道上，莫有逢到一個人。緣道的鐵線上都晒着些枯乾的荷葉，我低着頭走了幾十步，猛抬頭看見巍峨高聳的四座塔形的墓。荒叢中走不過去，未能進去細看；我回頭望望四週的環境，我覺着不如陶然亭的遼闊而且淒靜，蕭森而且清爽。陶然亭的月亮，陶然亭的晚霞，陶然亭的池塘蘆花，都是特別爲墳墓布置的美景，在這個地方埋葬幾個烈士或英雄，確是很適宜的地方。

母親！在陶然亭蘆葦池塘畔，我曾照了一張獨立蒼茫的小像；當你看見它時，或許因爲我愛的地方，你也愛它；我常常這樣希望着。

我們見了頹廢傾圮，荒榛沒脛的四烈士墓，真覺爲了我們的先烈難過。萬牲園並不是荒野廢墟，實不當忍使我們的英雄遺骨，受這般冷森和淒涼！就是不爲了紀念先賢，也應該注意怎樣點綴風景！我知道了，這或許便是中國內政的縮影罷！

隔岸有鮮紅的山楂菓，夾着鮮紅的楓樹，望去像一片彩霞。我和清拂着柳絲慢慢走到印月橋畔；這裏有塊石頭，石頭下是一池宿清的流水，這塊石頭上，還刊着幾行小詩，是清四月間來此假寐過的。她是這樣處處當痕跡，我呢，我願我的痕跡，永遠留在心上，默默地留在我心上。

我走到楓樹面前，樹上樹下，紅葉鋪集着，遠望去像一條紅氈。我想檢一片留個紀念，但是我莫有

那樣勇氣，未曾接觸它前，我已感到淒楚了。母親！我想到西湖紫雲洞口的楓葉，我想到西山碧雲寺裏的楓葉；我傷心，那一片片緋紅的葉子，都給我一樣的悲哀。

月兒今夜被厚雲遮着，出來時或許要到夜半，冷森淒寒這不能久留了；園內的遊人都已歸去，徘徊在暮雲暗淡的道上，只有我們。

遠遠望見西直門的城樓時，我想當城圈裏明燈輝煌，歡笑歌唱的時候，城外荒野尚有我們無家的燕子，在暮雲底飛去飛來，母親！你聽到時，也爲我們漂泊的遊兒傷心嗎？不過，怎堪再想，再想想可憐窮苦的同胞，除了懸梁投河，用死去辦理解決一切問題外，他們求如我們這般小姐們的呻吟而不可得。

這樣佳節，給富貴人作了點綴消遣時，貧寒人確作了勒索生命的符咒。

七點鐘回到學校，瓊和清去買紅玫瑰，芝和韻在那裏料理菓餅，我和俠坐在床沿上談話。她們是我們最佩服的女英雄，她會遊遍江南山水。她會經過多少困苦；尤其令人心折的是她那嬌嫩的玉腕，能飛劍取馬上的頭顱！我望那着她英姿瀟灑的丰神，聽她由上古談到現今，由歐洲談到亞洲。

八時半，我們已團團坐在這天涯地角，東西南北湊合成的盛宴上。月兒被雲遮着，一層一層剛退

去，又飛來一塊一塊的絮雲遮上；我想擊杯對月兒痛飲，但不能踐願，我只陪她們淺淺地飲了個酒底。我只願今年今夜的明月照臨我；不希望明年今夜的明月照臨我！假使今年此日月都不肯窺我，又那能知明年此日我能望月？在這模糊陰暗的夜裏，淒涼肅靜的夜裏，我已看見了此後的影事。母親！逃避的，自然努力去逃避，逃避不了的，也只好靜待來臨，我想到這裏，我忽然興奮起，我要快樂，我要及時行樂；就是這幾個人的團宴，明年此夜知道還有誰在？是否烟消灰熄？是否風流雲散？

母親！這並不是不祥的讖語，我覺着過去的淒楚，早已這樣告訴我。

雖然陳列滿了珍饈。然而都是含着眼淚吃飯，在輕籠虹彩的兩頰上，隱隱生出兩道淚痕。月兒朦朧着，在這淒楚的筵上，不知是月兒愁，還是我們愁？

杯盤狼籍的宴上，已哭了不少的人；瓊妹未終席便跑到床上哭了！母親！這般小女孩，除了母親的撫慰外，誰能解勸她們？環和秀都伏在床上痛哭！這謎揭穿後誰都是很默然地站在床前，清的兩行清淚，已悄悄地滴滿襟頭！她怕我難過，跑到院裏去了。我跟出來時，忽然想到亡友，他在淒涼的墳墓裏，可知道人間今宵是月圓。

夜闌人靜時。一輪皎月姍姍地出來！我想着應該回到我的寓所去了。到門口已是深夜，悄悄的一

輪明月照着，我歸來。

月兒照了窗紗，照了我的頭髮，照了我的雪帳，這裏一切連我的靈魂，整個都浸在如水的月光裏。我心裏像怒濤湧來的淒酸，撲到床緣，雙膝跪在地下，我悄悄地哭了，在你的慈容前。

（女子書信）

寄母親

吳曙天

母親：

今天我一早便想上海去，然而他把臉一沉，一句話也不說，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不讓我去。所以我故意說，我今天有點頭痛，不想去了。

他真像小孩一般的，我卻得裝起大人來哄他，這是老天支配的好吧，兩個小孩在一齊要打架，爲了喫糖要打架，爲了一言半語要打架。母親呀，我在你面前是小孩，但是在他面前只能裝起大人來了，因爲你什麼都讓着我，他是半句話兒也不肯讓我的呀！

前天他喝着牛乳，又嫌煮熟的雞蛋太小了。八個銅板一個的雞蛋確是太小了，但我在此地很是

生疏，不知道左右有什麼地方有大雞蛋賣，只好託病院裏的僕人去尋去。

今天走過一家草棚面前，看見有許多雞在草地上，心想他們一定有雞蛋的，我去問，有一個粗大的男人說：「雞蛋都喫掉了。」

我說：「我要大的雞蛋，價錢多出一點好了。」

一個蓬頭的婦人走到草棚裏去了一會，拿着一隻裝滿大雞蛋的香煙匣出來，但走到外面又讓那男人拉轉去了。

我說：「你有雞蛋爲什麼不賣給我呢。」

那男人說：「小姐，你住在病院裏的吧，這就是病院裏的賬房先生定去的。」

那婦人聽說我肯出多錢，很想賣給我了，但好像又不敢做主，她只得說：「賬房先生昨天來交代過了，不准賣給別人……」

母親，你看苦人真是可憐，他們自己養雞生蛋，還不敢自己作主賣給誰？這個小醫院在他們的眼裏好像是衙門，賬房先生是官吏，我的眼前就是一副窮苦階級受沉重壓迫的圖畫。

今天我們抽屜裏雞蛋一個也沒有了，可是我生氣了，我便叫醫院的僕人去買，雖然我也懂得靠

山的喫山，靠水的喫水的道理。但我對於這醫院的賬房和僕人都感覺厭惡，所以決計自己漫步走去，在寥遠的海邊去尋他所要喫的大雞蛋。

走了二三百步遠，沿海邊一帶，有許多苦人，他們沒有田地，多半是靠一隻船在海裏生活的，晚上便住在海邊的草棚裏，我經過幾個草棚，他們很待我客氣，從他們的口中，我知道他們的生活，有的靠着撐船，有的一家全會捕魚捉蝦，只有少數的人家是木匠，鐵匠。他們都是自食其力的，好像與都市的繁華社會分離，另組織一個勞動的小社會。

他們家家都養一兩隻雞，草棚旁邊都有一小塊菜園，我曉得他們的雞雖然會生蛋，但他們一定捨不得喫的。

我說：「你們這裏也有雞蛋賣麼？」

他們大家都應着說：「有，有……」

有用一隻籐籃裝了蛋的，有用香煙匣子裝着蛋的，有用洋鐵筒裝蛋的，還有用小布口袋裝蛋的。他們家家都有七八枚以至一二十枚的大蛋。

母親呀，我歡喜得想喊上帝了。我本打算買二十枚的雞蛋，現在是有六七十枚的新鮮大雞蛋，擺

在我的眼前，他們誰都想出脫他們的貨，這使我很爲難，不知買了誰的好，我想最好是全買了去，可以讓他們大家歡喜一下，然而我袋裏的錢帶了不多，因爲我並不知道他們都有這樣多的大雞蛋呀！

後來我盡了我所有的錢，從每一家的雞蛋挑了幾個，他們都很歡喜的說我公平，我還答應他們下次再來做他們的主顧呢。

我今天很快樂，買了這一堆大雞蛋，回來時便嘻笑地和他談着我買雞蛋的經過。

母親，你在家裏時常同窮人往來，時常幫助那無告的窮人，現在我也覺得窮人是很可愛的。金錢能使人快樂，也能使人作惡。像那壓迫窮人的醫院裏的賬房，纔是可咀咒的呀！

母親晚安！

女兒藻上七月一日。（看月樓書信）

給哥哥的一封信

綺 瀟

秋風伸出顫動的纖手，輕婉地替梧桐卸下了倦後褪色的一片睡衣，飄落淡黃的草榻上，聽到颯纏的微響。一間已旋滅了電燈占領著「大學學區一塊土田舍式漆黑的臥房裏，祇有玻璃窗帘縫裏透進幾條銀蛇似的月光，蜿蜒在她孤獨人失眠的倦臉上。

她是誰？就是拋離了家庭，逃避到學校寄宿舍裏的我，就是已過了求學年齡偏要回復到學生生活的我。

我今夜是失眠了。失眠本是讀書人習慣的病，但在我的現在，却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了。祇為我的神經，早被感情一層高一層的刺激，漸漸成了麻痺，從麻痺變了硬化，況且，一天到晚，忙碌着學校的功課，一到夜來，總是弄得筋疲力倦，一著枕，什麼都來不及想就睡着了。

那麼今夜為什麼失眠？我覺得很驚奇，其實是極平凡，決沒有 *Romantic* 的情節。不過在我學校回來時，接到了我哥哥情感非常懇摯而使我詫異的一封信，在孤寂的夜枕上，機械地在默想那信裏的語句；內中有幾句很軟化了我已經化石的成見：

「我摯愛的妹妹，你記得你小時候，替我抄寫創作小說，做合譯的工作嗎？你那時不過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已富有文學的興味，革命的思想，我早發現你是個賦有天才的女性……你冒險去革命，使舉家驚惶，你舉動異女流，使族黨注視……我却認識你本不是傳統式賢母良妻的質料……環境的壓迫，多麼利害！你受了婚的激刺，家的激刺，病的激刺，使你天才的火星，黯澹在苦悶的羶圍下……你終竟是勇猛的，毅然攀登了世界的文壇，拋了家庭，進入了大學研究文學……我始終愛你，重

你，却不願你自困在某國教會文藝的範圍裏……我和你都是人生旅途上苦悶的奮鬥者，一生沒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求最後的安慰祇有文藝。你快來吧！和我在現代文藝的潮流裏，共同去做摧堅破浪的魚雷艇……祇要能發展你的天才，我可以用全力幫助你，你不要胆怯，也不用懷疑。摯愛的妹妹，你來吧！我們做個互慰者，也是互助者……』

我一生上了情感的當，早把我的 *Feelings* 深埋在不毛的石窟下；不信仰一切人類有真的 *Help*，呪詛牠，憎厭牠。想不到讀了我哥哥含着火一般熱的友愛和同情的話，頓使我將滅的微燄，在窟縫裏閃爍的吐出火舌來，撩起從前經過的種種失望和痛苦，倒弄得輾轉反側的睡不着了。

我索性起牀來，旋亮了電燈，鋪了紙，捉起筆，把鬱在心頭要說的話痛痛快快地都抖擻出來，寫了以下的一封復信：

『大哥哥前天得到您的快信，真出我意外，承您懇摯地勸勉我，溫和地慰藉我，使我多年來被環境蹂躪摧殘而變成枯冷黑暗的心裏，有了一線光明，一絲煖氣，對我一蔑視骨肉之情』的見解，竟自己懷疑起來。大哥哥，請您別誤會：我所說的喪氣話，和對您的感謝，絕端與生活問題無關。素性對於衣食享用，絕沒有奢望，生活費不夠，我能夠減縮我的用度去俯就他。茅屋蔽風雨，布衣粗食，甘之如素。物質

不滿意，究竟是身外的，斷沒有使我垂頭喪氣的力量；我灰心的主因，老實說，倒是情感上的失望。我所說的情感，不是專指着男女，凡是母女，姊妹，朋友等等，都包括在內。我向來有一個傷心的偏見：——的確是環境造成的，經驗中得來的，——以為天下沒有純潔的真情感。無論那一種，面子上是忠，孝，節，義，仁，慈……：底子裏，性質雖有高下的分別，但總是隱藏着一種要求。殷勤的行動，甜蜜的言語，似乎極熱鬧，極動人，表演到入神的時候，能引人歡笑，也能叫人感泣，其實凡此種種，拆穿西洋鏡，不過是耍想得，到他們要求的一種手段罷了。

『我也知道，世界能維持到今天，全靠着這些做作，但是照我有偏見的眼光看來，總脫不了虛偽兩個字。虛偽還不是頂傷心，因為他究竟是活動的，溫暖的，裝得像，至少能叫人暫時覺得人生樂趣。最難堪是等到要求得到，覺得厭倦，或是得到覺得不滿意，或是料到你無力滿他的要求，那時候所謂殷勤甜蜜的情感，脫去他的假面具，老實不客氣，將他冷酷的真面目對你了，冷氣冰人，直能冰得你心凍。人生遇到失意事，事的本身，並不使覺得怎樣，你周圍親近人的冷淡，尤其是骨肉，纔能使你真感到失意的苦痛哪。受過蹂躪的心，正是這種意思生殖的肥土；多年的經驗，不幸又都是灌溉滋養他的肥料，年深月久，他自然要根深蒂固的蟠踞着。天真爛漫的童心，再經這不幸意思的侵襲，我的感覺自然是

劇痛，漸由劇痛變成寒冷，現在竟有點麻木了。所以我年來做人，一點氣力都沒有，沒有希望，也沒有恐懼。在這裏寫莎士比亞集中一個勇士，在與人比劍前說的幾句話，來表示我半生來的心境，他說：「一個從來沒有光榮過的人戰敗了有什麼羞辱呢？死是我素來希望，戰死有什麼傷心呢？沒有真朋友痛哭我，我死沒有什麼對不住朋友，世界初不需我，我死同世界無干，我在世界上，不過佔他一個空隙，這空隙，我去後自有別人來填上，更用不着我煩心。」大哥！您想我抱着這樣倒退的主意，做人怎樣會向前使勁呢？就是對於從小歡喜的文學，也何嘗真努力過，最好笑，有許多人說：「綺繡真有志氣，這樣年紀，還進大學讀書。」唉！我如果真有志氣，何至到現在剛進大學呢？我進Y. Y. 大學，不過知道我身體尚好，來日方長，在百無聊賴中，找一件性相近的事來消磨這悠久的歲月，靠着功課忙，使我忘記過去，現在，未來的種種罷了，離着有志氣差得遠哩！我記得我從前讀書真不笨，文學一方面相近的科目，研讀時候，尤其覺得容易而有深濃的興味；不待人督責，終日興高彩烈，孜孜兀兀的讀書，自負奮勉。文學家我尚不屑做，以為至少要做到一個拿學說震動世界的學者，方不負我的天賦；那時候纔配說是有志氣。但是四圍親近的人，尤其是骨肉，非但對我資質的可造，視若無覩；對我的奮勉，不肯說幾句獎飾話；隨時隨地，給我釘子碰，給我悶棍吃，弄得我走頭無路，倒行逆施，我有這偏見，又怎能怪我呢？珊君，是

我的同學，小時讀書，遠不如我，因為她父親深懂得她，事事勉勵幫助她，現在居然有小小的成就。所以對骨肉之情的信仰極深，常說：她父親是她生平第一個知己，去年聽見我的論調太怪僻，她說：「這是你的偏見，天下自有真感情，不過你不幸，沒有遇見罷了。」當時我但搖頭冷笑，現在我讀了你的快信，覺得又歡喜，又傷感，素來堅持的意見，竟有些動搖了，骨肉之情，恐怕有點意思吧？

「大哥！您期望我的好意，雖是覺得您表示得似乎太遲了些。倘若二十年前，您有了這種勉勵扶助的意思，我一生經過與成就，定與現在不同。但是您煖人心腸的言語，好像初春陽光，使人淡忘了去冬寒冷，竟要融解我多年心底的寒冰，童年希望，似乎有些復活了。我絮絮叨叨說了這一大堆去題千里的話，還沒有回答您的來信。」

在文學上努力，本是最合宜的職業，最有趣味的消遣法，除了他我也沒有別種事可做。大哥！您倘能繼續着熱心地指導勗勉我，使我初活的高興，不再枯萎，那末我以後時光，自然整個兒消耗在文學上了。

不過今年，我實在太忙，明年暑假後，我一定加入你們戰團，做你們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想你們一定肯容納我。我寫到現在，手也酸了，眼也花了，一切以後再談吧，就此祝您

安好！

您的小妹綺瀟。

我把這封長信寫完，彷彿心靈上解去一個結頭。一抬頭，纔望見 Phoebe 初醒的眼光，已挨上玻璃，在偷覷人的顏色；當青樹蔭下眠起的宿鳥已在輕婉地唱牠們的曉歌；房裏的電燈，倏地斷了電流，倒使沉在黑影的器具，都踴躍地露出色相。

房門開的一響，我的小婢挨身進來，驚詫似的道：

——密斯，昨夜沒睡？這時還寫字！

我微笑點了一點頭，道：

這封信交給你，等到我梳洗完上了學校後，你把牠付郵。

我的小婢，接了封好的信，自去料理我的事去了。

一七，九，二三，綺瀟，在新都。

寄韻妹

柳無非

(一)

韻妹：

你的信和一張照片，已經收到。

今日一觀倩影，能和兩載未曾晤面的你，重復一見，我不知是怎樣的歡喜！細細的把小照拿在手裏出神地看着，似乎你——真的你已現在我面前。我不禁又追憶到我們那時在學校的情景。想你總會記得，在黃昏時候，我們兩人臂挽臂兒的在鮮綠柔軟的草地上散步，皎潔明媚的月光，照澈了地上的一切，把這良好的晚景，更點綴得美麗。有時我們的影兒隨着我們，有時我們隨着我們的影兒。等到可恨的催人睡鐘一敲，我們沒奈何的分手各自歸寢。而今遠隔千里，欲求一見尚且不得，何況月下的散步呢？

韻！我告訴你，其實我們信札的往來能夠彼此接一封覆一封，已是很好的了。祇恐石投大海般的杳無音信，那才是可嗔可惱。但願我們的友情能永久繼續下去，切莫要像暑天的狂風暴雨般地祇有瞬霎的一時。

浮雲的幻變，確實是莫可測料，可是人間也未嘗不如此。在我那時空閑的夢中，那裏存過東渡的

念頭，當然我此次隨着父母東遊，是幸福的，是值得牢記的，因為得能領略異國的風俗，賞覽異國的風景，淺嘗異國的風味。若要第二次重來島國，那不知是怎樣的不容易哩！

你現在的性情思想，可有什麼變化嗎？我希望你還是依舊兩年前童稚的情性，不要知道世間的悲哀，更不要嘗到人生的痛苦。不識不知，才是人間真真的幸福。

請你接到我的信後，就給我覆信。莫要使人等得心焦，再會！

祝你愉快！

無非，一六，一一，二六，樂天廬。

(二)

韻妹：

來信昨天已收到，勿念。寄你的一張照片可曾收到？怎麼來信沒有說及？

韻！請你恕我！我真是不對，近來給你的信中都含有憂鬱的表示，使你看了也引起你的傷感。可是我爲了自私心的衝動，想舒釋我的愁悶，所以不得不向你訴些閒愁，那知竟觸動了你的不快的胸懷！我希望你不要像我那樣容易陷於傷感，要知道憂鬱是不利於身體的，憂能傷人的話是不會錯的。我

看有些人真是樂觀，似乎不知道字典裏有個『愁』字一般。我覺得他們真是幸福，我要羨慕他們，我又要妬忌他們。可是這種真真的幸福我是斷不會享受到的。我要祈禱上帝，使你能好好的承受那種幸福。

雖說煩惱是不會尋人的，祇有人去尋煩惱，但是尋到後就不容易解脫，常常要來糾纏的了。確實我是一家團聚，享盡天倫之樂，又有什麼愁苦呢？這祇是我自尋煩惱而已。我很想不要煩惱，可是既已尋到了就無法使它離棄。況且我似乎不能不煩惱，不許我不煩惱，這大概是命運和環境的使然吧！真的，弱者祇有被命運所播弄，環境所支配，惟有強者能從不良的命運和環境中奮鬥出來。可是弱者總是弱者，表示些懦弱而已，更有什麼可說呢！

幾年不見，那知你的身體竟病弱到這樣了。希望你慢慢的調養你的身體，不要太勞動，更不要說那種傷心的話。悲傷也是自尋，快樂也是自尋，還是尋些快樂罷！

你的忠告是何等的誠摯，我聽從你，我感謝你。我在此地真不過是虛擲光陰，青春一去是喚不轉來的，當現在未老的時候，極宜求些學問，希望得以自立。但是想到人生的無味，那麼又要消極了。今天已是舊歷年初六，想你一定正與家人欣喜地度着新年。我呢？仍是度着枯寂的生活！

再會！

無非，一七，一，二八，樂天廬（菩提珠）。

寄大哥

柳無垢

(一)

大哥：

自從橫濱分手以後，我們就乘了電車到花月園，遊了一回，也沒有什麼趣味。雖是一個很熱鬧的遊園，但遠不及世外桃源的三溪園那樣清雅，又因為你不在，十分感到枯寂，十分敗興而還。

回來後的幾天，真是覺得難過，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人都睡着了，祇有草間的蟋蟀鼓動它的翅膀亂鳴着，好像說是秋深了，秋深了！很悲哀的唱着。缺而不圓的月，發出它素潔的月光，從玻璃窗上映照到我牀頭，那種寂寞而蕭條的景況，不禁令人發生無限的感慨。愈想愈睡不着，忽然聽見火車的汽笛聲音，好像是臨別時候船上的汽笛聲音一樣，又不禁使我回憶到那時的情形，互相牽着紙條的樣子，真是使人難過。我現在也不願說了，說了一定要使你添無限的悲愁的。

自你去後，已經要有一個月了。在這一個月中，差不多時時下雨，天氣也較寒冷一點，西風吹在身

上，不覺有些刺人，更加那點滴點滴的雨聲，完全現出深秋的氣象，這樣的情景，怎能不使人感到寂寞和悲哀呢！樂天廬內，差不多一些兒生氣也沒有，真使我愁悶到極點了。我想要是不說，你也一定一想而知我們寂寞的情況了。

這幾天時常下大雨，中秋那天却出於我意料之外，竟天晴了。不過我們也鬧不出什麼興趣，照例到井之頭公園走了一趟，算是不辜負了那夜的月色而已，然而却已引起月圓人散的感慨來了。若是在這裏，雖也沒有什麼興趣，不過冰是一定要吃的了。

樂天大學已開了課，天天的上課吃飯和睡覺，並不覺得日月之長，一天一天的過去，很是容易；但天天這樣，一些兒也沒有變化，很感到人生的無聊。

我想你在船上，一定要覺得寂寞了；但天然的美景，也一定欣賞了不少，可曾做什麼詩詞和文章？若有，那麼請你寄給我看看好嗎？

說起詩來，不禁使我想到了『紅樓真個消魂地，骰子聲聲喚嗇官。』和『故園園主今何在，隴上琵琶月夜笳。』四句詩。回想前年夏天在家中，夜夜擲骰子，不睡也不覺得倦；天天的看護那小花園，灌水也不覺得吃力。現在故園恐怕已荒草遍地了。這些往事，真好像做夢也似的！唉，人生的事情，真是不可

預料的呀！

你在異國，我也沒有什麼祝頌你，不過平安而已。

你的妹妹無垢，一六，九，一七，樂天廬。

(一一)

大哥：

別後已將兩月有餘了。在這兩個多月中，我們却都很平安地過去，我想你也一定同我們一樣的快樂平安。雖然一個人身在異國的你，也許有些寂寞的感想，但寂寞也是生活的過程中所免不了的，人生一世，那會沒有悲歡離合的事故呢？所以我希望我們和你以後都能夠天天像那兩個月中這樣的平安地過去！

信寫到此地，正在要想寫下去的時候，忽然阿銀從樓下喚上來，問我去不去散步。最喜在荒野處亂跑的我，那有不去之理，就很快的跑下樓去，和L君K君及二姊母親一同去散步了。今天天氣是非常的明媚，秋風吹上面來，竟同春風一般，正合了『十月芙蓉應小春』的一句詩。回想到前幾天秋雨連綿的那種情況，真是相去百倍了。我的腦經好像正在輕輕地對我說道，『這種天氣是不易得的，牠

再也不會等待你，莫要辜負了！所以一種說不出的情緒便，侵入我的心中，使我充滿了去散步是甚愉快的感想。

散步了幾小時才回來，却拾取了許多楓葉，以留這次的紀念。那可愛的紅葉呀，牠們現在已經離開了牠們的樹枝，而保存在我的書籍中了！這次散步中風景最好而使我得意，就是在這楓樹底下的一片草地。在這平坦的草地上，坐着許多正在那裏玩耍的小孩子。被樹蔭所掩蔽的野葉，綠得如畫上的顏色一般。兩三棵楓樹上生滿了紅葉，鮮紅得似玫瑰花一般。許多樹葉都凋零了，却還有幾十棵偉大的松柏仍舊很茂盛的立着，表示牠們是世間不怕寒的好漢。當我們走到那裏的時候，那些小孩們見了外國人都如松鼠似的躲去了！我很抱歉，爲了驚散他們的快樂；但我的自私心祇叫我在那地方賞玩，不必去顧到他們的快樂，並且我們發見了楓葉，正達到了我們的目的，怎肯不盡情的賞玩呢！所以我們就在地上拾取了許多楓葉，盡興而還。偶而回頭一看，那些小孩們却又在樹下玩耍了。這一次的散步，可惜你不在，不能加入我們的團體，真是美中不足，但這又有甚麼方法呢。現在祇好寄上三張楓葉給你，以表示我們散步的成績。

我每每聽到日本人穿了木屐很笨重地走着，常很替你擔憂，因爲你來信上說過你是住在我們

的腳底下的。那末，倘然他們走得重些，貴國的太空中不會發生特別的事故嗎？所以我總希望他們走得輕一些。

不寫了，多寫了於你的時間太不經濟！現在真的決心把它帶住。

祝你好！

無垢一六，一一，一，樂天廬（菩提珠）

鴿兒的通信

蘇綠漪

(一)

親愛的靈崖：

昨天老人轉了你的信來，知道你現在已經到了青島了。這回我雖然因為怕熱，不能和你同去旅行，但我的心靈却時刻縈繞在你身邊，呵！親愛的人兒，再過三個星期，我們才得相聚嗎？我實在不免有些着急呵。

拜禱西風，做人情快些兒臨降，好帶了這炎夏去，攜了我的人兒回。

「昨晚我獨自坐在涼臺上，等候眉兒似的新月上來，但她却老是藏在樹葉後，好像怕羞似的，不

肯和人相見。有時從樹葉的縫裏露出她的半邊臉兒，不一時又縮了回去。雨過後，天空裏還堆積着一疊疊的濕雲，映着月光，深碧裏透出淡黃的顏色，這淡黃的光，又映着暗綠的樹影兒，加上一層濛濛薄霧，萬物的輪廓，像潤着了水似的，模糊暈了開來，眼前只見一片融和的光影。

到處有月光，天天晚上有我，但這樣清新的夜，靈幻的光，更着一縷淒清渺窈的相思，却是我第一次得到的靈感。

欄杆上的薔薇——經你採撫過的——都萎謝了。但是新長的牽牛，却殷勤地爬上欄杆來，似乎想代替她的位置，她們龍爪形的葉兒，在微風裏搖搖擺擺的，像對我說：

主人呵，莫說我們不如薔薇花的芬芳，明天朝陽未升露珠已降時，我們將報給你以世間最嬌美的微笑。

今晨起來喂小雞和鴿兒，却被我發現了一件事，我看見白鵝在那裏銜草和細樹枝了，他張開有力的翅膀，從屋瓦上飛到地面來，用嘴啄了一根樹枝，試一試，似乎不合他的需要，隨即拋開了又啄一枝，又不合式，最後在無花果樹根，尋到一根又細又長，看去像很柔軟的枝兒，這回他滿意了，銜着刷的飛起來到要轉灣的地方，停下來頓一頓，一翅飛進屋子，認定了自己的一格籠，飛了上去，復妥貼的

將樹枝鋪在巢裏。和站在籠頂上的小喬——他的愛侶——很親熱的無聲的談了幾句話，又飛出去繼續他的工作。

爲了好奇的緣故，我輕輕的走進他們的屋子。拿過一張橈子，墊了腳向籠裏看時，呀，有好幾位太太在那裏做月子了。

玲瓏的黑衣娘小心謹慎的伏在那裏，見了人還能保持她那安靜的態度，不過當我的手伸進巢去摸他的卵時，她似乎很有些着急，一雙垂在鮮紅肉圈裏的大眼，亮瑩瑩的對我望着，像在懇求我不要弄碎她的卵。

第四格籠裏，孵卵的却是灰瓦，他到底是個男性，脾氣剛強，一看見我的頭伸到牠的籠邊，便立刻顯出不耐煩的仇視的神氣。我的手還沒有伸到他的腹下，咕！他嗔叱了一聲，同時給我很重的一翅膀，雖然不痛，不提防，也被他嚇了一跳。

再過半個多月，鴿兒的家族，又加興旺了，親愛的人，你回來時當看見這綠陰庭院，點綴着無數翩翾白影。

你的寂寞的碧衿。八月二日

靈岩

你現在想已由青島到了天津，見了你的哥哥和嫂嫂了。過幾天也許要到北京去遊覽了，你在長途的旅行中，時刻接觸着外界不同的景象，心靈上或者不會感到什麼寂寞，然而我這裏，却是怎樣的孤零呵！

今晨坐在廊下，手裏拿了一本書，想凝聚心神去讀，然而不知怎樣，總按捺不下那馳騁的神思；我的心這時候像一個小小輕氣球，雖然被一條線兒扯住了，但牠總是飄飄蕩蕩的向上浮着，想得個機會，掙斷了線好自由自在的飛向天空裏去。

鴿兒喫飽了，都在簷前紛飛着，白鴿仍在那裏尋細樹枝，忙得一刻也不停，我看了忽然有所感觸起來；

你在家時曾將白鴿當了你的象徵，把小喬比做我，因為白鴿是隻很大的白鴿，而小喬却是帶着粉紅色的一隻小鴿，他們的身量，這樣的大小懸殊，配成一對，這是有些奇怪的，我還記得當你發見他們匹配成功時，曾異常欣喜的跑來對我說：

——鴿兒也學起主人來了；一個大的和一個小的結了婚！

從此許多鴿兒之中，這一對特別爲我們注意，後來白鷗和小喬生了一對小鴿，你便常常向我討小鴿兒。

——要小鴿兒，先去預備了巢來，我說，白鷗替他妻子銜了許多細樹枝和草，才有小鴿兒出現呢。——是的，我一定替你預備一個精美適意的巢，你欣然的拉着我的手兒說。就在我的手背上輕輕的親了一下。

真的，親愛的靈崖，我們到今還沒有一個適當的居處，可以叫做我們自己的巢呢。——這個幽靜的庭院，雖然給我們住了一年，然而那能永久的住着，那能聽憑我們布置自己所要的樣兒？

我們終朝忙忙碌碌的研究學問，偷一點工夫便要休息以恢復疲勞的精神，總沒有提到室家的話，有一次，親愛的靈崖，你還依稀記得麼？我們曾談過這個。

一個清美的蕭晨，——離開我們的新婚不過半月之久，——我們由家裏走到田隴上，迤邐走入松川，一陣清曉的微風，吹到我們的臉上，涼意沁心，同時樹梢頭飄飄落下幾片黃葉，新秋來了。

殘蟬抱着枝兒，唱着無力的戀歌，剛辛苦養過孩子的松鼠，有了居家的經驗似的，正在採集過冬的食糧，時時無意間從樹枝頭打下幾顆橡子。

樹葉由壯健的紅色變成深黃，像詩人一樣，在秋風裏聳着肩兒微吟，感慨自己蕭條的身世。但烏柏却欣然換上了胭脂似的紅衫，預備嫁給秋光，讓詩人們欣羨和嫉妒，她們沒有心情來管這些了。我們攜着手走進林子，溪水漾着笑渦，似乎歡迎我們的雙影。這道溪流，本來溫柔得像少女般可愛，但不知何時流入深林，她的身體便被囚禁在重疊的濃翠中間。

早晨時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陽微笑，夜深深時不能和娟娟的月兒談心，她的明澈瑩晶的眼波，漸漸變成憂鬱的深藍色。時時淒咽着幽傷的調子，她是如何的沈悶呵！在夏天的時候。幾番秋雨之後，溪水漲了幾篙，早凋的梧桐，飛盡了翠葉；黃金色的曉霞，從枒杈樹隙裏，瀉入溪中；潑靛的波面，便泛出彩虹似的光。

現在，水恢復從前的活潑和快樂了，一面疾忙走的向前走，看一面還要和沿途遇的落葉，枯枝……淘氣。

一張小小的紅葉兒，聽了狡猾的西風勸告，私下離開母枝出來頑玩，走到半路上，風偷偷兒的溜走了，他便一交跌在溪水裏。

水是怎樣的開心呵，她將那可憐的失路的小紅葉兒，推推擠擠的推到一個漩渦裏，使他滴滴溜

溜的打圓轉兒，那葉兒向前不得，向後不能，急得幾乎哭出來；水笑嘻嘻的將手一鬆，他才一溜煙的逃走了。

水是這樣歡喜捉弄人的，但流到壩塘邊，她自己的魔難也來了，你記得麼？壩下邊不是有許多大石頭，阻住水的去路。

水初流到石邊時，還是不經意的涎着臉撒嬌撒癡的要求石頭放行，但石頭却像沒有耳朵似的，板着冷靜的面孔，一點兒不理。是水開始嬌嗔起來了，拚命向石頭衝突過去；衝突激烈時，淺碧的衣裳袒開了，露出雪白的胸臂，肺葉收放，呼吸極其急促，發出怒吼的聲音來，縷縷銀絲頭髮，四散飛起。

辟辟拍拍，溫柔的巴掌，儘打在石頭皺紋深陷的頰邊，——她真的怒了，不是兒嬉。

誰說石頭是始終頑固的呢？巴掌來得狠了，也不得不低頭躲避。於是水得安然渡過難關了。她雖然得勝了，然而弄得異常疲倦，曳了淺碧的衣裳去時，我們還聽見她斷續的喘息聲。我們到這樹林中來，總要到這壩塘邊參觀水石的爭執，一坐總是一兩個鐘頭。

——這地方真幽靜得可愛呀！你常微笑的對我說，我將來要在這裏造一所房子，和你隱居一輩子。

裏？
呵。親愛的靈崖，這話說過後，又忽忽的將兩年了，鴿兒一番番經營他們的巢，我們的巢，到底在那裏？

你的碧衿八月三日

(二)

靈崖：

這兩天來，天天下午總有個風暴。炎暑減退了許多，我想北京定然更涼爽，你可以暢暢快快的遊玩了，近來我有些懊悔，不該不和你同去。

但是，今早在牀上時，看見映在窗檻上的太陽，便預料今天的熱，於是趕緊爬起身，好享受那霎時間就要給炎威驅走的清曉涼風。

一近中午時，果然熱得教人耐不住，園裏的樹，垂着頭喘不過氣兒來。麝香花穿了粉霞色的衣裳，想約龍鬚牡丹跳舞，但是太陽光過於強烈，怕灼壞了嫩臉，逡巡的折回去了，紫羅蘭向來謙和，下人，這時候更躲在綠葉底下，連香都不敢香。

憔悴的蜀葵，像年老愛俏的婦人似的，時常在枝頭努力開出幾朵黯澹的小花，一這時候就嘲笑麝香花們，如何你們嬌滴滴的怕日怕風，那裏比得我的老勁！

鷄冠花忘了自己的粗陋，插嘴道：

——至於我，連霜都不怕的，

羣花聽了鷄冠的話，都不耐煩，但誰也不願意開口。

站在枝頭的八哥却來打不平：

——嘖嘖，你以為自己好體面罷，像蜀葵媽媽，他還有嘲笑人的資格，因為在豔陽三月裏，她曾出過最足最足的风頭，你，什麼蠢丫頭也配多話！

雞冠受了這頓訓斥，羞得連蒂兒都紅了。

八哥說過話，也就飛過牆外去，於是園裏暫時沈寂，只有紅焰焰的太陽依舊照在草本和平地上。正在扇不停揮的當兒，忽然聽見敲門的聲音，我的心便突突的跳起來，飛也似的跑去開，果然是郵差來了，果然是你的信來了！

以後便是看信和寫信的事。你說後天還要給我寫一封，我等着就是了。

祝你旅途安好！

碧衿八月四日

夜間下了雨，天氣又涼了，傍晚時到園中徘徊，望見三四丈的綠樹叢中蕩漾着粉紅衫的影兒。我知道湯夫人也在那裏散步。忽然聽見她在土山上喚我的聲音，我便順着碎石子路，穿過幾叢雛菊，上了那螺旋式道兒的山，才看見和她並肩坐着的還有湯先生。

——你獨一個人，覺得寂寞罷，和我們談談如何？

——好，好，我們開始談起話來了，我用的是不完全的英語，他們用的是不純熟的中國話，遇着講不出的事件，使用手勢來形容，這種談話，覺得可憐罷，但又何妨呢？人與人心靈間的交通，定要靠着言語和文字麼？

我們先談天氣，譬如去年很熱，今年却涼等的一類話，又談園藝，你知道的湯先生是一位園藝家。他一天到晚一把鋤在園裏，我們只看見他所分的地裏，菜蔬一畦一畦的綠，花兒一時一時的紅。

後來談到他們的結婚，湯先生說前天是他們結婚週年紀念日，去年比今天還早兩個星期，正是湯夫人由美國到上海的時候。

湯先生說到這裏，一隻手不知不覺的搭上夫人的肩，眼望着我慢慢的說；林白太尉由新大陸駕着飛機渡過幾萬里海洋，降落在巴黎。她——一面回頭望他夫人一眼——由美國飛到中華降落在

Married State 上

湯先生雋妙的詞令，不禁使我微笑；『自然，愛情的翅膀，比什麼飛機的力量都強。』於是大家都笑了。

他們問我們是幾時結婚的？差不多兩年了。我答。但這番的談話，引起我的心思，我默默的望着蒼茫暮靄裏的北方出神了。

碧衿八月五日

(五)

一早起，就惦記着你今天有信來。

但今天有些古怪，郵差照例是午前來的，差不多十二點鐘了。還不見他到。一聽見敲門的聲音，便叫阿華去開，我走到欄杆邊望着，小孩子輕捷的身軀，小鳥兒翩然飛去，我還嫌他慢。但每次開門，進來的不是那缺了牙齒說話不清楚的老公公，便是來拿針線的廚子的老婆，那裏有綠衣人的影兒？

等着，等着，太陽快要到午時花家裏茶會了！

呵，親愛的，什麼是午時花的家呢？我趁這個機會告訴你。這是你去後才有的，你不知道。——這是我的紀時器呢。

朋友送了我幾盆午時花，我便將她們放在東邊草地上。——蓋滿了榆影兒的草場之一角。——因爲樹下有一只水缸，灌澆便利。

午時花時極愛日光的，但早晚時，偷惰自私的榆影，伸長他的肢體，將一片綠茵，據爲臥榻，懶洋洋躺着，儘花兒們埋怨，只當耳邊風。——不是的，他早沈沈兒的睡着了，什麼都不能驚動他的好夢。

可是，日午時，太陽駕着六龍的金車，行到天中間，強烈的光華，直向下射。榆影兒閉着的眼，給強光刺着，也給逼醒了，好像畏懼似的，漸漸變曲了他的長腰，頭折到脚，蜷伏做一團。

花兒們這才高興哩，她們分穿了紅黃紫白的各色衣裳，攜着手在微風裏，輕顰淺笑的等候太陽的光臨。

這位穿着光輝燦爛金縷衣的貴客，應酬極忙。——池塘裏的白蓮花展開粉靨，等他來親吻，素雅的翠雀花凝住了淺藍色秋波，盈盈眺盼，山鰲豆性急，爬上架兒，以爲可以望得遠一點。葵花的忠心，更是可佩的；她知道自已比不上羣花的嬌美輕盈，也不敢冀望太陽愛她，但她總是伸着她長長的頸，守着太陽的蹤跡，太陽走到那裏，她的頸也轉到那裏。輕佻的花兒們和太陽親熱不上兩三天，又和風兒跳舞去了，但在蕭條的秋光裏，還見葵花巍然的立着，永遠望着太陽——但無論如何每天總要忽忽

的到午時花家裏走一轉。我的鐘表你在這裏時，便都壞了。又懶得拿去修，我就把太陽降臨花兒家時刻，代替了鐘表，看見牽牛花咧嘴笑時，知是清晨，榆影兒拱起背來時，定然是正午，葵花的頸兒轉到西，天就快黃了。

但是今天爲什麼呢？太陽已經由午時花家出來了，你的信還沒有到。

碧八月六日

(六)

.....
.....
.....

(七)

昨天又沒有等到信，我真有些不高興起來了，所以也不寫信給你——今天却又忍不住——只好讓我通信的日歷上留幾行空白，雖然這是不很美觀的，然而錯處不在我。心裏的憂悶，像雨後遙山一般，濃醞醞的又翠深了一層。

你失望的碧衿八月八日

(八)

我應當怎樣懺悔這兩天以來對於你的怨望呢？我明明知道這兩天來沒有信，是郵差在弄鬼，或者在路上耽擱了，不是你騙我，教我發急，然而我偏偏要怨恨你，親愛的人兒，這真是不可解的無理和褊狹呵，我偏偏要怨恨你！

果然，懶惰的郵差，將你應許我的信，同你七月廿九的一張明信片同時送了來，我接着時恨恨的望了他一眼，恨不得說。先生，下回請你多跑趟罷。多跑一趟你的腿不見得會長，但我便不至於錯怪我愛的人兒了。

你的信裏說；到天津已經三天，明天便得上北京，還要遊北戴河。

北京，是我舊遊的地方，自從離開他已經有六年了。雖然我後來又遊歷了許多地方，見了些世界著名的建築，然而我總忘不了北京。在我的記憶裏；巍峨的凱旋坊影子，沒有掩沒了莊嚴蒼古的大前門。想起雙闕插雲的巴黎聖母寺，便立刻聯想到天壇。呵！那渾圓天體的象徵，給我的印象真是深刻；牠屹立在茫茫曠野裏，背後襯托的只是一片單色的蔚藍天——連白雲都沒有——一朵——寂寥，靜穆，到

那裏引不起你的愉快或悲哀，只教你茫然自失的感覺自己的渺小。到那裏想不起種種的人生問題，只教你驚奇着宇宙永久之謎。有時候和人談起魯滯兒博物院，我每每要問一句：朋友，你到過北京沒有？文華和武英兩殿的寶藏真富。——楓丹白露和威爾塞的離宮真壯麗呵，但同時那淹在金色夕陽中紅牆黃瓦的故宮，也湧到我的心頭。

聽說北京現在不如從前了，靈岩，我很想知道你經歷些什麼地方，好和我從前所遊的印證，但請不要提起牠的不幸——我和北京有如相別多年的老友，很想知道他一點消息，然而，靈崖，聽見地壇幾百年的老柏都斫做柴燒了，古皇城的牆都拆下來一塊塊的賣了，就如聽見老友家裏遭了災難，那是如何的惆悵呵！

你的碧衿八月九日

(九)

昨天晚上，坐在涼臺上，做了一個好夢，親愛的人，讓我把這個夢詳細的告訴你。

心思雜亂的人都多夢罷，你常常對我說，平生沒有幾個夢，而却因此就自己誇爲『至人。』但我的夢真多呵，天天晚上夢兒亂雲似的在我腦筋裏湧現。醒來時却一個記不清，好像園裏青草地上長着的黃白野花，寂寞的在春風裏一陣陣的開了，又寂寞的在春風裏一陣陣的萎謝了。

不過，昨晚的夢却非常清楚，醒時那清美的新鮮的味兒，還迴旋在我心頭，經過好久好久。如果將雜錯的野花，比我平常那些亂夢，昨晚涼臺上的夢，我便要將他比做一朵睡蓮——銀色月光照着的池塘裏的一朵睡蓮——夜裏的清風，拍着翅兒，輕輕的飛過她的身邊，她便微微動搖着，放出陣陣清幽的香氣。在水光月影中，她的影兒又是那般的異樣清晰。

夢是這樣開始的，晚飯後沐浴過了，換上寬博的睡衣，照例到涼臺上招涼。有時和阿華講講故事，有時吟吟古人的詩句，但大部分的時間消磨在用我寂寞的心靈和自然對話。

昨晚月光頗佳——雖然還沒有十分圓，已經爲清光如水——我想起你日間寄來的信，便到屋裏取出來，在月光下披讀，讀了一遍。又讀一遍，呵！我的心飛到北京去了。

在冷冷幽籟裏，我躺在藤椅上，神思漸漸懵騰起來了。

恍惚間我和你同在一條石路上走着，夾路都是青葱的樹，彷彿楓丹白露離宮的馳道，然而比較荒涼，因爲石路不甚整齊，縫裏迸出亂草，時常礙着我們的腳。

路盡處，看見一片荒基，立着幾根斷折了的大理石柱。斑斑點點，繡滿了青苔，黝黝然顯出蒼古的顏色。圓柱外都是一叢叢的白楊，都有十幾丈高，我們抬頭看去，樹梢直蘸到如水的碧天。楊樹外還是

層層疊疊的樹，樹幹稀處，隱約露出淡藍的碎光，——樹外的天。

沒有蟬聲，沒有鳥聲，連潺潺流水的聲音，都聽不見，這地方幽靜極了，然而白楊在寂靜的空氣裏，蕭蕭寥寥響出無邊無際的秋聲。

荒垣斷瓦裏，開着一點點淒豔可憐的野花。

回坐在一片雲母石斷塔上，四面望去，了無人踪——只有浸在空翠中間的你和我。

——紅心滿地宮人草，碧血千年帝子花！

以後夢境便糊塗了，圓柱和荒基都不見了，眼前一排排的大樹慢慢倒了下去，慢慢平鋪了開來，化作一片綠茫茫的大海！風起處波濤動盪，樹梢瑟瑟的秋聲，變為沙沙的浪聲。

這時候，我們坐着的不是石塔，却躺在波面上了，我們浮拍着，隨着海波上下，渾如一對野鳥，我們的笑聲，掩過了浪花的笑聲。

海裏還有飛魚呢，驀然從浪裏飛了起來，燕兒似的掠過水面丈許，又鑽入波心，在虹光海氣裏，只看見閃閃的銀鱗耀眼。

陡然一尾飛魚，從我身邊飛過，擦着我的臉，一驚便醒了，長子依舊躺在藤椅上，才知方纔做了一

場大夢——手裏的信已掉在地上去了。

呼呼的正在起風呢，月兒已經不見了，夢裏的濤聲，却又在樹梢澎湃。——鬢邊像掛着什麼似的，伸手摸時，原來是風吹來的一片落葉。

夜涼風緊，不能更在涼臺上停留了。拾起地上的信，便惘然的走進屋子，收拾睡下了。

夢兒真謊呵，我本來不會游泳，怎麼在夢裏游得那般純熟，這也不過是因為你信裏說要到北戴河練習海水浴，惹起來的罷。真的，靈岩！我也想學游泳呢，什麼時候同你到海邊練習去？

碧衿八月十日

(十)

靈崖：

平常時候，你知道我是怎樣愛惜光陰的一個人，然而現在心情變易了！每天撕下一張日歷，便好像透過一口悶氣似的。暗暗說聲慚愧，又過去一天了，他的歸期又近一天了。

每天除了和你寫封信之外，別的事總是懶懶的；一張雙塔的寫生，只塗上一片淡青的天空，點綴了幾筆樹影，便連書架兒拋在那裏，已經封滿了塵埃了，還有許多小飛蟲，當油布未乾時，上來歇息歇

息，不意細細的羽兒，被油粘住，再也掙扎不脫，便都死在上面了。那張未完工的畫，算不能用了。寫信外，睡午覺，午覺醒來已經天黑，便洗一個浴，到園裏風涼風涼，夜間躺在涼臺的籐椅上，用大芭蕉扇撲去趁便來叮的蚊子，同阿華談談閒話。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而且天天如此，一點沒有改變。——但是，今天忽然想着這個辦法很不對。他須要用一點功，這樣風涼的長晝，這樣清淨的園林，不可辜負了。

整天潺潺大雨，好悶呀！你什麼時候回來呢？

碧衿八月十一日

(十一)

靈崖：

本來從今天起，我就要用一點功的，然而難關又來了，要想用功，就得有書看偏偏大學圖書館為修理房屋的緣故，今夏不開放，我們的四部叢刊又在上海，沒法搬來，架上寥寥百餘卷，實在不設我幾天的翻閱，——而且大半從前都看過了。

於是想起省立第一圖書館離我們這裏不遠，何不去走一蹣？上午同阿華走出後門，雨後的郊原，風景頗不壞，一片蘅臬，繡着芊綿細草。溝裏流水潺潺。沿着堤埂流去，埂上蒙密的叢條，綴着淺紫色的

花朵，據說是木綿花，阿華想折幾朵來插瓶。我怕他掉下水溝，不許他折去，我們家裏，好花多着呢，留着這個，給農夫村婦潤潤枯燥的心田罷。

穿過幾條巷，看見一帶虎紋石的牆，護着扶疏小樹，我們知道到了目的地點，脚步便緩起來了。這個地方，你從前也會到過的，現在正在修改。園裏隨處有未完的工程，園正中處，有一個水門汀築的八角池，新劃出的花壇，疏疏朗朗的長着些雜花，也是從前所沒有的。這園總算在積極整理了。不過樹還太稀少，驕陽下，人們走來看書，眼睛裏晃耀着幾百畝沙地上反射來的陽光，心靈不免感着煩燥。

我想起從前在郭霍諾波城的圖書館了；裏面參天的老樹，何止幾百株，高上去，高上去，鬱鬱葱葱的綠在半天裏。噴泉從古色斑斕的銅像裏迸射出來，射上一丈多高，又霏霏四散的落下，濃青淺紫中，終日織着萬道水晶簾，展開書卷，這身兒不知在什麼世界裏。——或者，就是理想中的仙宮罷。

他們那裏到處都有林子。天上夕陽雲影，人間鳥語花香，襯托了一派綠陰，更覺分外明媚。

可憐中國還說是四千餘年的文明老國呢。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可見必有喬木，才稱得起故國。然而我們在這故國，所看見的只是一片荒涼蕪穢的平地，沒有光，沒有香，沒有和平，沒有愛……就因為少了樹——即說有幾株，不到成陰時，便被人斫去用了，燒了，那裏還有

什麼喬木？

我們所愛的祖國呵，你種種都教人煩悶，不必說了，而到處的重山，到處的荒原，更是煩悶中之煩悶。

館裏書也少得可憐，我所要借的書，只得到范石湖詩集一部，翻開看不到幾頁，已經是關門的時候了，於是走了出來。回家喫了飯，和阿華到街上逛逛，不知不覺的又踏入相識的書店。

在書店裏倒翻出我所需要的幾部書，但惜四部叢刊裏都有，買了太不上算，就向書賈商量借。我以為他定然不肯的，誰知他竟欣然的答應。居然讓我攜了四五部書回家，我開了一個地址給他，約定下星期來取，他也答應了。

我覺得這個書賈，真風雅可人，遠勝於所謂讀書明理的士流，那『借書一癡，還書一癡』的法律，不是士流定出來的麼？

從此我也可以略略有書看了，不過以為在這將殘的假期中，我還能做出什麼成績，那就未必罷，我實在是懶得可怕呵！

碧衿八月十二日

(十一)

秋天來了，也是無花果收穫的時期了。但今年無花果不大豐稔。在那大而且厚的密葉中，我翻遍覆去的尋熟了的果子，只尋到兩個。其餘都是青的而且都只有梅子般大小，——就是這樣的也不多，一株樹上至多不過十來個。懊惱！去年冬天我還在樹下埋過兩隻病死的雞呢，她所報酬我的却只有這一點，——真吝嗇呀！

提到雞，我又要將牠們的消息報告報告了，你去後小雞長大了不少。但八隻雞之中只有三隻母雞，其餘都是公的。一母雞全長得輕巧玲瓏便捷善飛，譬如她們在牆根尋蟲豸喫時，你這裏一呼喚，牠們便連跳帶飛的趕過來，一翅可以一丈多遠，一據說這都是江北種，將來不很會生蛋的。於是我記起母親從前的話了，母親曾在山東住過，常說北邊的雞會上屋，趕得急了，就飛上屋頂去了。又會上樹，晚上差不多都登在樹上，像鳥似的。後來讀古人詩如陶淵明的『狗吠深巷中，雞鳴高樹巔。』杜甫的『驅雞上樹去，始聞叩柴荆。』等語，於母親的話更得了一層證明，不過總還沒有親見，現在見我們雞之能飛，很感興趣。

一小公雞更茁壯，冠子雖沒有完全長出，但已能啼了，啼得還不很純熟，沒有那隻大白公雞引吭長鳴的自然，然而已經招了牠的妒忌。每晨，聽見廊下小公雞號救聲甚急，我以為有誰來偷牠們了，走

出一看，却是那大白公雞在追啄牠未來的情敵呢。小公雞被牠趕得滿園亂飛。一面逃，一面叫喊，嚇得實在可憐，並不想回頭抵抗一下——如果肯抵抗，那白公雞定然要坍塌，牠是絲毛種，極斯文，不是年富力強的小公雞的對手。——我於是懂得『積威』兩字的利害，這些小公雞從幼在這園裏長大，懼怕那白公雞是有素的。所以到力量足以防衛自己時，還不敢與他對敵。一個民族裏有許多強壯有為的青年，能被腐敗的老年人，壓制得不敢一動，就是被『積威』所劫的緣故。

不過大白公雞威名墜地的時期也不遠了。只要這些小公雞一懂人事知道擠護自己的利權時，革命就要起來了。——我祝這些小英雄勝利！

請伯伯轉的信都收到了麼？幾天以來沒有接到你的消息，不免又掛念，快開學了，希望你早些回來。

碧衿八月十三日

(十三)

靈崖：

你臨走時，教我隨時報告鴿兒的消息，但他們都和從前一樣，所以我也尋不出什麼來做報告的材料。然而這兩天來有一段關於他們的趣事，說來想你也稱奇的：

紅寶石眼失蹤後，他的小嬌雌青玉已經同灰瓦配成對偶了。然而灰瓦却有一個同性的朋友，就是大黑鴿。灰瓦今春死了妻子而後，不耐寂寞，時常咕咕的在別個雌鴿面前打旋，但她們都羅敷自有夫的，誰理他呢？不知什麼時候，他和大黑鴿認識了。從此行止必偕，宛如伉儷。甚至住在一個籠裏，你知道鴿兒對於他們的籠，最視為神聖的，不是自己的配偶，錯進去了，便要出死力的打出的。至於兩雄同棲，更是從來所沒有的事，然而他們居然和和睦睦的同棲了。現在灰瓦和青玉好起來。大黑鴿非常之喫醋，一聽他們在籠裏親密的互相叫喚時，他立刻要飛進去，亂攪一陣。青玉在孵卵，他也要進去搗亂。昨天兩個在籠裏惡打一場，孵過七天的蛋，踏得粉碎，蛋黃流了一籠子，你說可恨不可恨呢？——但灰瓦對於大黑鴿仍然很好，他們兩個時常在屋脊上，交頸密語，或用喙互刷毛衣，雖然他們親愛的表現，僅此而已，然而夠叫我納罕了。如果有生物學家在這裏，我真要去請教一番，這難道不是一個問題嗎？動物竟也會發生不自然的戀愛。

至於白鵬和小喬已經孵了一星期的蛋了。不久當有小鴿兒出來。

碧八月十四日

最後的信

陳學昭

頻濁：

這是最後的一封信了，自你訣絕我以來，曾有一信一片給你，爲博你那平靜的心緒，而不惜處處都委屈着自己。老母要看我在異國所留得的影踪，我爲要乘這空餘的時間整理我的舊稿，然而至今不但不曾受收到你一字，稿件與照相都不見寄來，能不令我驚詫？

頻濁呵！你是永遠不足教訓的一個偏狹，自私，固執的男子了！聽說你在人前無話不說地顛倒黑白誇揚你自己的榮譽，道你是堅持到底，博得最後的勝利了呵！最後的勝利，我是也該怎樣地爲你讚頌致賀呢！

事實是很簡單，你是訣絕我了，爲了你的朋友，爲了你已不愛我，爲了你對我已沒感情了，總之，你是訣絕我了！在訣絕了我的你，自然是不需要什麼聲說，你的一切由你自主地便完全的絕對的自由了，是的，這是對的，不但是你，我也應當是同樣，在我已被訣絕了的這情形之下。從前是因爲你對我有感情，現在已經訣絕了我，你我間的一切糾紛都已完結了！自從你訣絕了我之日起，應當是這樣。試問

你還有什麼權力保存我的信札及稿件？然而在給家兄的信要他轉言的竟是這幾句：

『她竟再三向羽先生逼索。此稿中大講偉音的好處，說我不及他。現在她自知與偉音決裂，不得不收回也……然而我可以不計較，反正別的筆據還多着呢……』

頻濁呵！你真是永遠不足教訓的一個偏狹，自私，固執的男子呵！過去的一切，我早不想再提及一句，爲了怕徒然擾亂我平靜宏容的心情，並且對你說及是連你自己也不能明白的，你那固執的同時又是三番四覆，四番五覆的性格。一人之將死，其言也哀！——你我的實質雖然似乎還不會死，而你我的感情却已完了，已死了！這是最後的一封信，故不免嚙嚙，再真摯的說幾句事實：

當我不曾還來以前，自從去年十一月你寫了訣絕信給我之後，計算起來，也有一年了！用了你那三寸不爛之舌到處的宣說我已經受了人的玩弄，用了你那巧妙的筆頭，『淚』、『哭』、『失戀』、『種種的字樣滿在你的大著裏，使得一切的同情與憐憫都傾着於你，使得一切懷疑，與怨恨都射向着我，還說什麼？你至今還是愛着我，在我與偉音結婚之後離開了再還來，你也還是要與我結婚的！世上竟有這般偉大的人麼？如今證實了麼？是的，頻濁呵！我確信你是得着最後的勝利了呵！你的目的我很了然，——這是在我還來之前與偉音也談到過的。然而我終於還來了，還來專爲來證實你的最後的

勝利，與你那偉大的事業罷？——你是訣絕了我，——自你在去年十一月起。——你自那時起你的一切都已絕端的自由，感情上的自由。照理在你那次訣絕我以後，我也已有了我一切的感情上之自由了！然而你却還用了明箭暗刺，將毫無干係的偉音拉住¹受你的無的之矢，可是，我還是寬諒你，還是憐憫你受人愚弄，再三再四寫了無數的信向你敘說一切的事實，向你解釋你一切的誤會。這樣你才於今年正月中發了一封掛號信寄我，要我還來，『過快樂生活』是的，還來呵，有什麼不願意呢。雖然過去的你的三番四覆，四覆五番的事情已使我很明白，還來之後，未必會如你所說的『過快樂的生活。』你的愛情是拍賣場所的愛情！你自己也說過你這樣的心情。等到我已遠着了被你所猜妬的而全非事實的偉音，你將我冷淡了！可是，雖然使我明白的看到這樣的事實擺列在前面，然我還是想還來的，我是多麼地想還來呢！所以在收到你的電報要我還來時，我也拍了一個回電，說沒有旅款。我的經濟的困苦你是知道的，可是，你與你的兄在兩個月之內，寄了二百元還差十元的款來，這款還不夠付清我欠着的房租，天哪！怎樣還來呢？——而你居然對高先生說一百五十元的四等艙可以還來了！有這樣的事，那就好！但你曾向船公司去問過沒有運一頭牛也還不是那麼容易呢！這樣的話，竟出之於你去過外國的人，有海航經驗的人的口！如今你却說我還來得太遲了！好話兒，能夠見着那煩人的

中國，而還在委婉地對你訴說一切的事實，在我已經是有如再生之喜悅，你們是早已預備我客死，淪落異國成全你們所謂你們的偉大咧！唉！何必說呵！

在我離國之時，你強迫我起誓，說離開了你也不與別人結婚，待我已到了板埠，你來信以不寫誓的憑證將不來板埠相要挾，我照你的命辦到了，寫了誓證——然而你出來麼？你的目的，不過不要我與偉音有友情，不與偉音結婚！是的，我已經起過誓了，不但偉音，連任何人我都不與他們結婚的！現在再說一句，請你放心罷，你覺得是勝利了罷？

在你那次欲訣絕我之後，而你仍然在那裏宣說你對我的感情如何好；你這種手段大家是不明白的！然而很簡單，如今已證實了！你不過是要騙我還來，可以離遠了友情的偉音，而且我不能念書了！從此學問也是你們所占有的好名字了！是的，頻濁呵！你們的這個目的已經到達了！你是得着最後的勝利了！我已經還來了，而你已經訣絕我了！

你已經訣絕我了！好呵！放出一點男子的氣概來！這是值得讚揚的！你已經訣絕我了！然而你卻仍然不乾脆，在訣絕了我之後，居然絕無理由絕無權力的將我的稿件及信札扣留，還說到『筆據』這真令我莫明你尊意之所在！你自命你是善於分析的，你會分析過麼？你這類的行爲！

爲了不愛我，訣絕我了！

爲了朋友之故而訣絕我了！

爲了權勢地位之故而訣絕我了！

事實是這樣的簡單呵！

你爲着你的朋友菲，與菁對我的遭遇及學業上的妬忌，而不惜用敵人似的手段來對付我，借他們的刀箭來刺射我！却還口口聲聲說是我罵了他們！得罪了他們！要我認錯道歉有什麼不能呢？我也都照辦了！然而憑照事實，我到如今還找不出什麼地方，什麼字句是指着了菲與菁的名下而有罵的話的！反之，他們倒真有許多罵我的信札留在我這裏——但我不會想留作筆據——可惜，不幸所罵者都未曾與他們的心願而着中，這只好原諒他們是「以耳代目」——身心兼病，「神經衰弱」之所致呵！

但無論如何是爲了朋友之故而訣絕我，爲了你要陪伴老小姐的寂寞而不願結婚了，而訣絕我的！這都是出於你尊意之所裁，於我該無可置喙了！無所歉然了！我已對你明白的說出了我是專誠的愛你了，然而你却不需要，你早已不需要我了！可是你却又說不相信，是否要將我的心腹剖開給了你

看到那時你才可以相信咧？還是到那時仍然再說一句『那是假的』呢？

我現在提及偉音對於我的友情，你正可以砍下一刀，說我是還與偉音有友情，這是對不起你呵！我若不說及，你正如在家兄信中的說法，以爲我與他決裂了咧，借此又大加諷刺，然而事實是如此麼？正不須對你說得。

無非在小說中的寫描，而你又瞎猜而心虛的說我在大講偉音的好處，要留爲筆據。你已經訣絕了我了，就是有筆據，能夠給我以怎樣的罪名與刑罰呢？是的，我誠不能明白，訣絕了我，而必欲置我於死地，置我以不能透氣，置我囚獄，而慢慢地乘着你們的逸興佳時，加以大辟或手鎗或筆伐呢？

照着你的意思，應該頌揚你的好處，你的好處有你許多的朋友爲你頌揚得頗夠了。在一個被你訣絕的女人的話是沒有價值的，恐怕反而有辱你，故不會辦到。照着你的意思我應該來宣揚偉音的缺點及短處。是的，照着你的意思我也願意這樣辦，我可以罵偉音是賊是強盜，是流氓……什麼都可以但我這樣的罵，與偉音的身心之實質的何關連呢？

我確信有那超然的偉大存在我們人類裏，然而決不是你我或偉音三個人及任何人所能搬得動的！我們只能使我們的道德——不要誤會是那評量好善的道德家口中的道德，我所說的道德是

代表「自我修養」的意思。漸漸的貼近地——偉大。牠不是強辭奪理及紙上的抒寫所能占有，也不是虛名及權勢利祿所能交換的！在那實際，在那一切的事實的真理裏的！

頻濁呵！你是永遠不足教訓的一個偏狹，自私，固執而又翻覆的男子了！然而世界上值得可憐的也唯有你了！被菲薄利用了來與我相關，自說是你最後的勝利而訣絕我了！他們多少年來吱唔挑撥所謂關心於你的幸福的你的幸福，於今是怎樣了？既使你訣絕了我，你為得最後之勝利而訣絕了我，那麼就該完全忘掉了我，不論好的與惡的印象，都沉入於遺忘之海底，振起你的精神作事，求學，謀正當的幸福！如今，訣絕了我而仍然吱唔不清，試問這類的行為到底是為着愛呢？不愛呢？徒然消費那有限的精神與有限的時間呵！扣留我的信札稿件，作為筆據，而糾紛不清的對待我，對我却已訣絕了的！而有這類的行為，除消費你的有限的精神與有限的時間外，於你的目的是有所得的，那自然是你所以聽命他們的原因了！但你曾得到了些什麼呢？這樣的行為對於你的大名大著與權位都並沒有幫助呵！

要移罪惡於我，始則對於你的頌讚曰，Saint, Saint, 再則曰「與時代開玩笑的苦行的僧侶生活，一果真是這樣，那我也不能負罪名了！我已盡了我的心了！但據說我該擔負一個誘惑你的罪名，因

爲我會來你的寺院向你解釋一切，還親了你的頰，你已經做了高僧喇！近代的由浪漫而爲僧人的據我們大家所知道的，要算曼殊大師了！他的文學的天才與那淒涼的身世的悲愴，不是感動我們的心麼？他還做過那當今盡是皇皇大官的同志的友人，而且幫助過革命，然而他却不曾得過高官厚祿，未聞有二三百元一月的薪水而尙稱爲貧困者，亦未曾爲文字來捧人與攻擊人，（我真罪過，不該提及他，致擾他那高超的在天之靈！）而大發議論，列席會議。廣交，花天酒地，棲息於那名爲寺院而實爲避暑山莊，這樣的叫做苦行的僧侶生活，天哪！我一想起我在板埠一年半來的白水與硬麵包的生活，還道是在那裏被人玩弄什麼！什麼！我誠不知你的心何以變成那樣的暗黑，唉！頻濁呀！我看你那吃得團頭團腦地，滿臉罩着那濃郁的鬍子的灰暗顏色，一手兩個指頭夾了一支雪茄烟！說道將手杖橫在肩頭，專打女人了，哦！這是偉大的呵？是的！應該放出一點男性的尊嚴來，世界上有許多豈但是打就夠的女人，正如有許多豈但是打就夠的男子是一樣呵！你與你的同志好友，東去旅行時，曾叫了妓女！這有什麼不可以呢？我曾經勸你過，誠然我不是男性研究者，但對於那自然所付於的男子的生理我是懂得的！他們是與女子是不大相同的。並且人們所稱爲的那種清高的生活——就是那僧侶生活不是反於自然就是虛偽假意！爲了性慾而嫖也有可以容許的！可是，這只是性慾，不是戀愛。戀愛而缺少美

的偉大，終是孱弱的！最奇怪的，你却在文字上贊揚童貞呵！這樣的矛盾，而沒有決斷與明晰的辨別，就是你苦痛之所在！

好了！不必說了！在你離開我之後而能去幸福、快樂，是我所禱祝的！萬一有一朝你會來找着我，訴說你的悔恨，那也是我所希望的！我能安慰我自己：於心無愧。於人無負，我是不徒然於這三萬餘里的奔波的呵！我已盡了我心了！

頻濁呵！在那早禱與晚懺的鐘聲裏，你也曾有一時半刻的清醒的羞慚於心的時間麼？請你記記！偉音之對於你的友情，寬大與容恕，正不須我來替他轉述，請你記記！你出國之時，雖遠也還不過在七八年前，他是如何幫助你！請你記記，近也在那三年前你回國之時，他如何照應你。

頻濁呵！現代的人心，確實是值得我們研究呵！你會看過有一篇『人面不同，各如其心』的文章麼？（那是孫福熙君節譯 *La Mimique* 的文中之意而寫成的。）我以為現代的人心，那裏還說得到什麼人心，簡直是獸心罷咧！——這是不能請獸醫博士來解剖，是要請人類的心理學專家來研究的！有那各種各樣的獸心，怯弱的，慈悲的綿羊的心，忠誠的，摯厚的狗心，陰奸的，挑唆的偏狹的，貓的心，凶狠的，貪慾的狼與虎的心！這些心，都是用那尊嚴的，美麗的服裝所遮掩着的！等待着有一遭，從他們那

尊嚴的美麗的服裝裏便會露出那刺人的爪牙來了！

可憐的頻濁呵！我們再見了！在我還是暗暗的祝禱你，祝禱你早去泗埠，有着那可以安慰你的，你的好友菲奧菁，如今我已還來了，對於你，對於他們都已沒有了礙眼物了呵！而我在這裏，還把你看待做像我自己的最好的哥哥似的，就是你的兄，也是一樣。

相罵，不一定要證據，你留着我的筆據，未必能怎樣地助長你對我吵鬧的資料——譬如在街上走路，不相識者互相碰了衣角，一個忽然破口大罵起來，還罵着了對方人的祖宗三代，試問一碰衣角，於對方人之祖宗三代何涉，然而要這樣的相罵，就聽各人之便了，其他更如受人愚弄，受人挑唆，被流言，被謠傳，被名利心所誘，其及自己想定怎樣就是怎樣，都是相罵的好資料。

對於我的稿件，按照情理，法律手續，我只向羽先生索還，因為我是直接交給羽先生的。其他一切我不知道，這是我有權力如此做的。

頻濁呵！我祝頌你，祝頌你的朋友們，一切，得着那最後的勝利！

紫君，一九二八，一一，一，晚。

江上

陸晶清

——寄評梅——

(一)

今天是除夕，這時候已是深夜。想到爆竹聲喧的北京城時，便想到孤寂的你同時也想到今夜許多歡樂許多苦痛的朋友們。我呢，正漂流在江上；鄱陽船的小房間裏，慘黃的燈光，把我的影子映在白壁板上，伴着我度過這陌生的旅途。

這是我離開家的第五個除夕了。誰能想到我一個人來到這條未曾經行的水道上過除夕？然而事實是出乎你的意外，今天我的心情反而平靜，從朝上直到夜間，我一個人很舒適的在這間小房裏，有時我看書，有時我睡覺，有時從窗口望望黃色的江水，和沿江一帶的村莊；心情也如江水一樣，不像大海裏的波浪那樣汹涌。

波微，我現時很能做到將一切痛苦悄悄的嚥到心底就如像喝白開水一樣，連眉都不皺一皺。我是昨夜離滬的，昨夜在繁星下我和璧姐們分道搭船，我們每個人都裝着笑顏互騙着在碼頭

上握別；其實每個人心裏的辛酸情緒都是一樣的，誰也瞞不了誰。

提到昨夜，我告訴你一件事，是我們這次旅行中值得紀念的，也是我們幾個人生平最窘苦的一頁。就是昨天，這件事說出來也許你因為可憐我而感到難過。昨天爲了經濟問題，我們四個人幾乎困在上海動不了身，在這臘鼓聲中的暮歲。

此次我們每個人所預備的旅費，都是照算定稍寬裕點，誰知船票加價，和有些意外的用費，到昨日我們的經濟遂呈危狀。那時距上船只有幾個鐘頭了，在那人地生疎的上海，向何處去籌款？並且年節在卽，誰有多餘的錢肯借給我們？在那裏我雖然有的是親戚，但是爲了借錢，我是不願走到人家門上的。後來經過討論，明知是不會發生效果，但終於由我和C君同赴卡德路去找幾位舊同學，想從他們方面去設法，結果你猜怎樣？是一個也沒有找着。歸途中在電車上我因為看見街上擾攘的辦買各種年貨的人而回憶到往事沉默着，C君說：『你有點黯然了？』我也問她『你呢？』在燈光明亮的黃昏幕下，我們相視苦笑！

在找不着人後，我們第二次決議拚着冒險，將所有的錢分做兩份。璧姊他們三個人拿着六塊錢南去，我一個人也得六塊，因為我的途程較他們多一段。問題解決後，素妹提議禁止喫窮，其理由是我

們都穿着花絲葛的皮袍，而且身邊都有兩隻很重的箱子，嚷起窮來人不惟不相信，而且怕落得嘲笑。我們無言，都遵從了她。

昨夜我們的晚餐是啃麵包，這是我出的主意。我和C看到冠生園買了一塊多錢的麵包和點心，拿回棧時大家圍在着一面吃一面笑，那時很覺有意思。肚子填飽後，還剩下些麵包，璧姊又告誡我不許表現悲痛，我遂和素妹放情的笑鬧以博大家的快樂！各種有趣的遊戲我們都做過了。後來做到演劇，因為素妹背出一咖啡店之一夜一中的話來觸着我的心創，我馬上感到不安。你知道的，這個劇本是我演的很得意而且演過的次數很多；如今我還說什麼呢？這一步一步走進的命運。

到九點鐘後我們就離開江南旅社了。我先陪璧姊們到山東船上，後來他們又送我到鄱陽船，在臨別時因為她們都諄諄囑我前途小心珍重等語，把我弄的真有幾分難過，但我拚命的制止住眼淚不讓牠流出。等璧姊們走後，我關好門吃了個橘子就睡覺。

今夜你會想到我吧？或許這時候也正坐在綠紗窗下給我寫信？你的房子一定很寂靜，伴你的當然是案頭銀像架上嵌着的天辛的遺像。提起天辛，我又想到陶然亭，我離京匆忙終於未去向他告別，

想起來真覺悵悵。

波微，陶然亭這塊地方，不惟在你生命裏佔了重要位置，就是我也是永遠忘不了。你想想我們是曾經灑過多少熱淚在那裏？去年元旦那天我和你去看天辛，因為彼此心裏都難過，我們的酸淚凍成冰柱，一條一條凝結在天辛墳前的白石碑上。去年天辛的週年，我們多少人醉倒在他墓前，如今這些人都雲散烟消了，只有你還能倚墓，只有我還能在漂泊的水涯憶起他。但願不久我又回到灰城，再陪你去陶然亭看長眠的天辛。

這時候船上真熱鬧極了。外面的乘客們有的正大嚼大飲，有的正唱着，有的正賭博，茶房在中間的一張長桌上燃起蠟燭，焚着檀香供神，香烟一直纏繞到我住的房裏。波微，我想到我的一綠屋了。假如我不離京，此夜的一綠屋一中，當另一番耐久尋味的盛況；現在我不敢想我不願想，今夜的一綠屋一不知是封鎖着，還是已另有主人？坐在一綠屋一裏的新主人，不知是娉婷的小姐，抑是位英武的公子？我走後大概是沒有去過，你當然不會再去了。

自昨夜和璧姊們別後，我一直沒有開過口說過話，你想想在這樣環境裏我向誰去說話，說什麼話？

這一年算是完了。在來年內我只盼望我的命運不要再像今年這樣惡劣，你大概也爲我祝禱着吧？從前常聽母親說，在除夕的夜裏梳頭，可以把一年中的惡運和晦氣都梳掉而希冀來年的順利舒適。所以我今朝起來沒有梳頭，我留待今夜臨睡時再梳。波微，你也這樣做做吧！雖然你的命運遭遇是沒有我的舛危。

料想你今夜的睡夢中一定見到漂泊江心的我，和葬在陶然亭畔的天辛。波微，在這一年的末夜我祝福你！

(一一)

正做着歸家的甜夢，被茶房的一陣「恭喜」聲把我驚醒！波微，那時候我不能禁不住我的眼淚的流出了！

擁着被，倚着枕，我深深的回憶着過去的元旦，誰料到今年的元旦我來到這黃澄澄一望無際的江心？想到這漂泊的元旦有意思，我又高興了。我立地推開被起來梳洗，對着鏡我慢慢地梳洗，心中是充滿了新的希望和愉快！我彷彿是逃出了一切愁苦懊惱的圈子而走上光明幸福的道路一樣的欣喜。所以我很高興的妝飾我自己，好好地梳了頭，又換上那件你們認爲豔麗的紫色新衣。

在我梳頭時候一個老年的茶房推門進來，他手裏托着木盤，裏面有一碟瓜子花生，一碟橘子青果，和一杯糖水。這是他們送給我的禮物了。我在微笑中接授着。今天船上很優待我們乘客。菜飯也比較的好些。

我太孩子氣了，在這小屋裏，我一個人真的過起年來，吃的東西擺滿了我的床上，把口琴拿出來吹，畫片也翻出來玩。因為翻箱子從一本書裏發現了你寫的一封信，是去年暑假我南下參觀萍，也寫將南返時，你爲我們設別宴的請帖；字句間隱藏着你的酸淚和充滿了你對我們的熱望，你是這樣寫的：

我預備了一杯心血之酒，祝你們光明的前途，如意的事業，甜蜜的爱情，凡這宇宙我認爲缺憾遺恨的，盼望在你們的靈魂裏魄力中得到成功和圓滿。

請不要輕視了我的酒，不要漠然了我的心，那雖是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一個虛偽的集合！——應酬，然而背影裏却藏着我的這顆忠誠的心。願清作萍的勉勵奮發，幫助安慰的愛人，願萍作清的孤零身世中保護愛憐的英雄。萍忠於你的文學，忠於你的愛情。

在那夜我不能執着酒杯說話。因爲我若說話，眼淚或許會隨着流下來！我自昨天看見你們

後，我忽然感到，假如你們都離開了我，我比失掉什麼都難過！這情形非過甚之辭，清自然懂的。我笑着贊祝你們時，我將要哭着悲悼我自己。我的淚怕要滴在酒杯裏，怕我這不幸的餘影又要深印在你們的心底；因之，我把那夜要說的話，今天先寫給你們。

萍！假使這一次便是我和你最後的聚會，那麼，我求你記得在這世界上當你認識了清時，也同時認識了我，我感謝你給我的一切幫助和恩惠，我沒有什麼作答報，我只有禱告上帝，請上帝照臨你們，愛護你們，我信上帝，我請上帝做你們生命中愛情中指導統歸於光明的星星。

我還是希望有一天，能重逢見萍，重逢見清，你們都重來北京，或者是我真到了翠湖。不過，我只是想，我恐怕這終於也是想。那麼，就請記住：在你們生命史裏，有一個不幸可憐的朋友，她是永遠禱告你們。爲了她，你們中間不能有一分誤會，假使仍然有了誤會時，願你們想到爲你們祝福的我！

請客說這許多難過的話，我自己認罪了。不過你們須知道我這次的酒，和請你們在陶然亭那天一樣是苦的，不是甜的；然而你們咽下去時是能更加倍的幫助你們的甜蜜。愈說愈難懂了，不說吧。萍！清！那天飲了我這杯心血之酒，記好，我一舉杯，你們要想到我這些話。

自昨天起我又陷入了深沉的煩悶裏，

波微，這僅是相隔着五六個月的事，到現在那堪重提起！我不僅爲我自身的命運悲戚，我更爲你的一付熱腸厚意惋惜！不過，我的朋友！你賜給我的恩惠，我願永永記着，在你的孤寂途程中，我至少能做你的——一個忠誠的伴侶，無論命運是怎樣擺佈我。

波微，在你獨行獨坐獨斟獨飲的生涯中，你是怎樣混過這個元旦？現時你是裝着笑臉在和小弟妹們玩着嗎？還是獨坐在窗前沉思着悄悄的擦你的眼淚？也許你是穿着那件豔麗的衣服，帶着那頂鮮麗的帽子，正在紅霞映照的冰場上溜冰，在那歡喜聲中，你暫時拋棄了你的愁思，像個負傷的小蝴蝶一般在那紅男綠女中往來翩飛，也許在這幾天內你的傷又加重了，現正是偃臥在床上呻吟？真難意思了，因爲我們已是隔離得這樣的遠。

今天的心情已不如昨天的平靜，幾次想到我的家，想到我的弟弟，我難過極了！波微，可憐我的弟弟這時他想到我不知是怎樣難過呢！我離京前夜接到來信，還千囑咐，萬丁甯，要我趕回家去過年。唉！他那知道呵！那知道他不幸的姊姊，今天正是漂流到淒寒的江心。

我，只要想到我的家庭，我就覺到我是箇不可赦免的罪人！我拋棄了我的寡母弱弟而任情的在外面流浪，我辜負了他們對我的厚望，我對不住我死去的父親，對不住我自己的良心。但是，波微，是我願意這樣做的嗎？重重冤屈，只有天知道，只有你知道。

今天的天氣很陰森，船走了不知多少路，一直沒有見着點陽光，昏沉沉的，像我的心一樣黯淡。在平常你知道我是很喜歡這樣陰天，這樣天我總愛一個人關着門讀書或寫東西，今天我難過極了，而且還有恐怖，幾次蒙頭想睡總睡不着，心一直是搏躍不止。

這時候船停在一個不知叫做什麼名字的地方。外面上下船的人聲嘈雜極了。我停了筆從窗口望望，在許多接客載貨的船中間，夾着一隻極破舊的小船，這船上載着極沉重的悲哀和痛苦，船上是有三個人，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站在船尾把着槳，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站在船頭，一個布袋繫在竹竿上，向着我坐的船討錢，在那小船中央破舊蓆棚下，有一個四五歲的男小孩，他跪着拱着手，仰着頭向船上的人哀求，他們的臉上都現出飢寒和愁苦，他們都穿着一身孝服。我呆呆的看着他們兩行熱淚不覺的流到腮上！波微，我不僅是可憐他們，我更可憐我自己，他們雖然不幸到討飯，還能母子聚在一塊，我呢，是這樣獨自漂零。

又是黃昏了，時光是這樣一天一天的逝去，我的漂泊生涯不知到何時才能結束，自你別後，沒有喝着酒。過上海時因為找不着蘆隱，你和我理想中的那一個含着眼淚的痛醉，終於只是理想了。茶房已送晚飯進來，看見那四碟小菜，一碗冷湯，我不禁想到過去的我們許多豐盛的宴席。波微，我祝你晚安，願你今夜得了甜蜜的夢！

丁卯元旦於鄱陽船上。（流浪集）

春痕

馮沅君

昨晚

昨晚臨睡時，曾呵凍給你寫了兩頁信，不意今天出去時再找不到了，只好作罷。假使這封失去之信不在你『計算』之中也就罷了，不然你心上將感到不安寧。其實那兩頁信寫的也淨是閒話，不管牠罷。

寒假定然回家罷？若果覺得家庭生活勝過外面生活的人，自然應該回去：像我這天涯到處都是客的人，自己不願在家，同時也不大贊成人家回家。（其實家人待我何嘗錯，然而我終感到我是波濤

中的萍梗。這種話只可對摯友講，家人聞之當爲寒心。璧君，說到此處，我又有些悵惘了！然而我不能將此種悵惘的情感盡量寫出，雖然我知道你不獨不厭棄這些話，還同情於我。我如何能寫得出呢？寫出時，我已不如此凡庸，而是位天才的文學作家。

你說你往東走，你的朋友往西走，你本想拉她回來，却終於爲她所拉去。這話是否爲我而發？若然，我真對不起你。不過，璧君，我認爲人之一生總有感到苦悶的日子，而且苦悶也是人生之一方面。悲愁總比精神麻木不仁好。若以歡樂喻甜，悲愁喻苦，我說：吃甜水也好，吃苦水也好，終比喝白開水強。

寫來寫去，終未將我的悵惘的情感寫出來。唉！這種渺如輕煙般的情感如何可移於紙上！請你於『如何可移於紙上』數字中揣度我的悵惘罷！

一，一五夜。

當我

當我接到你的空白信時，我真急得心跳手顫，不知何故璧君傷心如此。讀了今天接到的信，就知你的悲哀半生於誤解，你的種種誤解怕是不明白我的身世。不講罷，璧君以爲我不屑同他講；講罷，『逢人未語已含顰，』『可堪回首問前因，』我已經自己說過了。現在大膽說了些，然而願璧君愛我，閱後將這兩頁信退回。

就我在人生路上的種種經驗論，我此時不該再惹些無謂的煩惱，使他人也爲之『心振蕩而神怡，』然而天又賦我以浪漫的（也可謂多情的）性格，教我不獨在自己的悲劇中做主角，且在人家的悲劇中做配角，所謂『鮮濃的食物不能多吃久吃』者半皆爲我上述身世而發，其他一半則意在『鐵百鍊而後成鋼，』根基淺的花木定易枯萎。璧君請莫再誤會。

璧君以爲我此時不宜再有『荒墟』之嘆。其實我此時若無人理我，真真讓我漂零孤獨的活下去也好；無奈母親愛我，朋友愛我，我終日過的皆含淚的面上帶着微笑的生活，我如何不悽慘悲傷。

璧君！想到我日來處的境地，看到你這情意深厚的信。我覺得我這個人不應再在人間！我此時消滅了，可以免除多少悲劇！我此時心仍是顫的，身上是冷的！然而我看見你的信，終是要即時回的。總之，璧君，不明白何以也算有經驗的我，在此兩月內又給他人佈了煩惱的種子，這也只可歸之於緣罷！聽牠去！聽牠去！要想安靜，除非長眠於地下。

一，二六，晚十二時半。

今天是小年，堂妹自女師大回來，晚上羣在阿兄房中說笑。七點鐘時候，我因記挂着『一個人』

的信未看完，便約堂妹到我房中；兄嫂怕我倆孤寂，又將我倆找去。鄰家放爆竹。我此時覺得兄嫂的愛是微溫的，不似母親之熱；更想到今年破例留京的人兒，唉！璧君呵！我們都是夢裏人！我該死！我介紹了『愁』給你！這樣討厭的人兒，也竟拉人陷於不可挽救的痛苦深淵中，造物也太不可解了。又及。

我原

我原想今天不能接到『一個人』的信，因為計算他昨晚方寫信，今晨付郵，自然照例明天早晨到。然而在盼望切急之時，總希望有例外事發生，所以聽見扣門聲便疑是郵差來了，接着便說，『不知今天有我的信否？』堂妹似同我開玩笑說，『有信呀，下午不來，晚上就來了。』不想果真有例外事發生。下午四時許從外邊給嫂嫂打電話回來，就在阿兄案頭取得一封信。阿兄今天出外一天，我很高興這次信未讓他看見。

愛情的給予不宜太隨便了，（至少說女子不宜如此，）太隨便不獨顯得人性格之草率，而且意味便不深厚濃密。淵明詩云，『相見心先醉，不在接杯酒，』我很企慕這種境界。前天遞書及臨別時的事情，我方自恨太無自制的力量了。更進於此者，自然我要拒絕，雖然我不敢說永久拒絕。總之，感情之發展也有一定之程序和步驟，在某人不肯為某種表示時，便是他（或她）的情波尙未能衝破某種

理智的提防。

前途委實茫茫！怎樣好？現在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回車復路，一種是不管將來只管現在。然而前者如今能行否恐成問題，後者也非安全之策。說到底還是我不好，不該接受你送來的禮物。

你對我的信任心，我感激極了！用愛換來的還是愛（我想那位病友聽見你稱他爲『可愛而又可憐的病友』，他也要感激你，）用恨換來的還是恨。由的對我的信任心上，我認識了你的人格。壁，你這番施與不是空的。

二，一三，夜十時半。

你不

你不歡喜我多愁善感的脾氣，然而我終不能改除，而且有時我的愁和感還是『一個人』所引起。奈何！奈何！

我也知道有許多話你說時毫無惡意，然而無形中却作了我的愁和感的媒藥，有時我想不必告訴你這些愁和感的來由，然而又覺得你對我如此真摯，我不該有些話瞞着不說，而且不說也感到不痛快。

現在又爲什麼而愁而感？壁對我如此計較，同作生意人一般，一絲一絲虧都不肯吃。我禮拜五不

爲他請假，他『有點一謂行多露，』（其實你若不坐汽車來，我又不安而要阻止了。）璧愛整齊乾淨，他自己整齊乾淨得了：他嫌××室不乾淨，就請勿勞玉趾下降得了，何必定要人掃徑接駕。（其實我也嫌那邊聽差懶收拾。）唉！今日此如，他日可知！璧，你愛瑗，那是你不知道她有種種不討人歡喜的脾氣。如果你同她共處一月，恐對她就不如此癡了！唉！一切男子對女子所要求者，瑗知之詳矣！瑗知之詳矣！

分手

柳眉君

××：

開頭是你毀了我，到結果却我把你也毀了！你簡直已經不能好好生活，但是讓你有我，則又完全搗亂了你的生活，使你紊亂失掉正軌。我也曉得我們走的路是錯的，我也在責備自己，鞭打自己，但是我已經陷進了一個無可挽救的深淵，再沒有一線希望能夠把自己救拔出來，朋友們即使向我說一萬句勸告的話也是白費心，難道我們還有希望恢復到野餐會時代的關係嗎？

不管我如何爲你受難，如何需要你，但是我十分敬重你。我要尊重你的意見，我要絕對的服從你，

所以我必須聽你的話。哦，你說我們還是分手好，我便只好沒有半點倔強的從你身邊走開，不再把這破爛腐敗的軀殼來麻煩你。但是，我的精神却將永遠在你身邊，我依賴着你，守護着你，每一分鐘，我永遠與你同在。

如果你再用合理的話來忠告我，這便太蹂躪我的感情了。不理睬我也許可以算得你對於我的一種善心。對於我自己，對於別個人，對於這世界，我有我的態度，我不願把那種苦心向一個人訴說：你也不必代我設想到那段昏暗的歲月，爲我難過。我現在只有兩方面可以娛樂自己，用來消磨這些已死的光陰，一樣是用沉重的工作來壓塌自己；另一方面則用煙和酒來調劑，我想這會成功一種很好的生活。

折磨我靈魂的痛苦，我不必說，也沒有機會向任何一個人去訴說，只好用大石頭來壓住在心底裏，牠再要爬出來，便只好儘牠咬嚼我，把我的心當作一只蘋果隨便吞下，把我的血當作咖啡喝下去玩，我沒有力量對付牠。

我很願意在這一封信上告訴你，我心中很平靜，已經不再爲我們中間的糾紛而難過，如此也許可以使你恢復到以前平靜的日子，但是，天啊，我如何能夠呢？我明明是在焚燒着，我在揮霍每一滴血，

讓牠們爲你燒涸：我揮霍我心上每一粒細胞，讓牠們爲你離開，粉碎，我能夠瞞着你講假話嗎？我能夠騙你說，我現在已經不爲你發狂了嗎？唉，我不能啊！

記得以前曾經有個哲學家向人說過，世間一切發生的事情，都沒有錯誤的，所謂錯誤或正確，都只是某一方面的偏見。我並不是想用這一句話來掩飾自己的錯誤，但是，我至少要爲自己解說，我的一切行動，沒有一樁是故意想陷害人家的，因爲這錯誤而第一個受到痛楚的懲罰的，便是我自己。這種偶然發生的事，已弄到無法挽救的地步，我除掉自己受苦再累人家受苦外，還有什麼法子呢？我真的曾經幾千次幾萬次想放下你，解放你，想少麻煩你，想把自己從這樣毫無希望的愛情中間拔出來，至少是爲了你，我要如此做。在這上面我已經大大努力過來了，結果只使我對於你更沉溺得深點，見到你時我幸福到昏迷，不見到你時又難堪到受不了。唉，沒辦法，我真是個糊塗蛋啊！

我曾經說過，你總有一天要揚起手來向我道再會的，究竟這一天也到了，我不得不把自己從一個夢裏高高的擲下來，我不曉得自己將受傷到如何一個地步，我也不曉得這一生還能不能從這創傷中恢復起來，哦，天！這些誰敢說呀！

我只記得，鋼鐵般的一句話：

『分手罷！』

是由你溫柔的嘴裏說出的。唉，說這句話的前兩點鐘，你正含着笑走進我的客廳，你正越過沙發的背，把一個長長又長長的親吻來蓋住我的嘴，就是這張嘴，天啊！誰想得到同一張嘴會用來講那樣一句話啊！

汽車窗口上擦過的一個親吻，已成了我們中間最後的一個親吻了。看到你的汽車從黑暗中飛馳去時，我多少想揚起手來把你喊回來啊！哦，天！我的天！再不回來了！再不回來了！再也不會回到我身邊來了！

對於你，我沒有半點怨懟，半點責備，（你以為我會怪你嗎？不會的。）你所做的，已經比你應該做的一萬倍好了，你使一個地上的人到過天上，你使一個毫無價值的人，也有了一段可以驕傲的光陰。我實在已經太好了，難道人家應該攔住你，不許你走上一條合理的道路嗎？哦，回去罷，正真的男子，你合理的人，你是有你自己的社會地位的，重回到你合理的道路上去罷。記着第一個晚上，我講的話，你是一個社會的人，合理的人。

我明白你的苦衷，你不是屬於你自己，你是屬於社會的，你有你的事業；你有你的機器房與馬達；

你有你的發明；你有你那些高貴而且合理的朋友；此外呢，你尚有一個高貴的家庭。唉，這樣一個人，是上帝安排下來給我的嗎？決不會的，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我必須把你交還你自己的社會，你自己的事業，我不能夠有你的。把我放進你的生活，使你的全部生活都糟了。你常常萬分耽心的向我說：

『在我身邊，有一千只收音機，一千只照相盒。』

這情形的確是為難到可憐的。雖說紳士先生們都愛做慈善事業，而這也算得慈善事業的一種，但是這類善舉是可以任千手千眼下面做的嗎？我沒有話，我是完結了。

好了，分手了，和和氣氣的分手，沒有一句怨對，沒有一點眼淚。我像一個影子從太陽光下退出來，不留半絲痕蹟。在你心中，我正真的先生，我像一只蛾子般死去了，我在你的思想中永遠不會再蘇醒了。這些是你的事。至於我，從現在起，直到最後，我能逃走嗎？我能從過去的生活中得到解放嗎？整個填滿我心中的是誰？在我血管中間不息地流着的是誰？我有力量轉變這已成的局面嗎？

呔！這些也全是廢話，講來做什麼？好了，分手了，我從你的生活中放逐出來，我被你從心中間一下子推了出來，你把我關在大門外邊，你由我去給太陽晒，大風吹，暴雨打，你不開門了。你讓我把喉嚨喊啞，你讓我在你門外倒下來死去，你也不理會了。你，哦，你是一位合理的先生呀！

好了，分手了，從此我再不讓自己來麻煩你。我的一切都無從叫你知道，我再也不能看見你了，再也不能了！

唉！我要用撕破喉嚨的大聲音喊：

『××，回來啊！讓我再看見你一眼啊！』

但是你千萬不必相信，我這些話全是胡說。天啊，我再不能給你寫下去了，我的眼淚在紙上成了暴雨，我的眼睛黑下來了。

沒有揮手，也沒有叮嚀，我呈給你——

一雙緊閉着的溼透的眼睛。

眉。

××：

求求你，不要把你的聲音來擾亂我了。請恕我，并且忘記我罷。

我疲倦到支持不下，像一只想歸去的鳥，在黃昏中低低飛，看見落下去的太陽，在別一個世界中放着光輝。唉，白日去了，長長的黑夜在等人去給牠埋葬。

眉。（女子書信）

寄魯迅

許景宋

(一)

魯迅先生：

現在寫信給你的，是一個受了你快要兩年的教訓，是每星期翹盼着聽講『小說史略』的，是當你授課時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好發言的一個小學生。他有許多懷疑而憤懣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話，這時許是按抑不住了罷，所以向先生陳訴。

有人以為學校的校址，能愈隔離城市的塵囂，政潮的影響，愈是效果佳一些。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記得在中學時代，那時也未嘗不發生攻擊教員，及對校長的事，然而無論反與正的那一方面，總是偏重在『人』的方面的權衡，從沒有遇見過以『利』的方面為取捨。先生，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響，還是年齡的增長戕害了他呢？先生，你看看罷。現在北京學界上一有驅逐校長的事，同時反對的，贊成的，立刻就各標旗幟，校長以『留學』、『留堂』——畢業後在本校任職——謀優良位置為釣餌，學生以權利得失為取捨，今日收買一個……今日被買一個……明日被買一

個……而尤可憤恨的，是這種含有許多毒菌的空氣，也瀰漫于名爲受高等教育之女學界了。做女校長的，如果確有幹才，有卓見，有成績，原不妨公開的布告的，然而『昏夜乞憐』醜態百出，嘖嘖在人耳口。但也許這是因爲環境的種種關係，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罷？而何以校內學生，對於此事亦日見其軟化，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反對條件的，轉眼就掉過頭去，噤若寒蟬，或則明示其變態行動？情形是一天天的惡化了，五四以後的青年是很可悲觀痛哭的了。在無可救藥的赫赫的氣燄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書包，潔身遠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絲絲的菸葉的時候，可也想到有在薑盆中展轉待拔的人們麼？他自信是一個剛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剛率十二萬分的人，因爲有這點點小司。他對於先生是盡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時地爲限，加以指示教導的。先生，你可允許他麼？

苦悶之果是最難嘗的，雖然嚼過苦果之後有一點回甘，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譬如飲了苦茶——藥，再來細細的玩味，雖然有些兒甘香，然而總不能引起人好飲苦茶的興味。除了病的逼迫，人是絕對不肯無故去尋苦茶喝的。苦悶之不能免掉，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樣，但疾病是不會時時刻刻在身邊的——除非畢生抱病，——而苦悶則總比愛人還來得親密，總是時

刻地不招即來，揮之不去。先生，可有甚麼法子能在苦藥中加點糖分，令人不覺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絕對的不苦？先生，你能否不像章錫琛先生在『婦女雜誌』中答話的那樣模糊，而給我一個真切的明白的指引？專此布達，敬候

撰安！

受教的一個小學生許廣平。十一，三，十四年。

(一一)

MY DEAR TEACHER:

昨到你住的孟淵旅館奉訪後，四妹領我到永安公司，買得小手巾六條，祇一元，算來一條不到二角。晚上又游四川路廣東街，買雨傘一把，也不過幾角錢。訪了兩處親戚，都還客氣，留喫點心或飯，點心是喫的，但飯却推却了。

今天（九月一日）又往先施公司等，買得皮鞋一雙，只三元，又信紙六大本（與此紙同，但大得多。）一元。此外又買些應用什物，不敢多買，因為我那天看見你用炒飯下酒，所以也想節省一點。

今晚（一日）七時半落廣大輪船，有二位弟弟送行，又有大安旅館之茶房帶同挑夫搬送行李，現在是已在船中安置好了。一房二人，另一人行李先到，占了上格牀，我居下格。現只我一人在房，我想

遇有機會，想說什麼就寫什麼，管牠多少，待到岸即投入郵筒；但臨行時所約的時間，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

船票二十五元，連雜費約共花三十餘元，餘下的還很不少。又，大安旅館自滬一直招呼至粵，使費大約較自己瞎撞的公道，且可靠，這也足以令人放心的。

船中熱甚，一房竟夕惟我一人，也自由，也寂寞，船還停着，門窗不敢打開，悶熱極了。好在雖然時時醒來，但也即睡去：臭蟲到處都是，不過我尚能安眠。只是因爲今晚獨自在船想起你的昨晚來了。本來你昨晚下船沒有，走後情形如何，我都不知道，晚間妹妹們又領我上街閒走，但總是驀地一件事壓上心頭，十分不自在，我因想，此別以後的日子，不知怎麼樣？

二日晨八時十分，船始開。天剛亮，就有人來查行李。先開隨身的木箱，後開帆布箱，我故意慢慢地。他不耐煩了，問我作什麼的。我答學生，現做教員。他走了。船開後又來查，這回是查私販銅元的，牀鋪裏也都窮搜，將漆黑的手印滿留在枕席上。

同房的姓梁，是基督教徒，有一個她的女友，住房艙的，却到我們房裏來喫飯，兩人總是談着什麼。牧師爺牧師奶，討厭得很，我這回車和船都頂着『華蓋』了。午後她們又約我打牌，雖則不算錢，總是

費時無益的事，我連忙躺下看書，不久睡着，從十一多點鐘一直到四點。六時頃晚飯，菜是廣東味，不十分好，也還喫得幾碗飯。也不暈船，躺着看小說。

睡起見水色已變淺綠，泛出雪白的波頭，好看極了。因為多年囚禁在沙漠中，所以見之不禁驚喜，但可氣的是船面上擠滿着人，鋪蓋，水桶，貨物，房的窗口也總有成排的人，高高的坐在箱子上，遮得全房漆黑，而我又在下層牀，日裏又要聽基督聖諭。MY DEAR TEACHER！你的船中生活怎麼樣？

三日晨七時起牀，十時早飯，十一時左右，在我們房門口的堆滿行李的艙面上，是工友們開會。許多人聚在一處，有一個學生模樣的做主席，大家演說北伐的必要……隨意發揮，報告各地情形的也有，我也略略說了一點北京的黑暗。開會有二時之久，大家精神始終貫注，互相勉勵，而著重于鼓勵工人，因為這會是為工人而開的。我在旁參與，覺到一種歡欣，算是我途中第一次的喜遇。這現象，在北方恐怕是夢想不到的罷！下午一時多散會，還預約每天開會一次，尤其是注意于向着上海工廠招來的工友們，灌輸國民革命的意義。有一個孫傳芳部下的軍官，當場演說北方軍閥的黑幕，并說自當軍官以來，不求升官發財，現在看北方軍人實在無可希望了，所以毅然脫離，逕向廣東投國民革命軍，意欲從這里打破北方的黑暗。這是大家都很歡迎的。MY DEAR TEACHER，你看這種情形是多麼朝

氣呀！

十時喫的算是午飯，一時頃有咖啡一杯，麵包二片，晚九時又有雞粥一碗，其間的四時頃是晚餐，食物較火車上爲方便。船甚穩，如坐長江輪船一樣，不知往廈門去的是否也如此？

四日被姓梁的驚醒，已經八點多了。她有一個女友，和一個男友（？）不絕的來，一方面唱聖詩，一方面又打撲克。我被擠得連看書的地方都沒有了，也看不下去，勉強的看了『駱駝』又看『炭畫』是文言的，沒有終卷。繼看『夜哭』字句既欠修飾，命意也很無聊，糟透了。

下午四時船經過廈門，我注意看看，不過茫茫的心天一色，廈門在那裏？

因爲聽說是經過廈門，我就順便打聽從廈門到廣州的走法。據客棧人說：可以由廈門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搭火車到廣州，但坐火車要中途自己走一站，不方便。倘由廣州往香港，則須用照相覓鋪保，準一星期回，否則惟店鋪是問。也有從廈門到汕頭的。我想，這條路較好，從汕頭至廣州，不是敵地，檢查之類，可省許多麻煩，這是船中所聞先寫寄免忘記，藉供異日參考。

現在寫字時是四日晚的九時，快有粥喫了。男女兩教徒都走了，清淨不少，但天氣比前兩天熱，也不願意睡就想起上面的那些話，寫了下來。

MY DEAR TEACHER. 現在是五日午後二時廿分了我正喫過午點心。不曉得你在做什麼？今天工人仍然開會，但時間提早了，是十時多。剛剛擺開早飯，一個工人就來邀我赴會，說有兩個主席，我是其一。我想，在這樣人地生疏的境況之下，做主席是很難的，一不合式，就會引起糾紛，便說正在喫飯，又向來沒有做過主席，不敢當，當場推却了。飯後到會，就有人要我演說，正推辭間，主席已在宣布喉嚨不大好，說話不便，要我去接替。我沒法，只得站上臺去，攻擊了一頓北京的政治和社會上的黑暗的情形。一完就退席，回到房裏。聽人說，開會時有國民黨員百來人，但是彼此爭執開會手續不合法，一部分人退席了。這是我後來纔知道的。往回一想，這麼幾個人，在這麼短期間，開一這小會就衝突，則情形之複雜可想，幸而我沒有做主席，否則，也許會糟到連自己都莫名其妙哩！聽說明天上午可以到廣州了，船內的會總該不致再開，我或者可以不再去說話。但是，到廣州呢？

現時船早過了汕頭，晚飯頃可經香港之北，名大划的地方。在這里須等候帶船的人來領入廣州，但他來的遲早很不一定，即使來了，也得再走六小時之久，始達終點。但無論如何，六日是必能到廣州的了。

MY DEAR TEACHER. 今天是六日，現在是快到八點了。昨晚十時，船停香港大划地方，候帶

船人，因爲此後伏礁甚多，非熟識者以難前進。幸而今早起來，聽說帶船人已經到了，專候潮長，便開卽船；如能準時，則午後可到珠江了。

MY DEAR TEACHER. 現在（三時）船快到了，以後再談罷。

YOUR H. M. 六日下午三時。

（二）

MY DEAR TEACHER:

現在我又給你寫信了，卅日寫了一紙，本待寄去，又想，或者就有來信，所以又等着，到現在，四天了，中間有禮拜六，日，明天也許有信到，但是我等不及了，恐怕你盼望，就先寄給你罷。

這數日來我的大事記——一日整天大雨，無屋不漏。但黨政府定於這天叫人到黨部領徽章（銅質，有五元，一元，四角三種）去賣，我就代表學校，前去領取，還有撲滿，旗幟，標語，宣傳印刷品等，要點數目，費了大半天工夫。二日除照常校務外，並將徽章按各班人數分配妥帖。三日星期，則上半天全化在將這些分給各班各組的事情上，神疲力盡，十一時始完。午餐後去看李表妹及陳君，他們正擬邀我往城北游玩，因一同出城，鄉村風景，甚覺宜人，野外花園，殊有清趣，樹木蔚爲大觀，食品較城市便宜，我

們三人在北園飲茶喫炒粉，又喫雞菜，共飽二頓，而所費不過三元餘，從午至暮，盤桓半日，始返陳宅。

今天四日晨，復與大家往第一公園一游，午後上街買書報，又回家一看，三時頃回校收學生售章回來之撲滿，直至五時，還只數個，明天尙有事做也。當我回校時，桌上見有李之良名片，她初到粵，人地生疏，又不懂話，因即于晚六時半往訪，聽了一點關於北京的情形。才知道我出京後，那邊收不到我的信，但是謝君的弟弟却收到的，不知何故。你這裏于北京消息不隔膜麼？至于女師大，據李君說，則已由教育部直接用武裝軍警，強迫交代，學生被任可澄林素園召集至禮堂訓話，大家祇有痛哭，當面要求三事，一全體教職員照舊，二學校獨立，三經費獨立，聞經一一應允，但至李君來時，已經教職員全去，只留學生云。

我事情仍甚忙，學生對我尙無惡感，可是應付得太費力了，處處要鈎心鬪角，心裏不願如此，而表面上不得不如此，我意姑且盡職一學期至陽歷一月，如那時情形不佳，則惟有另圖生活之一法了。

前兩天學校將所收的學費分掉了，新教職員得薪水之三成，我收到五十九元四角。聽說國慶日以前還可多發一點，然而從中減去了公債票，國庫券，北伐慰勞捐等等，則所餘亦屬無幾。總之，所謂主任也者，名目好聽，事情繁，收入少，實在爲難，不過學學經驗，練練脾氣，也是好的。從前是氣衝牛斗的害

馬，現在變成童養媳一般，學生都是婆婆小姑，要看她們的臉色做事了。這樣子，又那裏會有自我的個性，本來的面目。然而回心一想，社會就是這樣，我從前太任性了，現今正該多加磨練，以銷盡我的鋒銜，那時變成什麼，請你監視我就是。

你近况何如？對於程度較低的學生，倘用了過于深邃充實的教材，有時反而使他們難于吸收，更加不能了解：請你注意于這一層。

現已十一時，快夜半了，昨夜睡得不多，現倦甚，以後再談罷。

祝你精神康適。

YOUR H. M. 十月四日晚十一時。

(四)

迅師：

現時是雙十節午後二點二十分，我剛帶學生游行回來。今天國民政府一面慶賀革命軍在武漢又推倒惡勢力，一面提出口號，說這是革命事業的開始而未成功，所以羣衆的樣子，並不趾高氣揚，却帶着多少戰兢在內。而赴大會的民衆，尤以各工會爲多，南方的工人又大抵識字，深了然于一切，所以情形很好，這是大可慰悅的。所惜者今晨大雨，午後時雨時止。路極泥濘。大會場在東門外，名東校場之

處，搭一演說臺，而講演者無傳聲筒，以致雨聲，風聲，人聲，將演講的聲音壓住，只見他口講指劃。更特別的是因為國慶，所以助興的舞獅子和鑼鼓，隨處皆是；商家更燃放大爆竹，比較北京的只掛一張國旗，熱鬧多了。（廣東早已取消五色旗，用作國旗的是青天白日。）

學校因今天是星期，明天補假一日，我免去了教課三點鐘。今晚有女師畢業生演劇助款為母校建築，我或要去招呼學生。昨天已經去了一晚，演的是洪深編的『少奶奶的扇子』。北京女師大恢復紀念時，陸秀珍他們也曾演過此劇，但男女角俱用女人，勞而無功，此處則為一種劇社組織，男女角各以性分任，無矯揉造作之弊，女角又大方，不羞澀而聲音大，故較那一回為優。但開場太遲，仍然不守時刻（各機關亦如此）且閉幕後空堂太久，又未插入餘興，致使不耐久坐者往往先去，則其所短也。

這回于九日收到十月四日來信，但信內所說的『一日寄出一信并『莽原』兩本』却至今未見，不知何故。又來信云收到我九月廿九信，而未提廿四寄出的一封，恐回覆之語，必在失去的一日信內，是否？如亦未收到，則是同時你失我一信，我失你一信二書了。

我的住室並不闊，縱五步橫六步（平常步）桌椅是拿各處的破爛的湊合成功的。但最苦的是那鄰人三戶，總是叫囂吵鬧，倘或早睡（十時）即常被驚醒。我的脾氣又是要靜一點，這纔能夠預備

功課或寫字的，而此處却大相反。如此看來，恐怕至多也只能敷衍一學期，現時我在想留意別的機會。香蕉柚子都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在北京，就有人不願意你多喫，現在不妨事麼？你對我講的話，我大抵給些打擊，不至于因此使你有祕而不宣的情形麼？

防止螞蟻還有一法，就是在放食物的周圍，以石灰粉畫一圈，即可避免。石灰又去濕，此法對於怕濕之物可採用。

看你四日的信，和廿七日那封信的刻不可耐的心情似乎有些不同了。這是真的，還是爲防止我的神經過敏要發的呢？

一點泥人，一些石刻拓片，就可以開展覽會麼？好笑。

廣東學校放假真多，本星期一補國慶假，星五重九，廿二日學校運動會，又要放假了。四年級師範生已將畢業，而初做幾何，手工；豆工摺紙俱極草率。此處的學生頗輕視手工，縫紉，圖畫等，也許是受革命影響，人心浮動之故罷。

現在已是三點三十五分了，寫了這幾個字，其遲鈍可想。但要說的都說了，如再記起，隨後再寫罷。

YOUR H. M. 雙十節下午三時。

(五)

MY DEAR TEACHER:

今日(十六)午飯後回辦公處，看見桌上有你十日寄來的一封信，我一面歡喜，一面又彷彿覺着有了什麼事體似的，折開信一看，纔知道是這樣子。

校事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麼了，但舊派學生見恐嚇無效，正在醞釀着罷課，今天要求開全體大會，我以校長不在，沒法批准爲辭，推掉了。如果一旦開會，則學校干涉，羣衆盲從，恐怕就會又鬧起來。至于教職員方面，則因薪水不足維持生活，辭去的已有五六人，再過幾天，一定更多，那時雖欲維持，但中途那有這許多教員可得？至于解決經費一層，則在北伐期中，談何容易，校長到底也只能至本月卅日提出辭呈，飄然引去，那時我們也就可以走散了。MY DEAR TEACHER，你願否我趁這閒空，到廈門一次，我們師生見見再說，看你這幾天的心情，好像是非常孤獨似的。還請你決定一下，就通知我。

看了『送南行的愛而君』情話纏綿，是作者的熱情呢，還是筆下的善于道情呢，我雖然不知道，但因此想起你的弊病，是對有些人過于深惡痛絕，簡直不願同在一地呼吸，而對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湯蹈火，一旦覺得不副所望，你便悲哀起來了。這原因是由于你太敏感，太熱情，其實世界上你

所深惡的和期望的，走到十字街頭，還不是一樣麼？而你硬要區別，或愛或憎，結果都是自己喫苦，這不能不說是小說家的取材失策。倘明白凡有小說材料，都是空中樓閣，自然心平氣和了。我向來也有這樣的傻氣，因此很碰了釘子，後來有人勸我不要太『認真』。我想一想，確是太認真的過處。現在這句話，我總時時記起，當作懸崖勒『馬』。

幾個人乘你遯迹荒島而鎗擊你，你就因此氣短麼？你就不看全般，甘爲幾個人所左右麼？我好久有一番話，要和你見面商量，我覺得坦途在前，人又何必因了這點小障礙而不走路呢？即如我，回粵以來，信中雖總是向你訴苦，但這兩月內，究竟也改革了兩件事，並不白受了苦辛。你在廈門比我苦，然而你到處受歡迎，也過我萬萬倍，將來即去而之他，而青年經過你的陶冶，于社會總會有些影響的。至于你自己的將來，唉，那你還是照我上面所說罷，不要太認真。況且你敢說天下就沒有一個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麼！有一個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個人而推及二三以至無窮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如果連一個人也『出乎意表之外』……也許是真的麼？總之，現在是還有一個人，在勸你，希望你容納這意思的。

沒有什麼要寫了。你在未得我離校的通知以前，有信不妨仍寄這里，我即搬步，自然託人代收轉

寄的。

你有悶氣，儘管仍向我發，但願不要悶在心裏就好了。

YOUR H. M. 十一月十六晚十時半。

(六)

MY DEAR TEACHER:

廿五日午收十九來信，晚間又收廿一的來信；此外十，十六兩信，也都收到，我已經寫了回信了。

你十九日信裏說，兼任太多，或在僻地做事，怕易流於淺薄，這是極確的，況且我什麼都是一知半解，沒有深的成就和心得，學的雖是文科，而向來未嘗下過死工夫，可以說連字也不認識。我膽子又小，研究不充足就不敢教人，現在教這幾點鐘，已經時常怕會疏失，倘專做國文教員，則選材，查典，改文：更加難辦。職員又困于事務，毫無餘閒，有時且須與政界接洽，五光十色，以我率直之傻氣，當然不適于環境。我終日想離開此校，而至今未有去處者，雖然因為此時不便引退，但一面也並無相宜的地方，不過事到其間，必有辦法，那時自然會有人給我謀事，請你不必掛心。至于『中大女生指導員』之事，做起來也怕有幾層難處：一，這職務等于舍監，蓋極煩忙，聞中大覆試後，學生中仍然黨派紛歧，將來也

許如女師之糾紛，難于處理；二，現時已有人指女師中表同情于革新之一部分教職員爲共產黨（也如北方軍閥一樣手段，可笑。）倘我到中大，恐怕會連累你，則似以我不在你的學校爲宜。但如果你以爲無妨，就不妨向伏園先生說說，我是沒有什麼異議的。

你廿一的信，說收到我十五、六、七日三信了，但我十七又寄信一包裏并一——說明所寄的物件，並叫你小心開拆，勿打碎圖章，圖章並不是貴重品，不過頗別致耳，即使打碎，也勿介介。現必收到了罷？收到就通知我一聲。

你在北京，拚命幫人，傻氣可掬，連我們也看得喫力，而不敢言。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我的父母一生都是這樣傻，以致身後蕭條，子女窘迫，然而也有暫致其敬愛，仗義相助的，所以我在外讀書，也能到了畢業，天壤間也須有傻子交互發傻，社會纔立得住。這是一種；否則，萍聚雲散，聚而相善，散便無關，倒也罷了。但長虹的行徑，卻真是出人意外，你的待他，是盡在人們眼中的，現在僅因小憤，而且並非和你直接發生的小憤，就這麼嘲笑罵詈，好像有深讎重怨，這真可說是奇妙不可測的世態人心了。你對付就是，但勿介意爲要。

你想寄的一束雜誌還未到，本擬俟到後再覆，但怕你在等信，就提前寄出了。如再有話，下次再談。

YOUR H. M. 十一月廿七日。

(七)

MY DEAR TEACHER

現在是七日晚七時半，我又開始寫信了。今日我發了一信，不是說下午四時要到教育廳去麼？從那里歸校時，看見門房裏豎着幾封信，我心內一動，轉想午間已得來信，此時一定沒有了，乃走不數步，聽差趕上來交給我信，是你三日發的第二封。我高興極了，接連兩日得信三封，從這三封信中，可見你心神已略安定，有些活氣了。至于廿六發的那一封，卻似乎有點變態，不安而故示安定，所以我二日的回信，也未免激一些，現得最近的三信，沒有問題了，不必掛念或神經過敏。

現在我要下命令了：以後不準自己將信『半夜放在郵筒中』因為瞎馬會夜半臨深池的，十分危險，令人捏一把汗，很不好。況且『所外』的信今日上午到，『所內』的信下午到，這正和你發出的次序相同，殊不必以儂氣的傻子，而疑『代辦所裏的伙計』爲『猷氣』的猷子，其實半斤八兩相等也。卽如我，發信也不如是急急，六晚寫好的信，是今早叫給我做事的女工拿去的，但許久之後，我出校門，卻見別一女工手拿一碗，似將出街買物，又拿着我的信，可見她又轉託了人，便中送去。而且恐怕我

每次發信，大抵如此，以後應該改換方法了。說起用人來，則因為廣州有工會，故說話極難，一不小心，便以工會相壓。例如我用的那個，雖十分村氣，而買物必賺一半，洗物往往不見，我未買熱水壺時，日嫌茶冷，買來以後，卻連螺旋蓋也不會開，用鐵錘之類新新的就將熱水壺敲壞了。你將來到廣州時，倘用的是男的，或者好一點，但也得先知道，以免冒起火來。

至于用語。則這裏的買物或僱車，普通話就可以，也許貴一點，不過有人代辦，不成問題。我在北京，買物是不大講價的，這裏卻往往開出大價，甚至二倍以上，須斟酌還價，還得太多是喫虧，太少或被罵，真是麻煩透了。吃食店隨處都有，小飯館也不化多少錢，你來不愁無喫處，而愁喫不慣口味，但廣東素以善食稱，想來你總可以對付的。至于蛇，你到時在年底，不知道可還有？龍蝨也已過時，只可買乾的了。又這裏也有北方館子，有專賣北京布底鞋的鋪子，也有稻香村一類的店，所以糖炒栗子也有了，這大約是受了『外江佬』的影響。

你高興時，信上也看見『身體是好的，能食能睡』一類的話，但在上月二十至廿六左右，則不特不然，而且什麼也懶得做了。其實那一個人也並非一定專為別人犧牲，而且是行其心之所安的，你何必自己如此呢，現在手指還抖麼？要看醫生不？我想心境一好，無聊自然減少，不會多吸煙了。有什麼方

法可以減卻呢？我情願多寫幾個字。

你到這里後，住學校就省事，住外面就方便，但費用大。陳先生住的幾間屋，是二樓，每月房租就四十餘元，還有僱人，食用……等，至少總在百元以上。究竟如何，是待到後再說，還是未雨綢繆？

我想，沒有被人打倒，或自己倒下之前，教書是好的，倒下以後，則創作似乎閉戶可做。但在那時，是否還有創作的可能，也很難說。在舊社會裏，對於一般人，需用一般法，孤行己見，便受攻擊，真是討厭。不過人一受逼，自然會尋活路，著作路絕，恐怕也還是餓不死的。以上也只是些空話，因為今晚高興多寫，以致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英譯『阿Q』不必寄，現時我不暇看也不大會看，待真的阿Q到了廣州，再拿出譯本，一邊講解，一邊對照罷。那時卻勿得規避，切切！

今晚大風，窗外呼呼有聲，空氣驟冷。我已經穿上了夾褲，呢裙，毛絨背心及絨衫。但沒有蚊子了。

YOUR H. M. 十二月七日晚九時。

(八)

MY DEAR TEACHER.

昨廿九日由表姊從學校帶到你廿一的信，或者耽擱了些時，但未遺失，已足滿意了。

昨接伏園信，說：『關於你辭去女師職務以後的事，我臨走時，魯迅先生曾叫我問一聲，我先在已經說過了，就請你作為魯迅先生之助教。魯迅先生一到之後，即送聘書。魯迅先生處我已寫信去通知了。現在特通知您一聲。』作為你的助教，不知是否他作弄我？跟着你研究自然是好的，不過聽說教授要多編講義而助教則多任鐘點，我能講得比你強麼！這是我所顧慮的地方。又，他說聘書待你到後再發，臨時不至于中變麼？現在外間對於中大，有左傾之謠，而我自女師風潮以後，反對者或指為左派，或斥為共黨。我雖無所屬，而辭職之後，立刻進了『左』的學校去了，這就能使他們證我之左，或直目為共，你引我為同事，也許會受些牽連的。先前聽說有一個中學缺少職員，這回我想去打聽一下，倘能設法，或者不如到那邊去的好罷。

飯菜不好，我希望你多喫些別的好東西。冬天沒有蟻了，何妨買些點心喫。

我住在這裡，地方狹窄（這是說沒有可以使我靜心讀書的地方），所以不能多看書，我的脾氣是怕嘈雜的，這裡又正和我相反。早上起來，看看報，幫些家常瑣事，就過了一上午；下午這個時候（二時）算是靜一會，姪輩一放學，就又熱鬧起來了。現在我在打算搬到外面去，必須搬走，這纔能夠有規

則的用功。

昨晚我到中大去上講習所的課，上完，就完事了。去看伏園，房門鎖着，沒有見到。又幸而只有三十天了。書籍還未收到，以後切勿寄來，免得遺失。

YUOR H. M. 十二月三十午後二時。

(九)

D. H. T.

昨早發了一信，回來看看報。午飯後不多久，姑母臨寓，教我整衣，同往南翔去。先僱黃包車至北站，買火車票不過兩角多，十五分到真茹，停五分，再十多分鐘就到南翔了。其地完全是鄉村景象，田野樹木，舉目皆是，居民大有上古遺風，淳厚之至。人家較杭州所見尤為鄉氣，門戶洞開，絕無森嚴緊張狀態。有居滬之外人，于此立別墅者，星期日來，去後門加鎖鍵，一隔多日，了無變故；且交通便利，火車之外，小河四通八達。魚蝦極新鮮，生活便宜，酒菜一席不過六元，已堪果腹。地價每畝只三百金，再加數百建築費，便成住宅，故房租亦廉，每室二元，每一幢房，有花園及臥室甚大，也不過十餘或二十元；至三十元，則是了不得的大房子了。將來馬路修成，長途汽車由真茹通至此地，也許頓成鬧市，但現在却極為清幽。

我們緩步游賞，時行時息，擇一飯店喫菜，麵，灌湯包子等，用錢二元，四人已食之不盡，有帶走的，比起上海來，真可謂便宜之至了。六時餘回車站，候八時車，而車適誤點，過了九時始到，回滬已經十點多鐘了。此行甚快活，近來未有的短期愜意小旅行也。歸寓稍停即睡，亦甚安。今天上午代姑母寫了幾封信，并略談數年經歷，她甚快慰，謂先前常常以我之孤子獨立爲念，今乃如釋重負矣，云云。她待我是出心的好，但日內就要往九江去了。今日三先生送來『東方』、『新女性』各一本。昨日又收到季先生由巴黎寄來的木刻畫集兩本，並有信，恐怕寄失，留着待你回來再看罷。

二·三·五月廿八晚九時差十分。（兩地書）

血迹

露絲

我最敬愛的雲姊：

假如你看見你這愛逾親妹妹的我，被殘酷的運命播弄顛連到這個田地時，未知你要傷心悲痛到怎樣，我倒不敢設想！我要隱着不告訴你，然而事實上萬不能不告訴你：爲着你給我的摯愛體貼和同情，早已使不幸的我感到大幸，早已使我感無可感！然則此刻這身心俱瘁，僅餘殘喘的我，和死神相

隔之近，只一層薄薄的面網，只要他索性揭起這薄薄的網子時，我便要和他那猙獰的，兇惡的，枯骸底面龐相見！你縱插翼從香港飛回來，也只見我慘死的一副硬直直的尸體！斐姊！斐姊！然則此刻，我怎能不竭我畢生之力來把一切事情詳細告訴你。可是我腦袋已裂，心已碎，腸已斷；整個的身心已糜爛殆盡了！我怎曉寫啊？從何寫起啊！

斐姊！斐姊！我如海潮，如泉瀉，如荷露如連珠般底傷心血淚，從星期一之夜起流，到今夜共流了四夜兩天了！這是終天恨的血淚，也許流到我死，我的靈魂也永遠飲泣！

可恨的，該咒詛的，萬惡的，兇殘的兩足底衣冠走獸，最卑徹底蟲蟻也不及底人類呀！所謂萬物之靈底人類呀！我恨死他們！咒詛死他們！這僅十八齡底年輕的我，一身歷盡這窮悲極慘之境！我的靈魂已離那軀體，况這行尸般之身又病到這般危劇——我的腸已爛了，肺也壞了……而他們若是完全不關痛癢的置我不顧，就我的憤恨也不至這樣深吧！但他們却不特一點同情，憐惜也不給我，反來冷諷熱嘲！佯慰安的給我假慈悲。他們唾吐我，說我自取賤，說我太任性，痛詆我是不值得可憐的！尤其是一般女友，同學們，痛罵得我慘無天理——罵我太深情，墮落了女子人格，唉！這是什麼話，還不止此啊！他們還硬判定我是患了神經病，說我是顛狂者，硬把我囚禁到這地獄般的神經病院來！唉！這個苦心，

只有在天的神靈鑒察！然而，神靈啊！你鑒察了又如何，你太殘忍不仁了！

唉！雲姊！我命脈般底愛人自殺了！

我在做夢嗎？我願這是噩夢！然而我是眼睜睜的——眼前這般玲瓏，這般實在，却清楚的告訴我非夢啊！雖我是被困在這裏，不准我見一切，但是他那慘死的一幕悲劇却永不模糊，永不消滅的刻在我腦海裏！

他是星期二晨早四點左右自殺的，其時各人還在沉酣的睡鄉裏。他起來整備赴死，同房的沒一人發覺；待他連響了兩鎗，他們才從夢中驚起而他已倒在地上輾轉慘呼了！無情的鎗彈已深洞入他的腦和腔膛了！大概是他恐防打一鎗不夠，所以連打兩鎗吧！那時他們驚惶到手足無措，還疑在做夢。隣房的以至全宿舍的同學都漸漸擠擁跑來了；舍監惶惶走到。剎那間，他房子的內外，也擁塞到轉動不得。舍監吩咐，忙打電話到附近醫院叫醫生。幾個和他頗算知交的同學，亂着髮，苦着臉的把他抬到牀上。他睜大苦痛含淚的眼睛，面色慘白而帶紫黑色。腥紅的鮮血，如急泉的從他創口流出，染赤了那白色的襯衫，灑殷了地板，灑紅了白的枕頭衾褥。他苦痛傷心不堪，再沒有別的話，只竭盡枯喉，大聲慘呼着我的名字，兩個黯淡焦急渴懇的眼睛釘視着門外冀我快到。

他的一個朋友帶這個噩耗跑來找我時，我忙在夢裏驚起，這霹靂的一聲，我靈魂彷彿脫殼而飛去了！我不曉哭，不曉說話，也不曉行動，只眼光光的石像般的；終於由玉姊幫忙，替我略理衣裝，伴我跑到P校去到CB堂時，一陣鼎沸喧攘的如浪潮的一種人聲，敲醒了這迷惘失魂的我啊！我曉得悲哀了！我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臨到我身上來了！

瞬間，我的心由內在直震顫跳躍到全身，我遍體血脈沸騰了！一回又偏體冰凍了，我四肢俱軟的哭着，跑上他的樓房去。我掠起亂的鬢髮，我抱着破裂的頭兒，睜大眼睛，看看那幕驚心動魄的慘劇，遠近週遭站着的異性們，都在大驚訝的注望我：有詆毀的，有帶笑譏諷的……種種色色！也許有表同情而代我悲嘆的，可是我也顧不到那許多了！

我撲前去摟着他大聲喊他的名字，然而，呀！天呀！他已不能答應我了！清晶而大顆的一「人生恨」之淚凝在他垂死的眼睫上。他苦痛不勝的哀哀以垂散的光眼望着我，慘白的口唇輕輕在動着，但聽不到他的說話！我拊膺號啕大哭了！唉！怎能不哭啊！我深深吻遍他。他鮮紅的血，染紅了我底衣裙，他的血和我的淚溶和了……

醫生來了，忙煞的替他裹治了傷口，診他的脈息，露出失望惋惜的神情，說是救不得了！

我悲傷到暈了過去，醒來時，我已在自己的牀上。

他是個身世蕭條的漂泊者，除了我，他沒有別一個親人在這裏，他的暮年雙親是在鄉間，他的漂零的哥哥又遠在異埠。最重的不幸和責任都壓在我無力的肩頭上！我原是個怯弱者啊！怎受得起那過份傷心的重重打擊！我徬徨了！我失主了！……

| 親姊！我和他的關係，從未有對你說過，這大概是處女善羞的心情，難於啓齒的緣故，並非生疏你，你定能了解我吧？

我身世怎樣可憐！怎樣的飲着苦澀的愁怨的乳汁！我怎樣的在不幸的悲哀憂鬱的灰色搖籃長大！我怎樣的受殘酷的運命顛沛煩憂的獄卒，怎樣嚴緊的看守我在絕望悲哀的監牢中！我底心靈怎樣的感到人生底虛空無着的悲哀茫無邊際的惆悵！而他的身世和我無小異！我和他是驚濤駭浪中，煙雨淒迷的海洋裏底兩片渺小嫩弱的浮萍！不自主的自然併在一起了！

你知道世間沒人能夠抵抗運命權威的，人生的悲哀永沒補救的，而一種真正同情的安慰是重要的！意外的，在茫的大地上，在沒同情而不關痛癢的人世間，我倆底境遇，思想，性情，竟是相同的；我們如深夜躑躅的夜行旅客，迷路在幽翳深沉而歧路紛繁的森林間；驟然得到天外飛來透過重重密葉

的一線星光；又如在洪荒枯燥的沙漠，絕糧時發見甘泉，得嘗醍醐仙露！我們這呻吟的生命，輾轉待斃的生命，從萬絕之中，得此生之輝光，我們怎能不歡躍，不額手稱慶呀！

於是我們相扶着，擁抱着去捱那風雨飄搖驚惶幽暗的人生旅路，我們靠彼此的愛和了解相慰安着！這一點慰安，是延長我倆生命的命脈，消了牠，我們便同歸太虛了！

從前，我是怎樣孤僻冰冷的？我彷彿是塊頑石，什麼陽光烈火也溶消不得那心中的冰山！我彷彿是個無情者，什麼我也不愛，誰我也不愛，我也不許人愛我，我忍心的拒絕許多青春英俊者之愛情，以是人竟恨我爲「迷醉青年者」和「佔據人心底魔王」……唉！這是怎樣苛刻的名詞！我受盡許多糾纏，因是我更恨異性，因愛與不愛都是個人絕對底自由……我自己也驚我這冰冷之心是天生成的，我自信今生不會受一個人底愛或愛一個人；怎料事情竟變到這樣不測！我現在如迷路之鳥，還歸天然故巢；我發覺了從前是被人生神祕而虛渺的悲哀迷失了我全副真性！此時我發覺了我原是個多情而情深者，我所以拒愛而不肯愛者，只因我未遇到我的愛人。那心坎寶藏裏底心情，如受妖術的被鎖在沉邃黑暗的巖洞裏；到我那配我愛，配愛我的好人兒來敲我底心門時，那鎖便如禁期已滿的自然而啓，湧出我那無窮無盡的如汪洋之水底深深愛情來！他愛我，我愛他，兩個心兒深深的真情摯

愛，雙方無條件地相愛相鍾情才是最真的愛情。這真愛，在這虛偽不潔底人間，我是敢高聲誇耀的！自盤古開天地以來底最真最摯最深最濃最堅粘，最細膩底愛和情，都完全凝集在我倆心身上！縱是泰山傾，喜馬拉雅山沉，此愛永不能稍移！任人們痛罵我矛盾；怎樣詆毀批評，也由人們詆毀批評去！當我們被人生煩憂覆壓沉沉欲絕時，人生悲哀萬無超脫時，唯一底救藥就唯有是彼此相獻着載得滿滿底愛情醇酒，我倆狂灌着那永無乾涸的甘甜馨芬的愛杯，沉酣的醉了，萬樣傷心事也完全遺忘去！緊相擁抱，兩個心兒貼成一個，不思想，不呼吸，接着長期間的深吻——這彷彿是唯一遺忘人生一切底解決！

唉！雯姊！現在呢？現在呢？殘忍底運命主宰，用他很毒底鐵拳，突從我無力的腕中擊打得杯兒墮地，敲成粉碎；唉！這紛紛的碎片啊！唉！天地不仁，萬惡底人類呀！這個大不幸覆壓在我這弱小的身上來，誰伴我灑一點同情淚！更不幸，死者未斂，尸體橫陳，而兇手般底學校辦事人，硬判我為不道德的女子；所謂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底父母，責我為不肖底女子，社會踐踏我，人們摧殘我，萬口同聲的痛罵我！他自己作踐……却偏去愛一個這樣家貧無能，不奮鬥的懦弱青年……「唉！可憤恨底人們呀！你們究竟視愛情為何物呀？我萬料不到所謂萬物之靈底人們，竟會蔑視踐踏我們這個最神聖最專純的真

愛情到這樣田地！我憤恨怨怒到無可發洩！憤怒之火，像硫黃底烈焰爆炸，我怎能忍得住不失性的去終日痛哭流涕，咒詛他們，進而至於打他們！但我底腦筋是清醒的，不過，我沒有基督底無反抗力吧！我底神經也委實沒有錯亂過，然而他們竟因此而困我在顛狂院啊！教我怎能不恨死他們去！

他是個極不幸底青年，輾轉的過活着。關於他的大略身世，可在他的遺書中略明一二，我不願多寫了；現在且把他死前的光境告訴你。

我倆愛情底濃熱真足達沸點而不會降低的！如荼如火底熱戀，我倆繾綣情深，幾片刻難離，我倆的心聲是共鳴的，呼吸是相應的，偶爾底相離，呼吸且要爲之滯塞，我們却不像一般人之走到熱鬧底所在去尋樂，却常常兩個人兒的在霞彩煥發的黃昏，在幽優靜美的星月下，享受着幽祕而神聲的愛之清福！雖彼此爲了運命底不幸。然而我們是一般的歡然相敘，只要歡敘，什麼也可遺忘了。

近幾天來，他精神忽然消沉得利害！消沉到我慌！雖是軀體在課室裏坐着，靈魂却遠遠飄向渺無盡處去！終日祇躲在睡房裏，總不說話，只苦苦的托着頭兒縐着眉沉思，有時又伏着哀哀的哭，是受了過份的不可解決的人生悲哀的刺激，像失性迷惘的人，再不聽到他雄亮悲壯的銀管兒聲響，只騰了幾聲消沉憂鬱的調子；終於連那沉鬱底幾聲也消失莫聞了！他每借他的銀管兒傳遞心聲與我，是以

每凝神聽他的樂響，這回却知他是悲悶淒哀到若何田地了！

一夜——是濃黑的厚天鵝絨般，嵌鑲着火鑽般的星星，萬彙沉在無邊的靜默裏，密葉如幕底綠草如茵上：是在T山上，我和他偎倚着，無邊靜默裏，夜颺輕柔吹拂，而風力太弱，吹不去我們心深底煩憂！我掠掠自己鬢絲掠到了憂愁；撫撫他的亂髮也撫到悲哀！憂然啊！悲哀啊！默無言苦對！沉沉慘寂裏，鳴蟲唧唧，聚着淒涼刺心的音響，如漂零的音樂家，在孤寂荒寞的山頭，捧琴自訴身世的可憐！

他屈腰坐着，抱着頭兒，默然，淒然，時時仰首望望我而深深長嘆，我懷疑而憂惶！我想問他，然而我沉默着說不出話，只悵望雲天坐着。夜色一分分深下去，分離的時間漸漸迫近，而我倆仍是被慘默的空氣緊緊重圍。他仍是抱着頭不時長嘆，我仍是悵望雲天說不出話的坐着；像是無知覺的石像，然而我底心房是緊漲欲裂的！

「叮鐺！叮鐺！……」禮拜堂的大鐘已報告十句鐘了。續續而鳴的嘹唳吭蕩的禮拜堂鐘聲呀！
「叮鐺！叮鐺！」喧鬧到破碎了那無邊沉默，煩囂到擊爛我倆稚嫩的心瓶。我厭憤到緊掩雙耳，咒詛那撞鐘者！

久久的鐘聲停後，我凝眸焦灼問他：

——唉！究竟什麼一回事呀？告訴我啊！

……

他垂頭搖首，慘默片晌，啊！他流淚了，他哭了！我心如中箭的痛！遞過我的帕兒給他揩淚；他枕首在我懷中，只管哀哀地哭，愈哭愈哀的哭，我心深深痛去，我忍淚望着天，我不願增加他的悲哀。其實我們慣是常常對哭，况可哭的正多着，然則此哭原不為奇吧，但是他本夜的哭和他的消沉的態度，實不能不令我懷疑，憂懼而焦慮呀！

我找不到一句話兒勸解他，我只摟他在我懷中，我只反覆地懇摯地問他：

——吓，別哭！告訴我吧！究竟爲了什麼？什麼也告訴我吧！

……

他只哭着搖首。

——告訴我吧！唉！什麼也給我知道吧！我的華！別哭啊！……

——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啊！你放心吧！

——不，不，我已看出你是受了過份的覆傷覆壓了！不要瞞着我呀！告訴我吧！

……
啊！他哭得更慘更利害了！我憂疑傷心到難再支持了，心氣鬱鬱緊結欲斷；如其只這樣的對哭，會使他的傷心有加而無減，却又何苦來啊？我只得索性起來離開他數武，而當我獨自倚在樹下時，我底淚竟痛快如泉亂湧了！我伏在樹下，偏體無力的哭了！他也起來，匆匆的又走到另一根樹下哭去……我含悲忍淚，靜窺他的舉止，依稀見他伏在樹下仍是哀哭着；然而他突然如狂的飛奔幾步，走到又一根距我不遠的樹下叉腰站着，動也不動的失魂般仰首望着繁星。他如狂的神情，嚇煞我脆弱的心兒，掛煞我脆弱的心兒！我却不能不求其究竟，不然，何從以解其憂？我移着倦弱疲憊的步履，行近他身傍。

——真真告訴我吧！**華**啊！我的**華**！我底心要焦灼死了！

……
他仍是不作聲，突然橫倒草坡上，如死一般寂寞片晌，却又淚下如雨的伏在草上哭了！可惡煩苦與悲哀咬碎我微弱的心，我的心破裂成千萬片！我灣腰下地，仍如前的焦灼悶他；而他呢，仍舊只管搖首，他披淚如麻的慘白的臉仰天臥着，被星的微焰照着。不想可咒詛的蚊蟲却來努力的欺凌他，他枕

在我臂上，哭到我心痛到不能支持，我深深太息一聲，頹然倚在樹下。我無力倚着樹兒，荷露似的熱淚，麗遍雙頰，濕透帕兒！我咒詛天！假如那所謂仁慈的上帝在我身傍，可給我捉摸到，我就真要盡我生平之力去痛打他才可洩我心頭之憤喲！把這孱弱脆薄的我倆殘虐至此！

當我沉入深深的悲傷，知覺若迷時，又另一個刺心的境像驀然驚動我的神經！——他又如狂突然而起，從下山的第二層，如飛的跑下最低層的絨球場去，四肢直伸的躺在場上。他的神經錯亂了，唉！錯亂了！——我那破碎了的心這樣震顫着，搖撼着，可是我無能為呀！我定眼凝神，我雙首托着自己的頭，倚樹凝望着那球場上的白影！我不能移我麻軟的腳兒一步，我也無力呼喚他的名字！歛息一回，他仍默無動靜；如其再不去看看他，不知又要變成怎樣，於是，我便欲移步下去，然而裙裾長長地，鞋跟高高地，加上這疲瘁的身軀，感覺到十三分難捱。他注意到我，立即起來走前扶我，這時我却故意不去，伏着大樹的矮橫枝上；他上來和我面面對着，此時他面上淚痕猶在，眼光光的望着我，於是我又問他了。可是他被我一問時，亂髮蓬蓬的頭又低低下垂至胸，消沉如前了！我用倦弱的雙手，捧着他的頭，撫着他的臉懇懇細問，他淚又湍湍而流了，他似乎想說了而欲說還止，似乎萬難宣洩一般！

——別哭了！告訴我吧！什麼事也可說的啊……

……
他還是哭着搖首，頭垂得低低！

——唉！華！你試設身處地的替我想，假如你是我時，你要怎樣難過呀！……你不告訴我，我今夜就留在這裏不回去了，真真不回去了！

……
我職見他的哭聲十分悲慘！

我伏在樹枝上哭了！

我聽到他走到另一根樹下的脚步聲；我聽見他用拳力椎他自己胸膛的響聲，要是他再大力多椎下去，恐怕他會椎傷肺部而吐血了！我仰首焦慮望着他，珠淚不自禁的由眼裏紛流！其時昏黃微弱的新月，正姍姍的從雲幕深處，露出她含愁的面龐。他倚在樹幹，舉頭悵然儼然的望着月華，我走近他身傍，他引我到石椅上並肩坐下；他又無言垂目注望地下，此時亦再無言。傷心處當作噩夢也，只默然淒然仰望雲天。

——……我告訴了你，不許你問的，我說完，你就要許我走！

他似乎千萬思索過了，才說出這幾句堅決的話。

——……我說完了，你不能問的；你若問一句，我也不說，你先答應我；說完了，就要許我，即刻走，你肯答應嗎？

他反覆堅決地說，我的心脈緊張，憂傷而更懷疑。我不能說話只驚惶向他凝望，而他催促着我，我却問他：

——爲甚你要這樣做啊！難道我有了對你不起的行爲或又有了使你誤會的地方麼？……你怨怒我麼？

他堅決的搖頭說不是。

——然則你何必這樣呢？

——你若不先答應我，我就不告訴你了。

我忽忽思量了一回，不如先答應他，待他說出才見機而行。他仍促着等待着我的答覆。

——好，我就答應你不問，你此刻告訴我吧！

——你真真不要問才是，你答應了就真真不要問的……

.....

他仍思索了片晌，我期待着他說。沉默一回，出我意外的他突然摟着我的肩，湊近我的頭，在我耳朵邊低低只說了一句呼吸緊促的話：

——我自殺去！

——噯唷！華……華……華呀……

我魂飛魄散！因憂傷驚慄過度，體凍如冰！我努力呼喚着他，而閃電之一瞬，他已飛跑去了不見踪影！無量的淚泉滾滾！我不能動彈，我快要暈倒；我坐在石上勉力支持，我用手輕輕拍醒我迷暈的腦！——已是更深人靜，一個女子已不能坐在這裏，須得勉力捱回去……這是夢嗎？可怕的噩夢……我要放胆，不忌的走到他學校去，叫他的同房小心看守着他，我又要打電催促他的漂泊的哥哥快回來，因他愛他的愛弟完全像生命一般的，況若到了那時，我必手足無措了……我一面縈亂的惶想着，一面像機器般匆匆地向前走，似乎清醒，似乎麻木！我不曉得我是在什麼境地。街燈孤淒的站在岑寂的路傍閃出慘黃的幽光，我傍着禮拜堂前的馬路走，愈走我愈覺身輕若羽，步履如飛，這非我平日所能的，我是失性了！低頭的走，沉迷的走。忽然碰到站在街心的一尊亂髮蓬蓬，面色慘白，頭垂至胸底石像，然

而這石像却突然伸臂攔阻我，撲着我。我又如迷夢驚醒，我怯弱的身體震抖到四肢麻軟，我愕然舉首，不禁驚呼：「華……！華……！華……！」我那一汪汪洋之水般的淚，隨聲滾滾湧下。他撲着我便嗚咽着，涕淚橫流的扶着；我向禮拜堂那方行去，我聽見他悲痛慘傷極的哭聲。我拭淚不暇，我偏體麻痺，快要暈倒了！他哭着撲着我底肩，扶着我的腰匆匆前行……「唉！我快要暈倒了……」我嗚咽着低低嘆氣，他却緊緊的摟抱着我。行近T山橫門時，我想我倒不如仍舊走上去盡情痛哭一頓的好，因現在既這樣的夜深，人靜，一個女子獨行踽踽，哭着回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這個最低限度的疑問，想不免總會在各同學的心中翻動吧，我受人揶揄詆毀已夠了，沒有勇氣這樣回去！怎奈他緊緊撲着我，不許我上山，我也掙扎不過，仍舊前行。其時天地何等沉寂悲涼，路上只有孤單黯淡的街燈陪伴我倆。我怯弱的心房，又不禁起了沉重的跳盪……「我這樣在深夜的街上……如其給監學發見了時，我將會有怎樣的一種重罰？然而，我倆這點純粹如雪固結如膠的愛情，上帝也要展慈顏歡笑，何況我今夜淪此悲境，就是監學知了，想也會諒解我的苦心，而不至過份的責備我吧。」心雖作如是想，而自慰無效！學校睡鐘鳴已久，人都睡定，不能回校去的，心是破裂到這樣，還是索性死去的好。T地的下村和G岡一帶算最岑寂，不如自己跑去放浪形骸的找死路去吧！行到下村的路頭，我飛身掙扎欲走，我的淚像浪花飛

濺他晶瑩的淚光還閃在青瘦的雙頰，他竭平生之力阻截我的去路——唉！你爲甚要去那裏？——別阻我，別阻我呀！現在我是不能回校的……「兩對淚眼瑩瑩對視。我緊緊咬着唇兒！他摟着我，他們仍舊無可奈何的復登T山之麓，我身心俱瘁，頹然下坐露濕寒透的草坡。月華朗照，清澈如日彩，絲絲的光芒，輝照着我急如泉湧的晶瑩之淚。他淚已止，偃着我身傍凝眸不言不語的望着我。我不好意思了，只得低頭拭淚，以避他的眼鋒。

——不要哭了，吓，我也不哭了，我現在不去死了，不死的了……夜太深了，拭乾了淚好回校睡覺吧！

他低柔的一壁說着，一壁用帕子替我拭淚，然而我的淚總不自主的流不盡，但我漸漸鎮定了。

——待我的淚稍止才可以回去的。你真不要再有這個意思才好！你要替我設想，你在這裏親戚也沒有，負病的令兄又遠在他方！我就是打電催他，他也趕不得那麼快回來……你真真要真誠的答應我……

——好！我不再有這個思想，而你亦要答應我沒有這個思想！我未自殺之前，你也萬不要有這舉動，你答應我？我們彼此也不要自己獨自自殺，彼此努力去做人，到了真的山窮水盡的時候就一同死

去吧。

我慢慢拭淚點首，我掠掠蓬亂的鬢絲，他扶了我起來摟着我的肩，慢慢并肩回去。途中我再三懇意叮嚀，他其時似乎心緒泰然，很暢恬快樂，再不像先前的樣兒，我便也稍放懷了。

事情是這樣的，怎想第二天早晨，竟遭逢這樣的橫逆？

唉！雯姊！我這薄弱極的軀體何異那在血肉相搏底沙場上鐵蹄雜踏下的糜爛的腐尸，我那燦爛的心花，何異那經大風雪後陷於污坭的片片殘花？我底一縷靈魂，早已化作永不可追蹤的嫋嫋微煙，消滅在窮蒼裏了！

唉！人生的崎嶇艱危的途徑，試問這身心殘糜疲勞極的怯弱者還有什麼勇氣向前趨，假如真有那所謂無尊無對的萬能的上帝，我便要殺了他還鞭尸三百，恐仍未能雪吾憤……奈何天地可滅而此恨永莫消！雯姊！雯姊啊！

我亡命的秉筆狂揮，至此反覺心緒泰然還幸我剛才抗得過那看護！我已病危至此，而我神清竟如水……

啊！又是什麼一回事突現我眼簾了……一個扶杖的老態可憐的老人，滿是縐紋的臉上載滿了

眼淚走來對着我哭……呀！原來是我暮年的父親啊！是仍愛我的父親啊……啊可惡的看護，醫生……來強奪我的……筆……

姍兒，你愛妹。

遺書

我生離死別茫茫天地間底最敬最愛最繫懷抱的獨一愛人姍兒：

當我展開這灰暗色的殘紙拈起頽筆欲寫時，我那破碎了的心兒更如粉塵般碎去，我要寫些什麼？我能寫些什麼呢！我怎可給你見一封這樣的信和一個這樣的情景？然而我又怎能不盡此最後五分鐘給你供訴盡我塊壘梗塞愁雲疊障的心裏話？今夜見了你那樣的傷心，爲了你貞堅無可比擬的情愛，冰冷了我已決的熱烈自殺心，幾至於零度，交戰半夜，躊躇半夜，終於仍覺非死莫可！

此時殘月將墜，稀星垂沉——我已自誓，誓不再見明晨那可咒詛的太陽光，後此永不再勞我的雙眸去看那當咒詛的陽光！

今夜的搖搖燭影，搖得我魂碎！唉！這搖搖燭影下啊——同房的都在安睡得酣了，夜極悄然，渺無聲響，萬籟似乎也在酣睡中，只有這個幸福的棄兒，獨自的在這沉寂極，宵深極的午夜裏，帶着短髮蓬

亂的，緊縐眉關的，血淚如雨的頭，沉沉低伏！而瑩瑩的燭淚也垂得正濃，彷彿表同情於我命運的危難！
唉！我如何能不憤然起立，舉拳怒捶胸膛！我又如何能不被憂傷壓到頹然仆地，睜眼不得！這夜夜伴我在更深夜靜裏垂淚的殘燭，這時時照我寫信給你的殘燭，今夜後，我將永不再見她的瑩瑩淚眼！

今夜的燦燦月華，燦得我心花殘！這激越暢飛的流光，這凝淨皎潔的月明！挑剔起了我憶念，回溯着和你同樂的許多映象，千萬次的月夜的歡情！在這夜月幽華下，我是可以高傲的，爲着我曾蒙你罔極的熱情摯愛，我曾千萬次的親吻你到遍，我曾千萬次的擁抱你於懷！我曾千萬次的見你顆顆如珠的淚，曾千萬次的見你嬌倩極的微笑，然而今夜後，惟此一夜後，也許月華長照，而這一切啊，將永遠消失在眼前！

姍兒！我最敬且愛的姍兒！其實我怎能離開你，又怎能遺留下這薄弱可憐的你一人？但是可咒詛的命運！殘酷狠毒的命運！教我及怎能如心所願呀？其實呢！唉！我這幸福的棄兒，被人們所揶揄，輕視，踐踏的棄兒，萬想不到竟蒙你以如海如山的愛情來相待，這個甜夢，真真萬想不到會實現的；許多獵者——英俊，有錢，有才，有勢的獵者，所謂萬人景仰的獵者，緊緊的追隨着在你身後，拏種種的光榮，華貴來向你誇耀引誘——甜密的引誘，而你總不會掉轉你的頭兒。誰人不冷諷熱嘲你的愚，而你總含笑

忍之，誰人不羨我的福份？有人說我是世間最幸福的人，我也可昂首戴上你所贈的光榮！我這灰黯凋零枯躁的輾轉生命，彷彿是顛沛流離在荒寂淒涼的沙漠底孤行旅客，當我糧盡水涸，飢渴垂死時你——你宛似從天下降的溫柔天使，飲我以醍醐的仙露，浴我以清泉，蔭我以綠葉，使我盡忘却了自己生命的哀傷與劇痛。怎想到這麼一個奇零孤僻的傻瓜，竟得了這意外的奇福，教我如何能離開你，又如何能遺下你淒涼獨處！

但是我底命運是何等險巇危難，你都已清楚地深知了。我家庭弄到怎樣的凋零怎樣的四分五裂——骨肉相仇，你也早已詳悉了：族人們怎樣欺凌侮辱，你也不待我再述了，總之我一身最細微的苦痛，你也早早諒解了。然而最近又發生了什麼挫人志氣的事，你還未聽到吧！其實得暮年的慈母以心血精力博得回來的金錢來苦心孤毅的栽培我，見她的無怨意的疲瘁，我每每勿能不垂淚，勿能不耿耿於懷想！親恩高如山，深若海，正未知將何以報了；只立下了堅如泰山的志願，懷着奮鬥的心去用功，以爲畢業了，就可報親恩於萬一了。

然而啊！我雖決着這個心，可是其中的隱痛處，正是詞窮墨個也不能宣達其萬一的！但是慧心如你，——我的姍兒也早知吧——我是天生愛音樂的，我覺得音樂是天地間最美麗最神聖的東西，牠

的美妙幽麗處，是說不出的美妙幽麗，我只要聽這娉娉仙音，不特心靈愉快，而且感到牠是遠離比世外的超越的慰安，天生我與音樂是結了不解的緣，這種天才我是敢自信的——我從少至今未曾得過毫微的培養，入校後，又雖知愛好，而無自信之心，更兼沒有和音樂接近的機會，直到二年前班次高了，才得大膽入音樂隊，那時才得了開始練習的機會，而我的音樂，竟有今日的好成績，是真可自慰的！要是人間沒了這高超的仙音就完全是枯燥殘萎的了！唉！怎樣的緊繫我的靈魂與生命啊！這不朽的美樂！我欲隨天才與天性做去，我想向音樂更求深造，我欲中學畢業後便專攻音樂，將來做個音樂家，築廬遠離城市的山水幽美處，對着豪放呼嘯的北風，吹我悲壯的銀管兒，對着萬籟無聲，岑寂漆黑的夜深，秋蟲唧唧，松濤幽咽時，慢慢拉我的弦琴……懷了種種野心希望，做個過着窮困淡薄的藝術家生活，本屬甘願！可憐甜密的夢終於是甜美的夢，我太不自量了！我要買個四弦琴的能力也沒有，還可容有什麼奢望嗎？惋惋悲涼，才硬用理智去壓住自己的心！強用殘忍的手段毀斷這熱望！打疊起心情做個順情孝子——畢業後便出社會謀生去，永不再想這美夢——然而肝腸寸斷如着劍鋒！

畢業期到了，怎樣徬徨而躊躇，職業問題要怎樣解決——我天生是一個整個情感做成的人，一分理智也沒有，一絲刺激也抵受不起的，提到「一二三四五六……」我便頭痛，那麼商業我自信

是做不來的……功課書和課室是我素所咒詛的，那麼機械般的教員，我又是做不來的！假如走身電影界，少不得要隨俗浮沉的交結人，才可站得穩，而博得來的有限的月薪尚不暇應酬交際之用，又況今日中國電影這樣烏烟漲氣……唉！總之無夢不夢過了，結果也只是失望！失望！靜心一想——男子這樣年輕又這樣的區區中學畢業，在今日這樣的中國社會裏，怎能有立足的位置啊！誰人信任我啊！就是做個小學校教員也沒有人請吧……唉！環境經濟壓迫我到這樣田地！想再升學嗎，也是泡影的空夢！這畢業時期竟感是人生最苦痛的大難關，我夜夜失眠，食不下咽，心腸如割！這時頹喪失望到怎樣啊！却又偏偏在這當兒接到我在外流離漂泊輕年的愛我的哥哥癡狂了的消息，我在外的白髮星，衰老的父親，謀業不成，像戰場上的敗卒負傷頹返！唉！我聽到這刺心的消息，又見着滿面縐紋的老父，他的呻吟，他的縐紋，也令我感到承受不起的劇痛！我深深的良心責備自己的不當有種種的甜夢，種種的野心……然而啊！眼見同學們升學的升學，就業的就業，只有這個我，像天地也遺棄一般，就是想做個理髮匠也不成……父母怎樣的抱着熱望希望着我啊！而我竟這樣，怎能對得起他們？但是我

想做個孝兒也不容我做，我想顯他們的光榮在族人前替他們爭回一口氣也不可！唉！自問我是個天生聰明而有思想的人，我掙扎着輾轉的生涯也勉強去過着呻吟的生活，活着不死去，雖然自殺的心

時起，然而仍極力壓制着！怎料今日奮鬥結果是這樣！運命！運命！威權的運命！是我自己的不振作！是我前生的罪孽！還是萬惡的社會，萬惡的金錢，萬惡的環境害我至此！

到了今日既無一線去路——山窮水盡，誰敢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啊！——希望只是個狡猾的騙子！我的一切熱望已至冰點心，成不可復燃的灰燼！我是個久戰的敗卒，刻下負了不治的創傷！

……難道回到家裏去坐着過日嗎？就是父母不責備，而自己也坐不過去的，況奈那被其凌辱欺侮的族人何！豈不因此更貽那凋零的家庭以苦，貽愛我之衰老父母以痛！我再沒有做人的勇氣，再沒有生存的勇氣！你雖無一不了解明白我，然而就是爲了你的高無可比的爱，我沒有顏面見你；更可憐的身也飽經霜雪的身世，我生着不止不能減你的苦痛，且更要加你的不幸！我固想與自己的心愛的愛人同死同穴，固然不願留下你，然而怎敵得起自己良心的刑罰啊？爲了這是自私，野心的罪過——我死了，怎可要你陪我死去，我有何權力啊？這大的野心，過份的甜夢！我還當自己孤單的死去！這個沒有振作的頹唐的我，不能給你幸福而反累你痛苦的人死去了，也不值得去記念啊！你以理智去強制你情感的傷心吧！姍兒！遺忘了我吧！遺忘了我吧！……唉！我又怎能忘却你的芳顏啊！……姍兒！姍兒！

……月斜了，月色慘淡像模糊的淚迹！……

……我的姍兒！……我的姍兒！……我的姍兒啊！……快要居住我腦袋與腔膛的東西已在我手中了！……

你的愛華絕筆。

當代女作家書信

一九四

民國廿四年五月出版

當代女作家書信 全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編輯者 王 定 九

校訂者 儲 菊 人

印行者 中 央 書 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銷

